

容城縣志卷之七

藝文

志載藝文非館閣之撰修卽各公之著述蓋取証於記載之實也或褒以爲榮或貶以爲辱或規頌以爲勸懲其關係亦重矣故凡碑記書文詩詞詞賦體裁雖殊要皆在所宜錄而工拙不計也

詔諭

御製表忠錄序

自古賢臣正士効力王家率授命致身捐生赴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上

義跡其所遭若無厚幸然而時過論定聲稱振揚及於代遠風遙流徽彌茂留連曩迹如遘其人是以孟軻有言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夫當其矢心靖獻奮不顧軀豈逆覩後人美嘆靡窮哉獨以浩然之氣成特立之操內無懼心外無慚德而已顧竭志盡忠者人臣之誼善善惡惡者大道之公循省往哲愛結於中誠有不能自己者也朕萬幾之暇抽繹載籍每覽忠孝節義之事未嘗不反覆三致意焉至明史嘉靖年間有直臣楊繼盛者以諫死

於戲賢哉觀其劾仇鸞嚴嵩二疏凜凜乎烈士  
夫矣夫尊爵厚祿握權當軸者何可勝道然當  
時則榮沒則已焉甚或遺穢蒙嗤爲世昭鑒去  
繼盛奚翅霄壤哉使繼盛遇明主庸其言顯其  
身其所建豎必有卓然可觀者而竟不得志而  
歿與龍逢比干先後合轍亦可悲矣朕讀其文  
傷其意慨然想見其爲人故特表而出之以旌  
其忠鯁垂法將來由斯以觀卽謂繼盛至今存  
可也順治十三年頒行

御製表忠論

朕觀有明二百七十餘年忠諫之臣往往而有  
至於不畏彊禦披膈犯顏則無如楊繼盛而被  
禍慘烈殺身成仁者亦無如楊繼盛云當是時  
其君端拱修懸委政輔弼而逆臣嚴嵩父子盜  
執大柄濁亂王家威福擅專紀綱蕩廢在廷之  
臣皆渙忍阿諛奔走承順繼盛獨能伸大義聲  
其十罪更彰其五姦使隱然昭明稔惡暴白豈  
非獨行不懼者哉夫繼盛特曹郎耳非有貴戚  
之誼股肱之任與拾遺補闕之責也以疏逃之

臣惡權寵之奸遂思執白簡而彈去之其勢不  
敵夫人知之矣乃毅然不顧且繼盛一官又非  
未經摧折者方仇鸞主互市議時衆皆頰首縮  
頸塞默不敢異繼盛排羣說力言不可致權臣  
魚然刑之瀕死謫官遐方歷尉令始得至一曹  
郎令他者處此且保軀固位未遑安敢復蹈前  
迹而繼盛歷事未月又有捨身圖報之章蓋念  
君恩難負奸輔難容建言寧計崇卑報國不憂  
死生洵忘身殉君忘家殉國者也且是時嚴嵩  
與仇鸞隙思繼盛言遂欲立貴之以爲己用故

數假王命內示其私繼盛倘一委蛇可立取通  
顯不卽緘口屏息循職自効亦何所不容而乃  
重公室藐權門慷慨叫闔從容就義有臣如此  
良國之砥柱哉蓋繼盛自有生後夙罹閔凶艱  
苦備至故堅貞之性百折勿回可謂富貴不能  
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矣嗟乎繼盛值  
諱言之朝無立言之責尙能不畏彊禦披膈犯  
顏如此今之爲臣者乃身任言職直節罔聞感  
私德而辜主恩畏權威而忘國事以視繼盛能  
不愧然汗下哉朕故咏浩氣丹心之句不勝三

嘆爲直臣惜也順治十三年頒行

御祭忠愍文

惟爾剛方稟性慷慨致身令聞早著於南曹抗  
疏屢陳於北闕始論馬市之當罷折虜情而直  
氣巖巖既斥權奸之當誅履禍機而忠肝烈烈  
其言足驗其命已傾死者不可復生百身難贖  
枉者不可不直三命已頒遵遺詔以加恩憫孤  
忠而賜卹特贈爾爲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諡  
忠愍葬祭并加錄廕是逮式顯忠貞之節庸倡  
蹇諤之風英爽不磨渥恩斯服隆慶元年頒行

疏

奏請靜修從祀孔廟疏

張紹烈 邑人

疏爲崇儒重道事臣竊惟致治莫大於重道重道莫先於崇儒蓋儒所以重道而道所以致治也苟儒不知崇固無以重夫道道不知重則治何由而善哉自古聖帝明王治莫能及者端在於此下此若漢武帝之好神仙梁武帝之尙佛老不惟無益於治而反招禍此其治所以不善也洪惟我朝丕隆治道儒無不用用無不專是以百年於茲矣天下乂安人民康泰未有不由

崇儒重道以致之也臣惟元儒靜修劉先生因七次奏請從祀孔子禮官未遑舉行曰汝若得時宜再奏請必有行者臣今年幾七十無能奮庸清時恐靜修祀遂泯以孤我盛朝崇儒重道之意臣伏思劉因道明德立繼往開來有功名教實與許衡吳澄相匹者元史載有曰微點之狂而有沂水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又曰麒麟鳳凰固宇宙之不常有也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又曰一得從孔子之後是以爲往聖開來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

蘇天爵之爲墓表楊俊民之爲詞記元臣李世安輩累章奏請從祀不能備述成化三年蒙准學士劉定之議準楊時事例行令容城縣建祠奉祀近楊時已蒙從祀而劉因亦宜準楊時例從祀孔廟爲是乞勅禮部翰林院考劉因有功聖學與許衡吳澄楊時而無忝則與許衡吳澄楊時從祀孔廟以謝天下之公論庶崇儒重道之愈盛而降治道於無疆矣臣紹烈爲此具本親賫謹具奏聞

乞罷馬市疏

主事楊繼盛 邑人

奏爲乞賜聖斷罷開馬市以全國威以絕邊患  
事臣以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考滿到京  
陞臣今職荷蒙皇上養育簡命之恩雖粉骨碎  
身何以克報况臣官居兵曹職專馬政覩此開  
馬市之悞豈敢苟避禍患隨衆隱默不言竊惟  
去年口口悖逆天道大肆猖獗犯我城闕殺我  
人民擄我妻子焚我廬舍驚我陵寢其辱我中  
國極矣臣在南都傳聞此報冠髮上指肝腸寸  
裂恨不能身生兩翼至都下以剿逆賊以報國

讐茲者恭遇皇上赫然震怒選將練兵尅日興  
師聲罪致討以報百萬赤子之讐以雪城下凌  
辱之恥不惟天下臣民共相慶幸我列祖在天  
之靈亦相慶幸多矣及臣至都下見俺答求開  
馬市之書大放肆無狀竊意上觸聖怒其征討  
之志已決其問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臣會議  
題奉欽依准暫開行臣不覺仰天大呼喟然長  
嘆曰國事乃至此哉夫以漢之武帝唐之太宗  
不過二霸主耳猶能威震匈奴氣壓突厥以皇  
上之英武國家之全盛英雄豪傑勇夫壯士之



伏於草茅下位者又不可勝數其蠢茲口口反不能生擒酋長勅絕苗裔而乃爲此不得已下策之事哉臣請以開馬市之十不可者爲皇上言之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虜素賓服尙不可言及此去年入寇殺虜如此之慘則神人所共憤不共戴天之深讐矣今不惟不能聲罪復讐而反與之爲此和議之事何以上解列祖之怒下舒百姓之恨乎此忘天下之大讐一不可也信者人君之大寶雖匹夫匹婦尙不可少失信義况於天子之尊哉皇上北伐之命屢下臣民所共知四方所共喻者也方今各處兵馬集矣糧草器械備矣天下日夜引領仰望王師之興真若大旱之望雲雨也乃翻然而有開馬市之議則平日之所以選將練兵者爲何備糧草精械器者爲何不有以孤百姓仰望之心乎此失天下之信義二不可也大君居中制外統馭四夷以其有國威之重以屈服之也今以堂堂天朝之尊而下與口口爲此交易之事是天壤混淆冠履同器將不取笑於天下後世乎此損國家之重威三不可也天下豪傑聞口口日殺

戮人民之慘姦擄婦女之辱其憤恨不平之氣皆欲與逆賊決一死戰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願出以復天下之讐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朝廷忘赤子之讐厭甲兵之用矣將焉用我哉將見在林下者不肯出在冊籍者將謀去矣異日欲復召號誰肯興起此墮豪傑效用之志四不可也自去歲大變之後天下頗講武事雖童子儒生亦知習兵此機旣動兵將日強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中國夷狄已和天下已無事矣將焉用武哉有邊鎮之責者日弛其封守之防無兵戍之寄者益惰其偷安之氣矣廢弛旣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懈天下修武之心五不可也宣大人民懷携二之心久矣一向雖有交虜之事猶畏王法之嚴而不敢自肆也今馬市一開則彼之交通者乃王法所不禁將來勾引之禍可勝言乎此開邊方通虜之門六不可也天下人民憚於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國家之兵威而不敢變動也今馬市一開則彼皆以爲天下兵威已弱蠢茲醜虜尙不能服羣起爲盜又焉能制則將來腹心之變

可勝言乎此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去年  
口口深入雖未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爲我軍倉  
卒未備其畏疑之心尙在也今皇上聲罪致討  
調兵半年及至於今止爲馬市之開則彼得以  
窺我之虛實矣目中又奚有於我哉此長口口  
輕中國之心八不可也口口之性變詐無常謀  
深計巧反出我之上我將欲以此羈縻乎彼殊  
不知彼實以此愚弄乎我或遣重臣載金帛至  
邊等候開市彼違約不來交易未可知也或今  
日交易而明日寇入未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卽  
行猖獗撞關而入未可知也或遣衆入寇而駕  
言別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疲馬而索重價  
或因市馬而過討重價或市馬之後而別有分  
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以羈縻乎  
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此墮口口狡詐之計  
九不可也口口之產馬有窮中國之生財有限  
大同之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不可罷以  
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  
間須得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  
五年間須費銀數千萬兩一旦口口之馬已盡

中國之財告乏將安處乎永久之計將安在乎  
此中國之財口口之馬兩難相繼十不可也彼  
倡爲開馬市之議以欺誑皇上者其謬說有五  
有曰外開馬市暫以爲羈縻之術內修武備實  
以爲戰守之計耳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自  
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彼也虜性無饜請開  
馬市之後或別有所請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  
請之不已漸至於甚不堪者一不如意彼卽違  
約則彼之入寇爲有名我之不應其所求爲失  
信矣孰謂口口無饜之欲可以市馬之小利羈

縻之乎抑曰欲修武備以圖戰守雖不用此羈  
縻之術亦可矣此其說之謬一也有曰方今急  
缺馬用正欲買馬一開馬市則我馬漸多彼馬  
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耕田駕車也不  
過爲征討計耳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馬又  
將安用乎不益重其寄養之擾乎况虜以馬爲  
生彼安肯以彼所乘之良馬而市於我乎不過  
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已此  
其說之謬二也有曰初許市馬暫繫乎口口之  
心將來許貢則可爲永久之計夫謂之進貢者

豈古之所謂咸賓來王者哉不過我賄彼以重  
利苟免目前之不來彼貪我之重利暫許目前  
之不入耳况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許貢則  
彼白手來取重利矣是市馬則獲小利而無名  
開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豈  
可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虜雖犬羊最不失  
信觀其聲言某時搶某處再不愆期可驗彼既  
許其市後不來則斷保其再不入寇殊不知虜  
之種類日繁加之以擄掠人口日增其日用之  
服食器用俱仰給於中國市馬之利焉足以盡  
供其所費彼非盡皆義士孰肯守小信而甘於  
凍餒以至於死乎縱使少有羈縻不過暫保一  
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如處哉此  
其說之謬四也又有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  
其勞師動衆征討於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  
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修內治之爲上乎  
噫爲此說者是損國家之兵威養虜寇於日盛  
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  
則舜之征苗文之遏莒湯之伐葛伯高宗之伐  
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蓋春生秋殺之迭行上

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刑之並用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身四肢俱皆癱疽毒日內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憚用藥石將不至於傷其元氣乎此其說之謬五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明白易知則馬市之開不利於我中國明矣而於虜賊則甚利焉蓋數十年來虜賊以中國之百姓爲佃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去年入寇莫敢與敵虛實旣已覘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中國之重利况馬多擄自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擄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獲青蚨之利是昔日彼猶爲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爲上門納租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夫此事利於虜賊而不利於中國滿朝臣工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止之者何哉彼議而行之者其意以爲征討之事已難收拾虜再入寇皇上剛明必追究夫謀國者之不忠專征者之不勇誤事之禍何以能免况前日交通已有成效莫若委曲致開馬市猶可二三年苟延

日後時事未知如何且暫免目前之禍暫固目前之寵虜縱背約再爲脫避之計未晚也然不思皇上寵任之專禮遇之厚爵位之重錫予之隆者蓋欲其主張國是征討逆賊也豈徒欲開馬市而已哉其所以不敢非而止之者其意以爲事權旣不在我時勢已至鵠突有欲謝重擔於人而無由者吾何以冒禍擔當使有所言而馬市罷開弛其防守而虜再深入則必歸咎於止開馬市之人加之以誤國事之罪矣孰若隱默不言大家因循之爲上乎然口口之寇與不

寇不係於馬市之開與不開前此未嘗有議開馬市而止之者去年口口何以深入此時罷開馬市虜或入寇亦與去年同耳止開馬市之人夫豈誤天下之事者哉臣以孤寒進士初入仕途父母早喪妻子無依非不知隱默足以自保言事足以取禍也竊惟皇上初時震怒奮武其氣若此之壯命將征討其志若此之勇則知今日馬市之開乃議者之奸計斷非皇上之本心也我皇上之英武而陛下庸軟避事不足以副之心欲持行而手足痿痺良可深恨此事係

國家盛衰之機臣敢預憂後禍恐心隱默乎伏  
乞皇上俯察愚臣之罪言回思欲討之初心念  
口口之志欲難饜非市馬小利足以繫屬其心  
祖宗之社稷無疆非二三年苟安無事可以永  
保其緒收回成命罷開馬市銳意戎兵決志征  
討務欲擒俺答於闕前驅醜類於海外使虜之  
畏乎我亦猶我之防乎彼則上而祖宗幸甚下  
而臣民幸甚



請誅賊臣疏

楊繼盛

奏爲感激天恩捨身圖報乞賜聖斷早誅姦險  
巧佞專權賊臣以清朝政以絕夷患事臣前任  
兵部車駕司員外郎諫阻馬市言不及時本內  
脫字罪應下獄被逆鸞威囑問官將臣手指拶  
折脛骨夾出必欲置之於死荷蒙皇上聖恩薄  
罰降謫不二年間復陞今職夫以孤直之臣不  
死逆鸞之手已爲萬幸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  
自今以往之年皆皇上再生之身自今以往之  
官皆皇上欽賜之職也蒙此莫大之恩則凡事

有益於國家可以仰報於萬一者雖死有所不  
顧而日夜祇懼思所以捨身圖報之道又未有  
急於請誅賊臣者也况臣官居兵曹以討賊爲  
職然賊不專於口口凡有害於社稷人民者均  
謂之賊臣觀大學士嚴嵩盜權竊柄誤國殃民  
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方今在外之賊惟俺答  
爲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爲甚俺答者夷狄之盜  
瘡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  
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  
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口口之先且

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常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污之小而未嘗發嵩僭竊之罪嵩之奸佞又善爲擴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皇上之仁恕又冀嵩感容留之恩而圖爲改邪歸正之道故嵩猶得竊位至今嵩於此時日夜感恩改過可也豈意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之計因皇上之留而愈恣其無忌憚之爲衆惡俱備四端已絕雖離經畔道取天下後世之唾罵亦有所不顧矣幸賴皇上敬天之誠感格於皇天上天恐奸臣害皇上之治而屢示災變以警告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然臣莫大於嵩而專政亦未有過於嵩者去年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夫曰叛者非謀反之謂凡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謂之叛則背君之臣又孰有過於嵩乎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於賊嵩之身者乃日侍其側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皇上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旣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之十大罪爲

我皇上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章國事故載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斬此其爲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題覆其初惟先呈稿而後敢行及今則先一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繹不絕事無大小惟嵩主張

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謝罪於人雖有前丞相之專恣未有如斯之甚者也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又無丞相之干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先拜謝嵩蓋惟知事權出於嵩惟知畏懼奉承於嵩而已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皇上令嵩崇本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皇上用一人嵩卽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

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不親附於我故票本罷之皇上宥一人嵩卽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得罪於我故票本報之也凡少有得罪於嵩者雖小心躲避嵩亦尋別本帶出旨意報復陷害是嵩竊皇上之恩以市己之惠假皇上之罰以彰己之威所以羣臣感嵩之惠甚於感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於畏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旣歸於嵩大小臣工又盡附於嵩嵩之心胆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皇上之明斷

乃假權於賊手如此也此竊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蓋人臣以己之善而歸之於君使天下皆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己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於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於己也及今則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爲書十冊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皆

知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出彼之撥置主張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令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乃令子世蕃代票恣父逸子勞之爲世蕃却又約諸乾兒子趙文華等羣會票擬結成奸黨亂政滋弊一票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洩漏所以旨意未下滿朝紛然已先知之及聖旨既下與前所講若合符契臣初見嵩時適原任職方司郎中江冕稟事於嵩曰昨御史蔡朴叅守備許實等失事本部覆本已具揭帖

與東樓聞東樓已票送入未知如何東樓者世蕃之別號也嵩云小兒已票罰俸內分兩等甚有分曉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旨下果如嵩言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前經歷沈鍊劾嵩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熟軟庸鄙奔走嵩門下爲嵩心腹感嵩之恩又畏嵩之威愴惶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票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遞與李本李本抄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卽劾嵩之本世蕃猶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矣是

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子而並已之權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又曰此時父子二閣老他日一家盡獄囚蓋深恨嵩父子並專權柄故耳此縱奸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宜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爲壟斷之計先自貪冒軍功將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布置伊表任歐陽必進爲兩廣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爲兩廣總兵鄉親御史黃如桂爲廣東巡按朋奸比黨朦朧奏合先將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上

三

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有武選司昞字十九號堂稿可查夫效忠嚴鵠皆世蕃子也隨任豢養未聞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冒濫錦衣衛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陞工部尙書陳圭告病回京得掌後府印信黃如桂得驟陞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皇上爵祿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

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此偏既作倣倣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打死發遣皆嵩有以倡之也大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則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爲事革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爲國家之心選一賢將、聞知豈敢輕犯京師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爲大將及鸞冒哈丹兒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廕子嵩父子彼時嘗自誇以爲有薦鸞之功矣及鸞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於嵩故嵩嘗自嘆以爲引虎遺患後又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跡以眩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皇上有疑鸞之心耳是勾虜悖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鸞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

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夷虜犯京深入失律歸路已絕我軍奮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尙書丁汝夔問計於嵩高宜力主剿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紓皇上之憂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此處戰敗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掄足便自退面以故汝夔傳令不戰及皇上拿問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雖是拿問我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夔招出真情故將此言啜哄以安其心汝夔亦恃嵩有回天之手段故安

心不辯及汝夔臨刑始知爲嵩所誤乃大叫曰嚴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夔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爲嵩主持特皇上不知之耳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嵩乃於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皇上洞察其奸將應豐留用夫應豐乃皇上供奉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



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嚴嵩與世蕃降  
爲典史矣嵩於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時恐  
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  
皇上既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  
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官被其中傷陷害  
者又何可勝數耶夫嵩爲小人故善人君子多  
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加之罪不惟罰  
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爲之一空此  
時計數正人君子能有幾人哉是黜陟之權皇  
上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

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既  
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於嵩而吏兵二部大利  
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於文武官之陞遷不論人  
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少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  
效皇上爲心惟日以納賄賊嵩爲事將官既納  
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  
所而邊方爲甚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  
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民爲甚  
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  
思亂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

以當嵩殘虐之害若非皇上德澤之深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民之心既怨恨思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夷虜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亂我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爲少變皇上卽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嵩爲輔臣諂諛以欺乎上貪污以率其下通賄慝懃者雖貪如盜蹠而亦薦用奔競踈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罷黜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勵廉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卑污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天下所以皆尙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尙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皇上之聰明固若不知者何哉蓋因皇上待臣下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皇上之奸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心無怪其墮於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奸

言之知皇上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之臣  
嵩欲托之以伺察聖意故先用寶賄結交情熟  
於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敝戲  
之聲遊觀晏樂之爲無不報嵩知之每報必酬  
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以  
遂逢迎之巧以悅皇上之心皇上見嵩之所言  
所爲盡合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皇上之  
左右皆賊嵩之間諜此其奸一也通政司納言  
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文  
華爲通政使凡章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  
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進呈本內情節嵩皆  
預知少有干於嵩者卽先有術以爲彌縫聞御  
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  
得以展轉摭飾其故是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  
攔路犬此其奸二也嵩旣內外彌縫周密所畏  
者厥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子世蕃將厥衛  
官籠絡強迫結爲兒女親家夫旣與之親雖有  
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於賊嵩之奸惡又豈  
忍緝訪發露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乃  
結親於此勢屬不便欲何爲哉不過假婚姻之

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皇上試問嵩之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是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爪葛此其奸三也廠衛既爲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奏劾故於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軟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苟少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使知其罪而不得言言之而亦不真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爲之餞饘或心所愛憎則唆

之舉劾爲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便陞京堂方面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效驗孰肯言彼之過乎其雖有一二感皇上之恩而欲言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而嵩門下之人每張大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之氣故科道諸臣寧忍於負皇上而不敢忤於權臣也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奸四也科道雖籠絡停當而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爲兄弟

或招爲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嵩得預爲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早爲之斥逐連絡盤結深根固蒂合爲一黨互相依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之人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爲誰乎此真可爲流涕者也是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奸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奸以彌縫之識破嵩之五奸則其十罪立見噫嵩握重權諸臣順從固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力排爲天下除賊

可也乃畏嵩之巧足以肆其謗懼嵩之毒足以害其身寧鬱怏終日凡事惟聽命於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爲嵩積威所劫然於皇上則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爲次輔畏嵩之威亦不足怪以皇上聰明剛斷雖逆鸞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於嵩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蓋不過欲全大臣之體面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然不知國之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在位則爲一日之害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恐百萬蒼生之塗炭乎况邇來疑皇上

之見猜已有離異之心志如再賜優容姑待之  
恩恐致以前宰相之禍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  
不可也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遠方徃反一萬五  
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凋  
零幸復今職方纔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  
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  
徒言取禍難成僥倖萬一之功哉願皇上旣以  
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皇  
上况臣狂直之性生於天而不可變忠義之心  
瘁於中而不可忍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鸞與

尚鸞已殛死獨嵩尙在嵩之奸惡又倍於鸞將  
來爲禍更甚使舍此不言再無可以報皇上者  
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皇上聽臣  
之言察嵩之奸群臣於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  
也皇上或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  
諭以無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  
以正國法輕則諭以致仕歸家以全國體則內  
賊旣去朝政可清矣將見俺答前旣聞逆鸞之  
死今又聞賊嵩之誅必畏皇上之聖斷知中國  
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胆况賊

臣旣去豪傑必出功賞旣明軍威自振如或再  
寇用間設伏決一死戰雖繫俺答之頸梟吉囊  
之頭臣敢許其特易易耳外賊何憂其不除胡  
患何憂其不絕乎內賊旣去外賊旣除其致天  
下之太平何有故臣欲捨死圖報而必以討賊  
爲急也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去內賊者則  
皇上之事臣感皇上知遇之厚不忍負荷皇上  
再生之恩不能忘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爲此  
具本親齋謹奏

乞代夫死疏

張氏

奏爲籲天乞恩願代夫死事臣夫原任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因先任本部車駕諫阻馬市預伐仇鸞逆謀聖恩僅從薄謫旋因鸞敗首賜湔洗一歲四遷歷抵前職臣夫拜命之後啣恩感泣思圖報效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臣所親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尙狃書生之習遂發狂論委的一時昏昧復荷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卽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杖後入獄死而復甦者數次剗去臀肉兩片斷落腿筋二條濃血流約有五六十碗渾身衣服盡皆霑汗日夜籠裋備極苦楚又年荒家貧常不能給止臣紡績織履供給餉食已經三年該部兩次奏請俱蒙特允監候是臣夫再蹈於死而皇上累置之生臣之感佩惟有焚香禱祝萬壽無疆而已但聞今歲多官會議適與張經一同奏請題奉欽依律處決臣夫雖復捐脰市曹亦將瞑目地下臣仰惟皇上願養冲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廻宸顧下垂覆盆倘蒙鑒臣螻蟻之私少從末減不勝大幸若以罪重不赦願卽將



臣斬首都市以代夫死夫雖遠禦魍魅親執戈  
矛必能爲疆場效命之鬼以報皇上臣於九泉  
稍有知識亦復啣結無旣矣臣無任激切祈懇  
惶悚待命之至

上請賑疏

撫賑陝西監察御史

梁

炳邑人

臣受命賑荒口馳百五六十里由河南至陝西路見貧民奔號不絕臣聞之不覺淚下慰勸回鄉此臣得於沿途親見者也六月入秦境隨謁廟誓神一切賑濟務其實需如有不公不廉神其殛之卽入公署料理賑務滿目饑民擁門哭籲臣遂批行道府查報真實彙入賑冊此臣得於初入地方者也自六月中旬賑起由西安府次第竣事務使民霑實惠如疏通糴販設法轉輸廣立粥廠量資牛種多方措處奏濟等項悉心料理此臣入境初行事者也臣具有秦饑望賑一疏幸蒙採擇獨推廣德意一欵未蒙慨發俞准今入秦情形已悉聞見甚慘自非續請大資數十萬卽六萬尙難濡沫於目前而隱憂伏禍卽善後難言之矣夫秦荒盜頻仍無地不饑無人不饑軍似有餉而實不足官似有俸而實無俸青衿有廩無銀增附空然一身其四面告賑不曰食草根則曰噉樹皮不曰吞土啖石則曰食人食子此二百年來未有之奇荒臣不得不於饑民六萬兩之外懇恩慨發數萬以救此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上

七

衆民也近聞流賊返奔秦境土賊乘間竊發殘  
破鳳縣興安寶雞等處漢中鞏昌臨洮興安等  
屬先年各未被寇歲頗有收向未議及災賑今  
實被殘掠豈忍於通省之內偏分彼此不得不  
哀懇皇恩慨發數萬以救此遠民也伏乞皇上  
洞識遠覽惻念民窮流移待賑而後復盜賊待  
賑而後弭邊疆待賑而後安關係甚大軫念應  
切懇請於六萬兩之外加增大資卽數至十萬  
猶苦於未遍也恭候皇恩立霑雨露臣遵守施  
行可勝待罪激切之至

奏爲遵

旨議奏事內閣抄出御史張志廉奏請以孫奇逢從祀

文廟一摺奉

上諭著禮部議奏欽此查原奏內稱伏見

本朝一統志內載儒林列傳孫奇逢直隸容城縣舉人早年潛心濂洛之學以孝親敬長爲根基以存誠慎獨爲指要順治初祭酒薛所蘊荐長成均奇逢以病辭闕兼山堂讀易其中遠邇來學者衆賢者服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著讀易大旨四書近旨皆經採入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

三

欽定四庫全書中其生平之學有體有用湯斌嘗稱其講道山中公卿大臣四方學士聞風而起其有功於斯世者大又稱其語默動靜之氣渾淪全體大用光明洞澈蓋斌親受業於其門故其知之爲最真而服之爲獨至今斌幸得遭逢

聖世列祀在廡而奇逢爲斌淵源所自出見其行道不愧古人造詣精醇倡明正學似宜從祀

文廟以彰文學而闡幽光等因臣等查康熙五十

四年以范仲淹學問精醇經綸卓越入祀  
聖廟雍正二年遵

旨議迄以縣貢牧皮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漢  
諸葛亮宋尹焯魏了翁黃幹陳謨何基元趙復  
金履祥許謙明羅欽順蔡清

本朝陸隴其一十八人增祀

交廟乾隆二年以元儒吳澄復祀太學道光二年  
三年五年六年節經遵

旨議在以明臣劉宗周從祀西廡以

本朝湯斌從祀東廡明臣黃道周從祀東廡明臣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

三七

呂坤從祀西廡唐臣陸贄從祀東廡各在案竊  
思先儒耐饗

廟廷所以表彰學術必其人踐修儒行羽翼

聖經造詣有得於性天論說遠明夫道德維持名  
教遠紹心傳斯能升耐學宮用昭崇報茲查孫  
奇逢容城縣人前明萬歷庚子科舉人力行孝  
悌志希聖賢早年尙氣節天啟中逆閹魏忠賢  
攬權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相繼逮繫奇逢獨  
謁督帥孫承宗論救見義必爲非植私黨

國朝定鼎後移家河南之蘇門關兼山堂讀易其

中倡明道術啟迪後人海內之士聞風興起有  
功於世道人心良非淺鮮湯斌受業其門心悅  
誠服謂其學以慎獨爲宗以體天理爲要以日  
用儉常爲實際又謂其博極造約窮理識真以  
孝弟爲盡性之基由忠恕爲達化之門蓋斌之  
學實得其傳故言之最爲親切著有讀易大指  
五卷四書近指二十卷中州人物考八卷俱採  
入四庫全書其尙書近指六卷亦存其目此外  
有理學宗傳三十八卷湯斌稱其明天人之歸  
嚴儒釋之辨五經四書之後吾儒傳心之要典  
其他著作爲聖學錄歲寒居文集四禮酌諸書  
具見湯斌集中謹案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內稱奇逢說易發明義理所言  
皆關法戒有足取焉四書近指於四子之書挈  
其領要統論大指向引先儒之說以證同異如  
大聖人之訓無非是學其論最難然指意不無  
偶偏如論道千乘之國及大學經傳數節未免  
高明之病中州人物考意在勲華藻麗實行恕  
於常人而責備賢者頗爲不苟惟以書傳贊爲  
民修等語未免偏駁若朱子經註後人不無議論

溫公作鑑紫陽亦有辨正而要不一語之偶  
偏掩其全體之實學奇逢學術中正醇篤不愧  
先儒綜其生平由倫常日用上契於性天以慎  
獨存誠闡明大道應如該御史所奏在其從祀  
文廟西廡在明臣呂坤之次以崇實行而闡真修  
所有<sub>臣</sub>等核議緣由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道光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內閣抄出二十六日  
奉

上諭禮部議覆御史張志廉奏請以孫奇逢從祀

容城縣志

卷

藝文

三九

文廟一摺孫奇逢學術中正醇篤力行孝悌其講  
道看書以慎獨存誠闡明道德並扶持名教不  
愧先儒近年節經降旨將原任尙書湯斌及明  
臣劉宗周黃道周呂坤唐臣陳寬從祀西廡孫  
奇逢亦著從祀

文廟列於明臣呂坤之次以崇實行而闡幽光欽  
此

太極圖後記

劉因 邑人

太極圖朱子所謂周子得於穆伯長而胡仁仲因之遂亦以謂穆特周子學之一師陸子靜因之遂亦以朱錄爲有考而潘誌之不足據也蓋胡氏兄弟於希夸不能無少譏議是以謂周子爲非止爲穆种之學者陸氏兄弟以希夸爲老氏之學而欲其當謬加無極之責而有所顧藉於周子也然其實則穆死於明道元年而周子時年十四矣是朱氏胡氏陸氏不惟不考乎潘

誌之過而又不考乎此之過也然始也朱子見潘氏之圖爲周子所自作而非有所受於人也於乾道己丑己序於通書之後矣後八年記書堂則亦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實天之所畀也又十年因見張詠事有陰陽之語與圖書意頗合以詠學於希夸者也故謂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然後得之於心無所不貫於是始爲此圖以發其祕爾又八年而爲圖書註釋則復云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蓋前之爲說者乃復疑而未定矣豈亦不考乎此故其爲說之不



決於一也而或又謂周子與胡宿邵古同事濶州一浮屠而傳其易書此蓋與謂邵氏之學因其母舊爲某氏妾藏其亡夫遺書以歸邵氏者同爲浮薄不根之說也然而周子邵子之學先天太極之圖雖不敢必所傳之出於一而其理則未嘗不一而其理之出於河圖者則又未嘗不一也夫河圖之中宮則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即太極圖之所謂無極而太極所謂太極本無極所謂人之所以

最靈者也河圖之東北陽之二生數統夫陰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也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即太極圖之左方陽動者也其兌離之爲陽中之陰即陽動中之爲陰靜之根者也河圖之西南陰之二生數統夫陽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即太極圖之右方陰靜者也其坎艮之爲陰中之陽者即陰靜中之爲陽動之根者也河圖之奇偶則先天太極圖之所謂陰陽而

凡陽皆乾凡陰皆坤也河圖先天太極圖之左  
方皆離之象也右方皆坎之象也是以河圖水  
火居南北之極先天圖坎離列左右之門太極  
圖陽變陰合而卽生水火也

著之在櫝也寂然不動道之體立所謂易有太極者也及受命而出也感而遂通神之用行所謂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者也猶之圖也不用五與十不用云者無極也而五與十則太極也猶之易也潔靜精微潔靜云者無極也而精微則太極也知此則知夫櫝中之著以一而具五十無用而無所不用謂之無則有謂之實則虛也而其數之流行於天地萬物之間者則亦陰陽奇偶

而已矣故自掛扞之奇而十二之則陽奇而進之不及夫偶者爲少陰陰偶而退之不及夫奇者爲少陽而四之則三四五六合夫畫奇全偶半合夫數而畫亦於是焉合其多少則合其位之陽少而陰多故有自一進一而爲偶自偶退一而爲奇之象也自過揲之策而十二之陽奇而退之不及夫偶者爲少陰陰偶而進之不及夫奇者爲少陽而四之則六七八九合夫數奇三偶二合夫畫而數亦於是焉合其多少則合其數之陽實而陰虛故有自一虛中而爲偶自

二實中而爲奇之象也蓋掛扐之奇徑一而過  
揲之奇圍三而掛扐過揲之偶均用半也故分  
掛扐過揲而橫觀之則以陰爲基而消長有漸  
分四象而縱觀之則亦以陰爲平而氤昂有漸  
其十二之則自右一而二自左二而三其四之  
則自右二而六自左六而九如水之流行觸東  
而復西其消長則其自然之淪漪其判合則其  
盈科而後進者也此皆自夫一行邵子之說而  
得之知此則知夫誤推一行三爻八卦之象謂  
陰陽老少不在乎過揲者爲昧乎體用之相因

而誤推邵子去三用九之文謂七八九六不在  
乎掛扐者又昧乎源委之分也由此而極其奇  
偶之變以位則陽一而陰二也以數則天三而  
地兩也初變之徑一而圍三以爲奇者三而得  
之是以老陽少陰之數多也後二變之圍四用  
半以爲偶者二而得之是以少陽老陰之數少  
也分陰分陽則初一變皆奇而後二變皆偶也  
迭陰迭陽則去掛一初一變皆偶而後二變皆  
奇又如畢中和天地人之說也其變也自一生  
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而言則畫卦之象

也自四乘而十六十六乘而六十四則重卦之數也故初變而得兩儀之象者二畫卦之數也再變而得四象之象者四畫卦之數也三變而得八卦之象者六畫卦之數也自兩儀之陰陽而言其用數則乾兌離震皆十二而巽坎艮坤皆四也自八卦之陰陽而言其體數則乾坎艮震三十一而巽離坤兌三十二也自二老二少之陰陽而言其饒之之數則又如四象之七八九六也六變而得四象之畫則每位之靜變往來得十畫卦之數也又二畫則總其數矣其數

也皆靜者爲多變者爲少而一爻變者居中其靜與變皆老陰爲多老陽爲少而二少居中積畫成卦則每畫之靜變往來得十五畫卦之數也又三畫則總其數矣其數也亦皆靜極者爲至多而變極者爲至少而又一爻二爻進退於其間其靜與變則皆坤爲至多乾爲至少而三男三女進退於其間因而重之則每卦之靜變往來得二十畫卦之數也又六畫則總其數矣其進退多少皆與八卦之例同也此皆自歐陽子七八常多九六常少之一言而推之與夫後

一變不掛不知其爲陰而使二老之數與成卦  
同二少之數與二老同而參差益甚其初一變  
必鈞不知其爲陽而於乾坤六子之數勉強求  
合乃若四十九著而虛一與五十著虛一而掛  
二者固有間矣此以著求卦者也若夫以卦而  
求變也則自夫交易已成之體爲變易應時之  
用由兩儀而上自紆而促八卦循環而其序不  
亂以遠御近以下統上而皆有文之可尋也以  
變而求占也則自靜極而左之一二三四五自  
動極而右之一二三四五極自用其極而一則

專其一居兩端而分屬焉二則分其爻居次兩  
端而分屬焉動則上交重而靜則下爻重也三  
則分其卦居中自爲兩端而分屬焉前則本卦  
重而後則之卦重也動中用靜靜中用動靜多  
主貞動多主悔而皆有例之可推也然自此而  
極言之則以六甲納之其卦之序不亂也以五  
取之其序有漸而亦不亂也以伏求之其序亦  
有漸而不亂也以世位反圖而推之則一而二  
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進退有序逆順以類  
而不亂也以策數卽圖而攷之則在兩儀而一

消長在四象而一消長在八卦而四消長在十六而八消長在三十二而十六消長故長中八消消中八長皆震爲巽之消而坤爲乾之消巽爲坤之長而乾爲震之長而不亂也以揲變之數應圖而推之則其多少又合乎一一爲乾八八爲坤以少爲息以多爲消而亦不亂也是則按圖畫卦揲著求卦莫不脗合矣然而朱子猶以大衍爲不自然於河圖而變揲之左可以形右卦畫之不可以形上者又以爲短於龜其三索之說則一行有成說旣取之於本義後以爲

不必然而卦之陰陽奇偶畫與位合則大傳有明文旣著之筮說而不明言於啟蒙是又恐後人求之過巧而每遺恨不能致古人之詳告也若以奇策之數合之圓圖之畫則四十八一卦之畫也其奇之十二卽乾之陰而策之三十六卽其陽也三十六自九進而得之也九陽也三十六亦陽也全陽也其奇之二十卽兌離之陰也而策之二十八卽其陽也二十八自七進而得之也七陽也二十八陰也陽合於陰也其奇之二十四則坤所去之半也而策則所用之二

十四陰也二十四自六進而得之也六陰也二  
十四亦陰也全陰也其奇之十六卽艮坎自上  
所去之十六也而策之二十二卽其所用之半  
並上所餘之八陰也三十二自八進而得之也  
八陰也三十二陽也陰合於陽也其震巽之不  
用則猶乾之不用陰坤之不用陽也其奇策之  
八方數之變也掛扐之六圓數之變也此邵子  
之說也然前之奇策之所當陰不若陽之齊後  
之六八之所應圓不若方之備是必有深意也  
第未能攷而知之又不知朱子之意以爲如何

此因櫝著而記之至元十一年春二月吉日櫝  
成記



序

靜修先生集序

崔銑

伯夷薄周食首陽之薇而死管寧盜視曹氏迄  
不受爵靜修劉子辭元人之召夫三子者篤念  
故國力扶名教豈曰山棲谷汲尚冲樂退而已  
哉劉子則又研精聖典發揮大道聲之爲詩綴  
之成章雄渾明切不蹈陳言其詞如西山之歌  
其誼祖春秋之旨子每撫卷太息恨無知者茲  
應召過雄瞻望靜修之里如起諸九原爲之執  
鞭欣如也旅次畧撰數言門人劉格適倅茲邦  
托之梓於篇首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上

四九

韓苑洛先生志樂序

楊繼盛

世之談經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而樂則滅絕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者於天秩不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說至於樂則廢棄不講全德之微風俗之弊恒必由之良可悲夫然律呂與天地相爲終始方其隱而未彰也天既生哲人以作之則於其既晦也天忍任其湮沒已乎闡明之責蓋必有所寄者先生自做秀才時便抱古樂散亡之憂當其歲試藩司聞諸督學虎谷王公云律呂之學今雖

失傳然作之者既出於吾人則在人亦無不可知之理特未有好古者究心焉耳先生於是惕然省悟退而博極羣書凡涉於樂者無不參考其好之之專雖發疽尋愈不知也既而得其說矣於是直解之作然作用之實未之悉也自是苦心精思或脫悟於載籍之舊或神會於心得之精或見是於羣非之中若天有以誘其衷者終而觀其深矣於是有志樂之作曰志云者先生自謙之辭也非徒志而已也是故律生聲鐘生律馬遷著之矣而律經聲緯之遞變體十

用九之明示則未之及也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班固著之矣而管員分方旋宮環轉乘除規圓之圖則未之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子著之矣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則未之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之矣而以黃鐘祀天神以蕤賓祭地祇以太簇享八鬼一造化之自然以黃鐘一均之備布之於朝廷宮闈實古今之絕唱則又有出乎周禮之外者也宏綱細目一節萬變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爲道盡於是矣

志云乎哉其於先儒世儒之圖論備錄不遺者是固先生與善之心然亦欲學者考見得失焉耳方其始刻之日九鶴飛舞先生之庭者久之識者以爲是書感通所致觀仰秣出聽之說則鶴之來舞也固宜而其得樂之正也此非其明驗矣乎昔人謂黃帝制律呂與伏羲畫卦大禹敘疇同功然卦疇得程朱數子而始著律呂得先生是書而始明則其功當不在數子下豈曰小補云乎嗚呼太和在成化宇宙間故先生所由生太和在弘治宇宙間故是書所由成則其

作誠不偶然也後之有志於樂者苟能講求而  
舉行之則太和將在萬世之宇宙而先生之功  
至今爲益大矣然不苦心以求之何以知是書  
之正不得其說而精之又何以知盛之言不爲  
阿私也哉噫盛不敏雖學之而未能也講求之  
責深有望於同志君子云

楊忠愍公集成其子太學生應尾屬序於予予  
讀之輒爲掩卷興悼不自知涕之霑臆也嗟乎  
余安能知文又安忍爲公序哉昔人有云文以  
氣爲主而才以昌之王充著養氣之篇劉勰廣  
程才之論柳冕謂才多而養之可以鼓天下之  
氣天下之氣生則君子之風盛斯又世道關焉  
而文之時義大矣觀公所述年譜蓋自綺歲英  
敏夙挺艱阻備嘗混跡牧豕之羣研精掛角之  
日卽以天下爲己任學以談道德務經術而恥  
爲富貴紛華之習旣而發科登仕繼組兩都含  
香之署每痛際運雍熙而不免壅蔽之患遇君  
神武而未屏操弄之奸思回聽於逆耳圖蔓於  
脫距乃由車駕上疏乞罷馬市斥其謬者五不  
可者十書忤權侯使仁人之言不蒙其利而反  
構釁稔公死且不畏奈何以播遷怵公耶復由  
武選二疏乞誅賊臣數其奸者五大罪者十語  
侵彼相使忠臣之謀無益於國而竟取滅亡緣  
司刑者承望風旨文致其罪惜乎寃哉昔賈生  
不容於絳灌李邕受抑於林甫古今同慨矣至

誦其言猶凜凜足以鼓天下之正氣而激天下之士風雖被笞箠關木索暴體裂膚受辱慘酷而志不爲亂氣不爲阻非素養有定能然哉方其深念於燕居未遑以暇逸其所著作多綴毫牢戶之中染烟肺石之上此與演易受書曷異焉故辭多宏麗語罕怨謗江河一瀉乃徵其才光焰萬丈悉由於氣豈暇雕篆以逞伎搗繪以求工哉公在南司封自謂肆力於詩文之學信非誣矣夫靈運藝苑中散清流猶能占藻俟時鳴絃揆日愴霜葉之餘生歎廣陵之絕響公詩

欲還浩氣於太虛矢忠魂於圖補胡悲且壯哉余在南臺罔識忌諱因獻狂瞽將謂從公以遊幸蒙採納卒之故相編氓凶子棄市少洩天下之其憤慰公等之幽魂且知向之遇害非先帝意也天道有知人心不死幸而聖君嗣極追錄諫官擬公爲首贈爵太常諡以忠愍建祠以享血食蔭子以裕後昆報亦隆矣雖昧大雅之哲終成烈士之殉垂聲宇宙爭耀日月視仇嚴獨安在哉忘軀抗疏於忠愍公見臣節焉述美搜遺於太學見子道焉重爲校梓用傳同好於鳳

洲見友誼焉一舉而三善備其是集之謂乎遂  
輟涕而爲之序

取節錄序

唐事 錢謙益

取節錄六卷二十五科容城孫竒逢字啓泰之所輯也以史家凡例取之則忠義一行孝子節婦之屬居多以公羊三世考之則所見所聞居多甚矣啓泰之長於取節也啓泰生於北方與定興鹿太常伯順偕遊於吾師高陽公之門公器之曰吾四友之二也天啓中逆奄亂政伯順從公於關門庵所遣刺事者旁午帳下公每厲聲訶問你家老公云何不少假顏色奄遣人屬伯順通懇勸於公伯順叱去之甲子之秋公疏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上

五十七

請入覲欲有所建曰羣小訴於庵謂公將興晉陽之甲伯順爲謀主伯順弗顧也當是時桐城左僉院嘉善魏給事長洲周吏部先後逮繫其子弟儻從間行晝伏莫敢舍者啓泰與伯順之父太公子化麟及其門人張果中兄弟通行爲之囊橐燕中好義者十餘曹受啓泰太公部署或捃摭橐餽或奔走刺探烏舉烏集若漢之期門左嘗督學三輔太公設匾立表於門曰醜錢救左提學者輸此鄉人投匭者雲集左旣考死則又按籍俵散江村之地舉旛旗而擊鼙鼓不



畏菴知菴亦竟弗知也余以枚卜被訐伯順言於蒲州當爲上力言分別兩人是非蒲州囁嚅不能決伯順誓不復見蒲州伯順守定興抗節死難余被逮過白溝果中迎謂曰太公病矣遣其孫侯公於此去才兩日耳余獄急權臣趣殺之啓泰果中輩共貨醪五十金詔余且曰社稷有靈必不爲左魏之續公毋恐也茗上茅止生屢急難容啓泰署其室曰北海亭啓泰不應徵辟危坐亭上朱黃甲乙著書滿家要之不離取節者近是余讀爾雅戴斗極爲崆峒其下曰幽

都古稱其氣角立其風精悍逆菴之時乾兒義孫錯列朝著吾師與伯順屹如狂瀾之底柱而太公啓泰輩蘊義生風魯衛竒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蓋僅有存者天官書言中國山川東北流尾沒於勃碣吾師與伯順其亦斯世之勃碣也歟世衰道微廉耻滅熄臣叛其君子逆其父士賣其友弟子背其師皆失節之屬也揚焉之治河也患砥柱而鑄之忠臣義士其爲砥柱也亦大矣扶持長養之猶恐不足又從而鑄之鑄之亦如砥柱之沒水中不能去而世之爲揚焉

者未已啓泰之爲此錄也其將以是爲砥柱乎  
抑亦致戒於患而鑄之者乎嗚呼其尤可嘆息  
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余嘉啓泰之有而  
似之也爲序之如此

昔文中子生隋唐之際佛老盛行毅然以孔子爲宗匹夫肩絕學之統其有功於斯世甚大朱子集羣儒之大成其徒傳之金華諸子遞相授受至明初制作廟堂一代典章率本朱子之教以是知大儒抱道空山修明六經非一世之業也容城徵君孫先生登萬曆庚子鄉薦與鹿忠節爲友以躬行相砥礪居親喪結廬墓側於憂戚孺慕中悟心性原本慨然以聖人爲可學而至天啓乙丙間大興鉤黨之獄左魏周二君子

橫被榜掠故交避匿先生獨上書輔樞鳴鼓舉旛爲之鳩衆飲助死生禍福不足動其中其剛大如此時會搶攘保全危城避亂山中隱然負王佐之望徵書累賁堅辭不就晚年携家蘇門聲華刊落生徒數百結廬相就其地自姚許之後稱盛云先生於道慎擇而約守之發爲文章皆躬行心得之餘未嘗有新竒可喜由其說而持循之人人可以寡過所著有四書近指讀易大旨尚書近旨精義多前儒所未發嘗以古今諸儒見有偏全力有淺深要以不謬聖人爲歸

慈湖以傳子靜者失子靜龍溪以傳陽明者失  
陽明儒而雜禪不可不辨苟無致知力行之實  
徒憑揣摩臆度以軒輊前賢先生之所不與也  
九十老人晨興拜謁家廟獨坐空齋竟日無惰  
容事物之來泛應曲當濁酒孤燈對友談學至  
丙夜不倦自非功深於人之所不見者烏能自  
強不息如此乎當草昧初闢干戈未戢人心幾  
如重寐賴先生履道坦坦貞不絕俗使人知正  
心誠意之學所以立天經定民彝不因運會爲  
遷移振三百年儒者之緒以爲理學之大宗其

於文中紫陽何如非愚之所能知其有關於世  
道則一而已矣先生沒後三年門人彙集詩文  
語錄爲若干卷屬斌爲序不敢辭謹述所見以  
附編末

孝友堂家乘序

孫承宗

蓋容城有四孫生後先補博士弟子而叔子舉  
萬歷庚子京兆榜季以恩選宰武城其大父敬  
所公以嘉靖鄉薦歷官運司人稱佛子其父肯  
軒公以博士弟子官儒少不願稱公子長不主  
一先生之言以六兄弟獨奉寡母而解衣於兄  
課學於弟蓋孝友稱自先媿矣編中永思哀思  
其在斯乎四孫生席先世孝友爲世大賢而天  
下賢士大夫翕然述四孫生孝友天子有詔旌  
孝廉而忠義士大夫又不欲仲子行沒於文也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上

七

一時願交四生者且有金蘭之約故所輯有書  
六種可讀蓋四兄弟兩廬尊人墓側後先六年  
而諸娣姒同堂侍太君又同堂爲織紉詩傷兄  
弟不咸而以好合先旣翕余於四兄弟居廬覘  
之因念古今孝友列在圖書蓋有執黍承顏擊  
鮮就養亦有捧檄以喜砥節以揚亦有墮心風  
樹沫泣寒泉至若華承棣萼葉額荆枝讓果同  
衾推肥代瘦罔不體至性以馳芬篤忱恂而宣  
範卽錫金蔣玉授膽夢靈至於動天地感鬼神  
然而中庸之行也採絢者或相與舉清白異行

天下遂有異行之目將無舉世莫同乃見爲異乎乃余有所異孫生矣孫生異在合四兄弟率諸娣姒共一孝而後先六年孝且終其身也夫同氣泰錯一室交謫世豈無之而兄兄弟弟夫夫婦婦集一孝以奉二人余謂四兄弟當同旌而娣姒以孝成夫子之孝當與四兄弟同稱何至以孝友吹拙目乎漢有孝廉舉而實重策士故固曄不傳孝友晉史傳孝友首密抵以文見耳東堂憤悃殊非本色歷晉來中多以色養無主若君食無從辭徵辟其所褒表多籍閭巷醇

樸而鄉曰孝悌里曰敬愛亦如今之堂孝友也獨朱壽昌旣官以孝聞天下一時士大夫如王安石蘇頌蘇軾而下爭爲詩美之而壽昌有讜言有惠政亦孝之施矣嗟乎孝友不登朝廷而青青子衿尚以藝廢豈其發三冬之莖錫七年之粟而不足當提衡世道之思乎何拙目之不論所重而輕天下士至煩諸君子語何怪乎美新種種又何怪乎魏給事左侍御乃肯爲復學語也亦足覘孝友不可不在朝廷矣周家尹吉甫文武爲憲佐天子匡王國其歸而飲御乃在

張仲孝友夫豈侈也驚膽鯉之燕喜曰侯在無  
亦以孝友之大臣在朝廷調一人以調百士故  
師武臣得以嚴翼其武服而定王國由斯知孝  
友者其古所稱貫三靈苞萬象者何可一日不  
在朝廷乎迄今想詩人胸醞成周太和而意摹  
天子大臣其集我或羣或友合諸肺腑以試信  
閑大畧若視色庭幃是謂能孝其比肩事主不  
伎不競日與壯猷元老如方叔輩若各持一笑  
以嘗親是謂能友然則吉甫得孝友爲友唯是  
天王肯以孝友爲大臣以應師武臣予因念古

盛時孝友多在朝廷而後世以孝友爲家人行  
多在野周家頌先妣曰因心則友至燕以戚戚  
兄弟答以君子有孝子其中有曰孝思曰來孝  
曰靡有不孝又曰孝德佐四方當是時君臣上  
下交敦孝友之行故君視臣如子弟臣視君如  
嚴慈傳曰忠臣以事君孝子以事親其本一也  
豈不然哉風漓化薄禮違道喪宰世之人孝或  
愆家忠不樹國故仕以勢招榮非行立固不若  
閭左尚有真心焉嗟乎昔人以樹籬作筮手小  
試禹山嘉者曰當朝則社稷之臣至儒素篤行

者以征伐封侯拜侍中誰謂家人質行不大行也劉殷一門七業俱興士不修操行無得入其門然則蘭譜諸君子何幸爲孫生入門之操行乎余謂孝友在一家卽草木欣欣終是一家之戚若唯孝友在朝廷則內和外理而天下平故廟堂大臣必不可不躬孝友而獨以幹見廟堂必不可一日無孝友大臣而偏倚幹局卽閭閻孝友負儒行者必不可不早在朝廷而薦拔之司必不可先文苑而使孝友之士抑而不舉嗟乎張仲孝友周宣之所以中興也方今聖天子在上至孝近王或曰必且用孫生又或曰孫生可出而仕矣



敬一錄序

學士 崔蔚林 新安人

大道之在天下也千古無二本體千古無二工夫何也道原於天而全於人本體者天也工夫者人也明乎本體之實可以達天明乎工夫之實可以盡人明乎本體統乎工夫工夫原於本體之實則天人之道可以一貫而無遺自古言本體者曰善曰性曰極曰中而統之爲一言工夫者曰欽曰慎曰兢業曰小心而總之爲敬非主一無以立敬非主敬無以致一是固立教者舍此無以爲教善學者舍此無以爲學者也容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上

六四

城令趙公固有以見及此矣公滇人登甲辰進士蒞容邑五載正身率下德化大行余客歲服闋北上入其境熙然而和矣登其堂肅然而清矣接其言論丰采色笑不愆而進退有度矣乃喜曰公殆真能行其所學者乎及聞其興教闡道臯比講學益動余子靜荆門之想今年秋公之弟子孝廉孫鼎甫梁貞怡李石友輯公讀書之所自得及與邑之學士大夫講語勒爲上下二卷名曰敬一錄走字請余言弁其簡端余因命書之名而等繹之夫敬者德之興也一者道

之樞也公蓋深有見夫道之本體原一而憫人之未能致一知體道之工夫在敬而慮學者不能主敬故不禁出所心得曲折開示復稱引古人之格言法語告誡而叮嚀之娓娓數千萬言無非發明敬一之旨夫道備於五經詳於四子而統具於吾人之心學者苟有志於斯道卽四子之微言究五經之大義而天人一致之理可內取之吾心而自足而諸子百家之言皆可擯而弗錄余於公不能已於言者以公能先行其言且不謬於五經四子讀是編者尚其諒公立言之心也夫其勿負公垂教之意也夫

畿輔人物考序

孫奇逢

予考中州人物規模畧具有燕趙士過視夏峯者曰吾鄉勛名節義不減中州豈可無述因據案頭諸書暨夙昔所聞見者次第之類分例議一如中州因思予生於明代長於明代垂老於明代本朝典故人物宜與有聞焉按自洪武戊申十六傳至崇 甲申二百七十四年有開國靖難之功臣有殉國之節臣正統己巳之變去戊申八十餘年於時死綏授命之臣視建文時何如哉說者曰高皇作人之化既歷三紀世變

風移故得養士之報而遼國諸忠殺戮太慘未免干和此言不知有當否高皇之制中官不得干豫政事而逆瑾逆賢輩相繼煽亂屠戮忠良夫賢人者國之寶也人之云亡則邦家未有不殄瘁者蓋爲善者誅則人相懲而不爲善人相懲而不爲善則何所不至矣瑾賢二案士大夫以節見者亦不少然士大夫何樂乎以節見也甲申大難先帝卽銳意有爲而元氣銷鑠殆盡欲速瘳適以促之速亡耳平時危言潔行與臨難抗節死忠原非二致而神京陷沒死社稷者

僅二十餘人以視建文時又何如哉嗚呼人才  
闕氣運之盛衰士氣係人才之隆替而其原本  
總造於大君之一心予述明代二百七十四年  
來歷幾成案案各有人人各有事畿輔爲首善  
之地更不可缺第愧衰遲寡陋聞見不博敬俟  
後之君子再爲考入

北學編序

孫奇逢

余輯理學宗傳成張仲誠梓於內黃因與湯孔伯商搜洛學一編與魏運陸商修北學一編壬子冬魏子持北學編索序余謂學術之廢興繫世運之升降前有創而後有承人傑地靈相需甚殷亦後學之大幸也居其鄉居其國而不能盡友鄉國之善士何能進而友天下友千古哉以編中所載諸先正各有面目其出處隱見立言制行雖有不同要皆願學孔子不待文王而興之人故董韓而後若器之靜修伯玉學本程

朱克恭儕鶴伯順力肩陳王因念紫陽當五星聚東井之際及其身不免於僞學之禁陽明功在社稷當日忌者奪其爵禁其學非兩先生之不幸誠世道之不幸也我輩生諸賢之後自待豈宜菲薄魏子早歲掛冠亟亟於表章前喆自任則其居心可知矣編已成始獲見王端溪公所著海樵子七篇念去端溪之居周袤不越數百里某生與公上下不踰數十年而聞見固陋至此益知余宗傳之多遺不敢謂北學之能無遺也率題數語以引其端

楊忠愍先生家訓序

刁包

嘗讀魏鄭公傳而深有感於良臣忠臣之分也  
忠愍楊先生所遭遇者聖明也而乃同龍逢比  
干不獲爲良臣尚論者未嘗不悲其遇而憐其  
才陳幾亭曰國朝人才自王文成而外莫若楊  
忠愍噫知言哉雖然幾亭之知先生也以才愚  
之知先生也以學學以濟才然後臨大事而不  
亂蓋徵諸家訓矣家訓者先生臨命之前一日  
援筆直書以訓其家者也方是時係徽纆而置  
叢棘明知旦夕人耳而從容暇豫爲忠臣若無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上

三九

以異於爲良臣豈非其學有大過人者與先生  
之學本苑洛韓先生韓先生遠祖橫渠近宗涇  
野其學得關中嫡派在留都爲大司馬時先生  
以屬吏北面焉其於朝聞夕可之道講習蓋有  
日矣夫朝聞夕可其道莫著於易繫辭云原始  
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此太極圖所謂以此終篇  
者也先生從苑洛先生受樂書而知六律之理  
與八卦相通遂妙契乎始終之旨始若終豈有  
他哉生死而已矣生若死豈有他哉晝夜而已  
矣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是故可生亦可死其從

容服豫爲忠臣無以異於爲良臣者有以也然則天假之年先生之學何必不媲美文成而豈徒以其才與之相頡頏哉昔文信國凜凜大節日星爲昭而弔古者未免以夷齊之志掩程朱之學愚於斯文正統中備言之先生成孔之仁取孟之義與信國異世合符人皆知之至於淵源所自則未之或知也故特表而出之使天下後世知先生一代才人亦一代學人也先生有孫諱遠條字蕃升英年稱選士克世其家常由金容詣祁出家訓問序言愚與先生曾孫爲十之

楊氏婦徵君先生之仲女也歸范陽楊士<sub>子</sub>丙子城陷率其子若女暨乳母王氏投井死或以貞名或以烈名表其實也然則貞與烈異乎曰否貞固所以烈也貞之說莫備乎易而發明妻道則專在坤坤卦之彖曰利牝馬之貞又曰安貞吉楊氏婦能以貞爲安故不以井爲危其烈烈而死不泯泯而生也豈非牝馬柔順健行之義乎吾嘗仰稽六經春秋詩節婦各一若烈婦則詩不經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惟宋伯姬

一人而已伯姬死於火楊婦死於水或以此疑於貞吉之說是又不然何也聖人以道義配吉凶婦得正而斃何吉如之若虜體辱親凶莫大焉是故貞然後烈烈然後吉趨吉避凶之道可以觀矣雖然文姬辱蔡氏中郎以失身倡也楊婦光孫氏徵君以守身倡也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吾於訓女亦云



理學宗傳序

孫奇逢

學以聖人爲歸無論在上在下一衷於理而已矣理者乾之元也天之命也人之性也得志則放之國家天下者而理未嘗有所增不得志則歛諸身心意知者而理未嘗有所損故見之行事與寄之空言原不作岐視之舍是天莫屬其心人莫必其念而正路道術遂爲天下裂矣周子曰聖希天程子曰聖學本天又曰余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己體貼出來余賦性庸拙不能剛天之所與我者勿承良友鹿伯順提

携時証諸先正之語嘗思之顏子死而聖學不傳孟氏沒而聞知有待漢唐隋三子衍其端濂洛關閩五子大其統嗣是而後地各有其人人各鳴其說雖見有偏全識有大小莫不分聖人之一體焉余因是知理未嘗一日不在天下儒者之學乃所以本諸天也嗚呼學之有宗猶國之有統家之有系也系之宗有大有小國之統有正有閏而學之宗有天有心今欲稽國之運數當必分正統焉邇家之本原當先定大宗焉論學之宗傳而不本諸天者其非善學者也先

正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聖神繼之堯舜而上乾  
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  
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  
舜其亨湯禹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  
元其仲尼亨其顏曾利其子思貞其孟子乎近  
古之統元其周子亨其程張利其朱子孰爲今  
日之貞乎明洪永表章宋詰納天下人士於理  
熙宣成化之世風俗篤醇其時有學有師有傳  
有習卽博卽約卽知卽行蓋仲尼沒至是且二  
千年由濂洛而來且五百有餘歲矣則姚江豈

非紫陽之貞乎余謂元公接孔子生知之統而  
孟子自負爲見知靜言思之接周子之統者非  
姚江其誰與歸程朱固元公之見知也羅文恭  
顧端文意有所屬矣宗傳共十一人於宋得七  
於明得四其餘有漢隋唐儒考宋元儒考明儒  
考各若干人尚有未盡者入補遺補遺云者謂  
其超異與聖人端緒微有不同不得不嚴毫厘  
千里之辨真修之悟其悟皆修真悟之修其修  
皆悟諸不本天之學者區區較量於字句口耳  
之習其爲學也腐而少達又有務爲新奇以自

飾其好高眩外之智其爲學也僞而多惑更有  
以理爲入門之障而以頓悟爲得道之捷者儒  
釋未清學術日晦究不知何所底極也此編已  
三易坐卧其中出入與偕者逾三十年矣少歷  
經於貧賤老困躓於流離曩知饑之可以爲食  
寒之可以爲衣而今知跛之可以能履眇之可  
以能視也初定於渥城自董江都而後五十餘  
人以世次爲敘後至蘇門益廿餘人後高子携  
之會稽倪余二君復增所未備者今亦十五年  
矣賴天之靈幸不填溝壑策燈燭之光復爲是  
編管窺蠡測之見隨所錄而箋識之宛對諸儒  
於一堂左右提命罔敢屑越願與同志者共之  
並以俟後之學者

烈婦孫少君輓詩序

大學士 張玉書

天地之所以常存者賴正氣以綱維之人稟兩  
間之正氣男女剛柔異質而性則同故爲忠臣  
爲節婦而時值其變有女子而爲丈夫之所難  
者余讀孫少君輓詩而慨然太息也曰嗚呼豈  
不偉哉少君爲吾皖郡司馬李公之仲媳李與  
孫如烏衣王謝世爲姻好司馬公由中翰來任  
皖少君子歸甫閱月而仲君以隨任感風霜遂  
病久之知不起與少君訣而少君卽許以身殉  
噫何少君天性之篤也今夫懷貳心者無論矣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上

七

卽有誓言同穴者或好合年深一朝引決是激  
於恩也或不幸而所親見逼強暴來侵是迫於  
勢也少君委禽於戊之冬杪而殉節於今之仲  
春間衣嘗藥籲天請代者經年計琴瑟之無虞  
纔月餘耳生儒門適宦族值承平非有所迫也  
以恩義之未泮而皎然踐永訣之言難矣至於  
再三勸諭之而終無岐志者蓋亦寡也乃少君  
親俎豆几筵皆悲不自勝而卒從容以殉嗚呼  
此求之男子中如宋文文山明楊仲芳兩先生  
庶足以當之也豈多觀者哉夫仲芳先生固少

君之鄉人也仲芳嘗言成天下之事功易立天下之節義難當至變之臨而能氣如雷霆立如山岳又非僅出於一時激發者則尤難甚矣仲芳之論節烈者何其似少君也歟少君生長於博大爽塏之都郎山千霄玉立易濡之水環繞映帶世產偉人而少君又能世其家學幼卽讀書明大義不獨女箴闡訓也理學儒宗皆含英咀華師其遺範觀其續文山之句留芳名於萬年與忠愍之留丹心於千古者亦豈有異耶少君投繯越信宿氣尚如生家人傳像以祀一時

驚嘆以爲神明而少君恂恂秉禮絕不涉仙昇羽化之誕怪而能激揚頽波主持名教始焉有光宗耀祖之卜而其卒也可以卜樂昌之爲德門隴西之爲清閨而又以卜貞良之傑出世運之休隆凡在朝者表而傳之以振彝倫也在野者矜而式之以厚風俗也其爲光耀何如哉皖之人臨而哭之未已也又從而歌咏之漸而中江而海內皆將永之以言司馬公哀而集之集成寓書於予曰願有述夫少君之卓卓不可掩者固不係於詩之有無而人之慕義無窮非歌

咏則無以形其意也聞其烈足以感人况拜其  
像而親炙之者歟予聞司馬治皖政平訟理淡  
泊如寒士衣服劔舄時時在質庫中而少君沐  
二南之身教且聞其辭別時曰媳不殉久貽吾  
舅姑戚今與之俱雖極慟而久之或可少釋是  
則少君之節以成孝也司馬之傳不及載予故  
併及之

傳

孤忠傳

孫用 邑人

王家珍字季玉燕南容城人也兄弟三人長家璋次家琛次卽家珍居家孝友以文章節義自雄鄉黨器重之順治二年以明經授山西大同府朔州牧涖任甫一載政教大行百姓畏愛會大同總兵姜瓖叛全省震動守土者多望風逃竄家珍義激於中倡效死勿去之義士民感動同心固守守備張爲姜內應開門延敵家珍被執大罵不屈賊怒甚令支解之每割一瓣問曰降乎家珍神色不變罵不絕口及大軍勦滅羣醜悉平諸逃竄者各仍本職先後陞調以去獨家珍泯焉無有過而問者其兄家琛欲伏闕上書鳴冤弗得達逮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上

表

世祖御極之十年追念當年死節諸臣命有司確查有舊時朔州門卒親見家珍慘死形狀爲歷陳始末乃知姜逆之變殉義者獨家珍一人

章皇帝震悼誥贈爲山西布政使司右叅議蔭一子入監讀書論曰顏杲卿之死祿山震耀千古詎謂古今人不相及哉家珍一儒書生耳乃當舉

世波靡之際獨標勁節奮不顧身轟轟烈烈以  
死真國家節義第一人方之杲卿洵堪伯仲

聖天子表幽闡微息恤優渥不惟死者之忠魂得慰  
而生者亦無不感恩靡盡矣



孫節婦張氏傳

順治己丑夏六月土寇乘容城孝廉孫君爾禎之子諸生立德遇害其妻張號泣護以身引頸受刃賊義之不忍殺張復投井水淺得不死遂髡兩鬢不粒食者三日既又縊於窗衆奔救得甦張自是始以撫孤爲念孝廉家固貧張承以勤儉躬自織紉凡子衣食紙筆率皆機杼所經營一日以課業稍違祖訓張泣請受杖衆稱其賢姑多病晝夜榻側無少怠庚子姑復患痢適氏亦抱病猶待左右一伎嘗數起執燈滌床褥

姑食息離婦不歡明年姑病愈張一病遂不起舅姑咸稱其孝其子瑾髫年入邑庠能知母之節千里外乞一言余與孫氏交蓋四世矣心儀孝廉之高風而重其子婦之節孝急爲搦管且孝廉君有女適同邑宋茂才琮十九歲稱未亡人今已十五年矣撫孤鎗將有成與張以雙節稱里閭益見孝廉刑於之化他日司風化之貴者當以余言爲徵也節婦父張嘉遇山東招遠知縣守節時年二十八卒年纔四十歲寒老人曰國家旌節之典三十歲後守節者不與焉守

節不過五十者亦不與焉史遷不爲節婦立傳  
班固節婦傳亦在蓋棺之後孝廉女故附張氏  
傳中張氏之節以孝著張氏之孝以子能有成  
益著也惜天不假以年後有論者當以完節爲  
張氏重不必以天年爲張氏憾也

上徐少湖翁救荒書

楊繼盛 邑人

某以言得罪宜絕口不言天下之事但聞窮民  
病苦之狀若割心肺日夜憂思至廢寢食故有  
欲默而不能忍者而夫子抱能受言之量居能  
行言之位而某極荷相知又有可言之機寧容  
隱乎謹陳救荒愚見伏請尊裁城中餓殍死亡  
滿道人人驚惶似非太平景象夫京師之民各  
有身役常業何以頓至於此所死者皆外郡就  
食之人也蓋緣各處司民牧者無救荒之策之

心而京師有捨米捨飯減價賣米之惠故皆聞  
風而來當其事者又不肯盡心鮮有實惠故每  
凍餓以至於死是以京師爲溝壑誘外郡之民  
而填之也救荒自有均平普遍之政何必煦煦  
然爲此小惠誘民以至於死乎莫若行令各處  
撫按有司作急賑濟然後出給告示諭以本處  
賑濟之故使各歸鄉里又將所捨之米預支二  
三十日以爲回家盤費之資則窮民有鄉井飽  
食之樂京師無死亡道路之慘矣連年豐稔止  
有此歲之餓一郡之粟止自以供一郡之食特

在上者區處之無其道耳官倉之粟可賑濟也  
亦可價賣也富室之粟可勸借也亦可責令減  
價糶也蓋官倉除備邊緊急不可動支外其餘  
有積至數十年將腐者合暫變賣收價到秋易  
新似爲兩便富室有積粟至千萬石者皆坐索  
高價以邀重利故米價至於騰踊合依少定價  
裁抑之又當以禮獎勸借官給以帖到秋償還  
則米價自可日減窮民自反故鄉矣窮民旣無  
處辦米或賣產傭工止可得錢今乃分爲等類  
定爲價數則錢法紛亂而民益告病矣夫錢法  
之行也或朝貴而暮賤或此處用而彼處不用  
蓋有神以使之雖市人亦不知所以然也其可  
以官法定之乎爲今之計當爲權宜之術不分  
等類不問大小俱責令折算通行其價數之多  
寡任從民便官府不得而與焉則錢法可通而  
商民俱便矣米價騰踊日甚一日今定爲官價  
似爲裁抑之術然在京師則有所不能行者蓋  
各舖戶之米俱貴價糶買非若外郡富家田內  
自獲今定爲輕價彼豈肯折本糶賣且各處販  
米者一聞價輕孰肯再來外米不肯乘內米不

行糴不知將來至於何如也如定米價亦俟春  
間販米至者多然後議之北地既荒全賴南米  
之來使河道阻滯則來者遲延恐緩不濟事盜  
賊甚多或搶掠一船則後者孰肯再來今宜行  
令各河道官使開河之時先放米船行一遇壅  
塞則遣官夫拽運一若轉運官糧然則米正月  
中可到矣又行令各處地方官使嚴加巡捕防  
守護送販者無失米之憂所來者必多矣南米  
來者既多又憂米價之不減乎盜生於貧雖勢  
所必至然荒年而至於盜起斯亦可憂矣聞各  
處撫按分付各屬官令其暫寬治盜之法其意  
懼生變也以故各官於盜賊之獲俱姑息寬縱  
之此端一開爲盜者衆貧者日至放肆富者日  
不安生是民之爲盜雖起於年凶亦上之人有  
以教之耳夫濟荒自有長策未聞教民爲盜以  
救之也况漸不可長民不可逞恐隄防一撤紀  
綱遂壞其變有不可勝言者宜行令各處撫按  
有司使遇賊盜仍治之如法則禁盜乃所以止  
盜而止盜正所以救荒也

七月廿四日天使遇 定去河湟授以重職委以重任命總西征之戎此實皇上知人之明委任之當命下之日聞者莫不稱快僕亦私竊忻慰無量惟願尊親盡心盡力以答聖明之知可也雖然竊亦告焉夫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戰之一事吾夫子亦嘗慎之夫統數萬之卒驅之於白刃之下非養之有其素教之有其道豈可使之赴深溪與之俱死哉請試論之今日之師有能訓之以道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者乎有能以智信仁勇嚴御衆而士卒不敢犯令者乎是皆素無教養無紀律之兵一旦率之以禦強虜是猶驅羣羊而搏猛虎虜一衝突衆散奔走之不暇又奚敢有抗之者兵法曰強而避之又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自古西北之虜難以戰勝故諸葛武侯嘗言西北之虜不可與戰不得已則莫若守邊守邊之道揀良將而任之訓銳士以禦之廣營田而實之設堠而待之候其虛而乘之因其衰而取之昔趙克國請擊先零

欲罷騎兵留屯田留田得十二利出兵失十二利之策反復論辨詔始許之卒大破西羌以孔明之武備修舉充國之數經戰陣猶言不敢進兵而上守邊之策以今未練之兵而迎方銳之虜欲其取勝也難矣爲今之計莫若帥師至彼先駐劄於黃河之南以察其動靜然後求要害之處分兵守之或三營或四營察虜兵遠去卽過黃河守其要害每一營屯一萬二千人深溝高壘示之以弱寇來勿與之戰然後教養士卒恤其饑寒均其勞苦行法令明賞罰喻之以忠君親上之道教之以進退坐作之節一人可教十人以至十百千萬三軍之衆皆可教而知也仲尼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是知兵爲重事未可以輕易而進也然旣養之以恩教之以義知其可用挑選勇敢有力之士及有力慣戰之馬每一營用三千騎爲奇兵或利而誘之或亂而取之出其不意掩其無備則亦可以取勝若犯五危而欲忿速必死亦何益於事哉兵法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此用兵之妙也

又當取軍政須知選士之篇士卒之中有遇賊  
爭先勇力出衆少壯疾走口辯機捷弓弩遠中  
及有過犯頑狠不顧死生或精於天文地理醫  
卜技藝或有深謀遠慮通變財貨糧草能爲雞  
鳴狗盜潛探賊情者各分爲一徒以備任使又  
必用五間以索賊情兵法曰五間俱起莫知其  
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然此必須數月乃可  
夫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必如趙充國之請留屯  
田以待其敝而擊之此爲國家萬全之計然天  
下安危在此一舉稍有不利虜若長驅爲患大

矣此皆總戎之所宜慎而不可以輕動也昔李  
牧之守鴈門以備匈奴也惟養士卒不與之戰  
如是數歲亦不大失匈奴以爲怯雖趙邊將亦  
自以爲怯趙王怒使人代將出戰數不利趙懼  
復請牧牧至如故約又數歲知士卒之可用知  
匈奴之不備一出與戰大破匈奴殺十餘萬騎  
其後匈奴不敢近趙邊城留田但備半年之糧  
足勾三軍之用馬挑一萬以爲奇兵其餘馬匹  
散於陝西州縣衛所軍民寄養以備調用則馬  
一萬備半年之芻亦易於輸辦矣芻蕘之言或



有可採擇其一二入於高明多算之策白於少  
司馬同年白公倘以爲可奏之於朝庶或見許  
留田則於安邊之策亦少有助焉

性無不統心無不宰氣無不充人以是而生故材無不全矣其或不全非材之罪也學術之差品節之紊異端之害惑之也今之去古遠矣衆人之去聖人也下也幸而不亡者大聖大賢惠世之書也學之者以是性與是心與是氣卽書以求之俾邪正之術明誠僞之辨分先後之品節不差篤行而固守謂其材之不能全吾不信也保下諸生從余學問有年矣而余梗於他故不能始卒成夫教育英才之樂故具爲陳讀書

爲學之敘次庶不至於差且紊而敗其全材也先秦三代之書六經語孟爲大世變旣下風俗日壞學者與世俯仰莫之致力欲其材之全得乎三代之學大小之次第先後之品節雖有餘緒竟亦莫知適從惟當致力六經語孟耳世人往往以語孟爲問學之始而不知語孟爲聖賢之成終者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者也聖賢以是爲終學者以是爲始未說聖賢之詳遽說聖賢之約不亦背馳矣乎所謂顏狀未離於嬰孩高談已及於性命者也雖然句讀訓

詰不可不通惟當熟讀不可強解優游風誦涵  
泳胷中雖不明了以爲先入之主可也必欲明  
之不鑿則惑耳六經旣畢反而求之自得之矣  
治六經必自詩始古之人十三誦詩蓋詩吟咏  
性情感發志意中和之音在是焉人之不明血  
氣蔽之耳詩能導性情而開血氣使幼而長聞  
歌誦之聲長而不失刺美之意雖有血氣焉得  
而蔽也詩而後書所謂聖人之情見乎詞者也  
卽詞以求情情可得矣血氣旣開性情旣得大  
本立矣本立則可以徵夫用用莫大於禮三代

之禮廢矣見於今者漢儒所集之禮記周公所  
著之周禮也二書旣治非春秋無以斷也春秋  
以天道王法斷天下之事業也春秋旣治則聖  
人之用見本諸詩以求其情本諸書以求其詞  
本諸禮以求其節本諸春秋以求其斷然後以  
詩書禮爲學之體春秋爲學之用一貫本末具  
舉天下之理窮理窮而性盡矣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而後學夫易易也者聖人所以成終而成  
始也學者於是用心焉是故詩書禮樂不明則  
不可以學春秋五經不明則不可以學易夫不

知其粗者則其精者豈能知也邇者未盡則其遠者豈能盡也學者多好高務遠求名而遺實踰分而遠探蹤等而力窮故人異學家異傳聖人之意晦而不明也六經自火於秦傳註於漢疏釋於唐議論於宋日起而日變學者亦當知其先後不以彼之言而變吾之良知也近世學者往往舍傳註疏釋便讀諸儒之議論蓋不知議論之學自傳註疏釋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論耳傳註疏釋之於經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剗偽以真補其三四而備之也故必先傳

註而後疏釋疏釋而後議論始終原委推索究竟以己意體察爲之權衡折之於天理人情之至勿好新奇勿好僻異勿好詆訐勿生穿鑿平吾心易吾氣充周隱微無使虧欠若發強弩必當穿徹而中的若論罪囚棒棒見血而得情毋慘劉毋細碎毋誕妄毋臨深以爲高淵實昭曠開朗懇惻然後爲得也六經旣治語孟旣精而後學史先立乎其大者小者弗能奪也胸中有六經語孟爲主彼廢興之迹不吾欺也如持平衡如懸明鏡輕重寢臞在吾目中學史亦有次

第古無經史之分詩書春秋皆史也因聖人刪定筆創立大經大典卽爲經也史之興自漢氏始先秦之書如左氏傳國語世本戰國策皆掇拾記錄無完書司馬遷大集羣書爲史記上下數千載亦云備矣然而議論或駁而不純取其純而舍其駁可也後世史記皆宗遷法大同而小異其創法立制纂承六經取三代之餘燼爲百世之準繩若遷者可爲史氏之良者也班固前漢史與遷不相上下其大原則出於遷而書少加密矣東漢史成於范華其人詭異好奇故

其書似之然論贊情狀有律亞於遷固自謂贊是吾文之奇作諸序論往往不戒過秦則比擬太過三國陳壽所作任私意而好文奇功偉績往往削沒非裴松之小傳一代英偉之士遂爲壽所誣後世果有作者必當改作以正壽之罪奮昭烈之幽光破曹瞞之鬼賊千古一快也晉史成於李唐房杜諸人故獨歸美太宗耳繁蕪滋蔓誣談隱語鄙泄之事具載之甚失史體三國過於畧而晉書過於繁南北七代各有其書至唐李延壽總爲南北史遣詞記事頗爲得中

而其事蹟污穢雖欲文之而莫能文矣隋史成於唐興亡之際微訃好惡有浮於言者唐史二舊書劉昫所作固未完備文不稱事而新書成於宋歐宋諸公雖云完備而文有作爲之意或過其實而議論純正非舊書之比也然學者先當舊而後新五代二書皆成於宋舊則薛居正新則歐陽子也新書一出前史皆廢所謂一洗凡馬空者也宋金史皆未成金史只有實錄宋事纂錄甚多而東都事畧最爲詳備是則前世之史也學者必讀全史歷代考之廢興之由邪

正之途國體國勢制度文物坦然明白時以六經旨要立論其間以試已意然後取溫公之通鑑宋儒之議論校其長短是非如是可謂之學史矣學者往往全史未見急於要名欲以爲談說之資贅吻之備至於通鑑亦不全讀抄撮鈞節通鑑之大旨溫公之微意遂以昧沒其所以成就亦淺淺乎史旣治則讀諸子老莊列陰符四書皆出一律雖云道家者流其間有至理存取其理而不取其寓可也素問一書雖云醫家者流三代先秦之要典也學者亦當致力孫吳

姜黃之書雖云兵家智術戰陳之事亦有名言不可棄也荀子議論過高好奇致有性惡之說然其王霸之辨仁義之言不可廢也管子一書霸者之畧雖非王道亦當讀也楊子雲太玄法言發孔孟遺意後世或有異論者以其有性善惡混之說劇秦美新之論事莽而篡漢韓子謂其文頗滯澁蘇子謂艱險之詞文膚淺之理而溫公甚雅重之以爲在孟荀之上或抑或揚莫適所定雖然取其詞而不取其節可也賈誼董仲舒劉向皆有書惜其猶有戰國縱橫之餘習

惟董子三策明白純正孟軻之亞非劉賈所企也文中子生於南北偏駁之後隋政橫流之際而立教河汾作成將相基唐之治可謂大儒矣其書成於門弟子董薛姚竇之流故比擬時有太過遣詞發問甚似論語而其格言至論實漢儒所未道者亦孟軻氏之亞也韓子之書刪去靡麗李唐一代之元氣也與漢氏比隆矣其詆斥佛老扶持周孔亦孟軻氏之亞也諸子旣治宋興以來諸公之書周程張朱之性理邵康節之象數歐蘇司馬之經濟往往肩漢唐而踵三

代尤當致力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  
矣藝亦不可不游也今之所謂藝與古之所謂  
藝者不同禮樂射御書數古之所謂藝也今人  
雖致力而亦不能世變使然耳今之所謂藝者  
隨世變而下矣雖然不可不察也詩文字畫今  
所謂藝亦當致力所以華國所以藻物所以飾  
身無不有也學詩當以六藝爲本三百篇其至  
者也三百篇之流降而爲詞賦離騷楚詞其至  
者也詞賦本詩之一義秦漢而下賦遂專盛至  
於三都兩京極矣然對偶屬韻不出乎詩之律  
所謂源遠而末益分者也魏晉而降詩學日盛  
曹劉陶謝其至者也隋唐而降詩學日變變而  
得正李杜韓其至者也周宋而降詩學日弱弱  
而後強歐蘇黃其至者也故作詩者不能三百  
篇則曹劉陶謝不能曹劉陶謝則李杜韓不能  
李杜韓則歐蘇黃而乃効晚唐之萎蘼學溫李  
之尖新擬盧仝之怪誕非所以爲詩也至於作  
文六經之文尚矣不可企及也先秦古文可學  
矣左氏國語之頓挫典麗國策之清刻華峭莊  
周之雄辨穀梁之簡婉楚詞之幽博太史公之



疏峻漢而下其文可學矣賈誼之壯麗董仲舒  
之充暢劉向之規格司馬相如之富麗揚子雲  
之遠險班孟堅之宏雅魏而下陵夷至於李唐  
其文可學矣韓文公之渾厚柳宗元之光潔張  
燕公之高壯杜牧之之豪縟元次山之精約陳  
子昂之古雅李華皇甫湜之溫粹元微之白樂  
天之平易陸贄李德裕之開濟李唐而下陵夷  
至於宋其文可學矣歐陽子之正大蘇允明之  
老健王臨川之清新蘇子瞻之宏肆曾子固之  
開闔司馬溫公之篤實下此而無學矣學者苟

能取諸家之長貫而一之以足乎己而不蹈襲  
槩束時出而時晦以爲有用之文則可以經緯  
天地輝光日月也字畫之工拙先秦不以爲事  
科斗篆隸正行草漢氏而下隨俗而變去古遠  
而古意日衰魏晉以來其學始盛自天子大臣  
至處士往往以能書名家變態百出法度備具  
遂爲專門之學故宋高祖病不能書不足厭人  
望劉穆之使放筆大書亦自過人一紙可三四  
字其風俗所尚如此至於李唐學書愈衆字畫  
於士夫固爲末技而衆人所尚不得不盡力學

者苟欲學之篆隸則先秦款識金石刻魏晉金  
石刻唐以來李陽冰等所當學也正書當以篆  
隸意爲本有篆隸意則自高古鍾太傅王右軍  
顏平原蘇東坡其規矩準繩之大匠也歐率更  
張長史李北海徐浩柳誠懸楊凝式蔡君謨米  
芾黃魯直萃之以厲吾氣參之以肆吾博也雖  
或不工亦不俗矣技至於不俗則亦已矣如是  
而治經治史如是而讀諸子及宋興諸公書如  
是而爲詩文如是而爲字畫大小長短淺深遲  
速各底於成則可以爲君相可以爲將帥可以

致君爲堯舜可以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時不與  
志用不與材則可以立德可以立言著書垂世  
可以爲大儒不與草木其朽碌碌以偷生子子  
以自存失天之至善壞己之全材也勗哉諸生  
毋替茲命

歲丙寅十月步自鎮州歷保定將歸北雄息肩於易水之上草枯水落寒風颺起登高四望慷慨懷古人莫測也風蕭蕭兮易水寒此非高漸離之歌乎荆軻與太子灑泣共訣刎血相親就征車而不顧望行塵之時起非此地乎方其把臂成交豪飲燕市烈氣動天白虹貫日亦一時之竒人也至若怒秦王滅國竒謀不成飲恨而死獨非天意乎嗚呼軻乎吾想夫子之憤惋千載不散游魂於此矣古稱燕趙多感慨悲歌之

士余不忍負此言也故投文以弔焉其辭曰稷文祚絕兮天驕強羸六王猖狂兮繫首咸京席捲天下兮勢若縛嬰英雄膽落而求死兮膏鏹鋸之餘腥脫身於商網兮寄命儒坑嗚呼吾子將何爲哉此何時兮不匿影而逃形慙一時之豢養兮遺千古之盜名逞匹夫之暴勇兮激萬乘之雄兵挾尺八之匕首兮排九鼎之威靈死而傷勇兮雖死何成嗚呼吾子何其愚也相彼白帝之嗣兮豈燕秦之鬼囚阿房未灰兮驪山未秋走鹿未罷兮素羅未俘子亦何人兮敢與

天仇嗚呼太子兮豈無良謀招賢養士兮信義  
是求胡爲嗾猘驕搏於菟兮不顧吞噬之憂召  
公之廟不祀兮將誰之尤損燕士之竒節兮吾  
爲子羞感霸業之遂墟兮悼昭王之不留仰蒼  
天之芒芒兮寫我心之悠悠

正學書院會約

邑令 趙士麟

容城爲前賢劉靜修先生講學地厥後椒山公亦以理學名家兼著忠節當世若孫徵君皆倡道茲土後先輝耀不肯叨蒞此邦心切仰止自恨質庸識陋於學無窺然此心耿耿未能放下爰創正學書院集環邑之士而月一再會焉非曰登壇說法也令民牧且教化之司也簿書期會而外施施然泄泄然不肯之所不敢出若夫質疑訂學就正交修其本志也予惟正學之不明也久矣流俗之漸既深功利之乘易入聲色貨利汨其內文章技能騁其外於是乎富貴則汲汲貧賤則戚戚得則喜失則憂窮則濫樂則淫更勢以相軋利以相圖者比比也雖有豪傑之士亦鮮克振拔飲其毒而莫覺哀哉近世言學者談王說霸酌古準今高極於無始細入於無倫大者罩天地而濶者範三九矣徐視其履乃多不厭人心目足身口自相背而馳者又比比也蓋醞習旣久則被除爲難消滄旣深則澄澆不易勢使然耳今日正斐清源正本首以去欲存理爲意次卽以躬行實踐爲先耑精於身

心性命之微敦篤乎親親長長之誼澄其心而  
澹然不滓修諸身而確乎不拔徵之家庭而雍  
雍翁翁推之民物而藹藹熙熙此則見之履者  
卽其所語者也若以神理爲精日用爲粗比擬  
卜度與自己生機何所干涉且如此會有堂上  
坐者有堂下觀聽者揆以前賢滿街聖人之論  
則此觀者未有不指我輩爲聖人自視爲愚夫  
婦須知我輩當自視爲愚夫婦觀者盡是聖人  
彼特行不著習不察不自知其爲聖人耳我輩  
若悠悠忽忽虛過此生不得一安身立命真實

受用道理雖欲求其爲愚夫愚婦而不可得孟  
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是可懼也蓋  
我輩心機智深巧發幸中易汨其良彼輩樸魯  
無識無知能全其天也彼輩草木衣食而外豁  
壑易厭我輩聲華相高營營逐逐比於乞墦穿  
窬者更可耻也功名富貴得之不得有命焉不  
可倖而致也若自性自命人人固有求之卽在  
聖人可學而至豈難事哉須將一切世情冷煖  
好醜順逆全體放下尋着一條血路精神打併  
歸一直做到底如登山者必極其巔溯河者必

窮其源令此方寸地光光明明一點無翳所謂  
太陽一出魍魎自消富貴貧賤之間有無入而  
不自得之趣視聽言動之際有觸處逢源之宜  
出則發爲經綸以兼善天下處則蘊爲康濟以  
先細民孔顏飲水簞瓢明道光風霽月身世之  
內窮達之間泰如也此名教之樂雖黃金白璧  
不易焉不肖不揣不類敬列會約十有二條於  
左諸君每月縱有俗務相妨亦須破冗一會虛  
心相受其成遠大惟吾黨是望焉

辨學

士何學學以變化氣質求至於聖賢之道也自堯舜以迄周孔相傳自有正傳精而性命顯而倫紀仰而參天俯而法地內而誠正格致外而修齊治平本末體用無不備舉此正學也吾輩須擇天下第一學術舍是而功利已焉五霸以來陋也舍是而訓誥而讖緯而九流而釋老已焉漢以來陋也舍是而詞章而科第之文已焉隋唐以來波蕩至今又陋也學有不同人品因之不可不辨

立志

學莫先於立志志不立則學鮮有成者有必爲聖人之志而後有求至於聖人之學先儒曰賢希聖聖希天孔子十五而志於學卽希天也故曰五十而知天命吾輩爲孔子徒旣擇天下第一學術卽須學天下第一等人志在詩人則亦詩人而已志在文人則亦文人而已志在功名與氣節則亦功名氣節之士而已若志在聖人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凡此者非有神奇之術高遠不可企



之事也論本體愚人亦是生知論工夫聖人亦是學知我欲爲之所爲之而已矣語曰取法乎上僅得乎中若取法乎下則將愈下念之哉

明性

性者何理是也理者何仁義禮智是也賦於人謂之性出於天謂之命元亨利貞是也道者何率性而行各有仁義禮智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道是也至所以具天命之性全率性之道皆本於心故曰心統性情自孟子而後荀楊以來或以爲性惡或以爲善惡混或以爲性有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上

四

三品至宋諸大儒出謂性卽理斷然於有善而無惡然後闡發明白大著於天下後世至今庠序育材師儒講習粹然一出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之正絕口於漢唐異端駁雜之學者周程張朱諸君子之力也

正心

心者人之神明具衆理而應萬事自非朱子言之人鮮不以知覺爲心者人心自有正位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正卽得其正位之謂也大學因心體上難着力乃教人於心之發動處用功故

有誠意一段功夫意竅於知知徹乎物故又有致知格物兩段功夫其實一正心而自足若主宰得正還其虛靈之本體廓然大公則動於意自無不誠竅於知自無不致微乎物自無不格發於目自無非禮之視發於耳自無非禮之聽發於口與四肢自無非禮之言動赤日當空羣晦自滅必然之理也董子曰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齊治均平不越乎此此端本澄源之學一以貫之之道也

慎獨

孔門心法相傳惟曰慎獨獨者吾心靈明之體卽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所從出也慎獨而中和位育修齊治平天下之能事畢矣然獨體至微無所容力則嚴之於不睹不聞之地一真無妄敬肆之分人禽之別也曾子曰十日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暗室屋漏之中凜然上帝臨汝一涉自欺萬惡淵藏吾輩若錯過此關後來枉費氣力到底爲厭然之小人矣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躬行

世之嘗理學者非偽則腐吾輩試一一查點當  
天下國家之任果能有齊治均平之畧乎若猶  
未也則不免於腐察衾影寤寐之中果能無愧  
怍疚惡之事乎若猶未也則不免於偽往見譚  
道者恒言本來無物矣而不免競刀錐恒言萬  
物一體矣而不免介畦毗豈非躬行不逮暗行  
多虧者之徒喋喋於口哉孔曰觀行孟曰論世  
此何以焉先儒云學者於理若有所見便須一  
一與之踐履過故反身而誠則樂莫大蓋非徒  
知之實允蹈之也顧端憲公學不苟自恕常言  
不可不知

篤倫

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  
之信五者天下之達道也而仁義禮智之五性  
屬焉與生俱生個個繫屬何等關切信如君不  
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婦不婦兄不  
友弟不恭友不信則人道廢亂之所由生也先  
儒曰五倫間有多少不盡分處孔子求於子臣  
弟友四者之間而曰丘未能一蓋言不盡分處

多也吾輩安可不常懷不盡之心以求必盡之道倘大倫有虧雖文章妙今古鴻猷震寰中疚心多矣聖賢千言萬語學者許多窮理功夫茲會下許多講說皆爲這幾件要緊事若此處落空百無足數凡我同志循分自盡求其無忝可乎

### 改過

喜怒哀樂未發謂中中節謂和常中常和何過之有一有不中節處便有過有不及不及亦過也子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小人既知文過則是

人有過未有不自知者何改者之難其人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上也亦有過而不自知者昔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吾輩此會正當要相規相勸以善補過虛心遜志察言觀色痛自懲艾改之又改過復無過若只皮面補綴彌縫雖工終陷於惡是謂過矣陸子曰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吾輩大畧俱是鈍根人請先爲其奴者須得訟過法將平日聲色貨利病根逐一查簡直用純灰三斗蕩滌肺腸於此露出靈明方好商量過端下落期與諸

君其勉之

虛受

謙學益滿招損時乃天道器虛則受實則不受  
物之恒也一得寸長矜飾炫露高視濶步旁若  
無人以此事君則不忠以此事父則不孝以此  
求友則不益以此進學則無成卽幸而發科取  
第才華聲譽籠罩一時終非大受之器也吾輩  
須以大舜之舍己孔子之無我顏子之若無若  
虛爲法冲然歆然勿效時流以文章渺同輩以  
才技博虛聲以堂閭之見而侈然自盈以井管  
之窺而警然自是以此結果一生則善矣

讀經

易詩書禮樂春秋各爲一經心乃全經心之理  
散見於六經謂六經一心可也堯舜禹湯文武  
周孔一人可也以經求經而經亡不因祖龍之  
煨燼而亡以心求經而經存不因簡冊之昭垂  
而存故曰六經皆我註脚六經註我我註六經  
求之精神血脉之微彰之出處措設之大庶幾  
經以人存若工程式專訓詁蔽昧剽剽其去秦  
火幾何哉

持久

天以恒而常覆地以恒而常載四時日月以恒而常運行人而有恒可以作聖無恒不可以作聖醫蓋此道知之非難行之爲難非暫行之難持久之爲難也學者往往以厭喜之心乘之或作或輟銳進速退故亦旋得旋失豈有望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詩曰學有緝熙於光明蓋言久也聖人亦無大過人者獨是久而不已至誠無息與天之於穆同歸遂亶絕千古孔子自十五至七十少而壯壯而老何時非學况在吾輩又何有哉一墮百墮前功盡棄良足惜也

申約

每月之會初二十六辰刻赴院一揖就位趨此日力討個身心性命着落處所勿浮談勿戲褻勿騁能心勿誇勝見茶畢虛心靜坐默對凝神然後啓請或証所得或質所疑或徵六經四子之言以爲折衷或舉前人嘉言懿行以爲模楷議論稍有不同則平心瀕理以商之貴以意逆志爭在躬行勿爭在字句勿固執一偏之見以

求勝勿爲機鋒之語以混人說得來卽須行得  
去方與自家身心有益子弟有願聽教者不妨  
携至使觀法考鏡俾知向道則習心習見可破  
除也繼吾後者當視此爲名教樂地按約舉行  
庶幾此會之可永也



修城碑

沈塘邑人

正德壬申大盜齊彥明等起於益津所過城池完固者僅得免焉時容城不完至則劫庫縱囚焚縣廳搜富家金餉馬於倉廩官民之財殆盡及盜去淫雨壞城垣議者曰非賢令不能傾否爲泰也甲戌春三月前隆平令劉相復起赴銓部以侯能且廉乃請命尹茲邑以起廢也始至卽謁神登講堂考民風按歷城治喟然曰此吾之責也與衆議衆曰治之而已侯曰治之不重爾之困乎曰不治則日入於壞困益重侯曰然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下

一

吾將思之俄而都憲下令築城額曰官能措處民有助之者工完勒石以垂不朽侯欣然曰得之矣於是量役之大小事之輕重爲緩急先後初修聖廟修靜修祠創門匾復土神於縣治起官箴之碑樓其次學宮葺矣而開水道講地利也烈女舉矣而親爲樹門匾正民行也又其次修憲司修郵舍而最後縣廳吏室以及案牘公座之類皆復之此勞費少故先之至冬民盡役遂議城焉城完議池池完議橋又穴土而門柵木而扉城初無樓櫓禦守之具乃議西門次北



門次南門包土以磚包門以鐵門之上爲樓重  
簷彩桁高拱入雲而復建旌纛於城壁設金鼓  
於門屏又恐民不知刺伐坐作之法乃出金易  
民田若干畝爲習戎之所而親教以戰又易民  
居若干尺以便城下馬道此勞費多故緩且後  
也計城袤五千四百尺池同之高四十五尺池  
之深半之城門之樓各三楹興於甲戌夏五月  
成於丙子夏四月爲日六百九十所費惟灰與  
磚民之助者十二三餘皆俟措以處之者也今  
縣治煥然而民安且樂俟其賢矣哉邑民感俟  
之賢於其工之完也礪石囑予爲記予故記之  
如是

重修城碑

郭存謙 雄邑人

金容去京都二百里而遙去東西孔道各數十里而僻處其中編戶稍減他邑然土膏而舉其人務氣尙義有大國之風焉顧其城墉高不踰尋丈其巔纔可容足城之門僅樸櫟橫上豈旬服錯繡之區而藩垣形勝不中規制如此識者咸謂恢崇之宜亟而前人未遑也歲壬子東萊徐侯至銳意興除循城而嘆曰城已惡矣不穀實受命主之敢曰僻陋在茲夫孰以我爲虞毅然決策恢而崇之經始是歲攝提之月不再月

役竣於是容之里獻過草庭者凶君子焉相與抵掌誦侯奏績之奇也余揖而問曰若邑有城旣卑旣薄今修也奚如僉曰高矣厚矣增而上者二丈五尺有咫擴而博者丈五尺有咫末覆以甃灌以白堊可無慮兩潦之潰毀也余曰百雉備乎僉曰睥睨伍列森聳而堅授兵以登可隱數人余曰門如制乎設麗譙乎僉曰三門洞闢如券斯覆重樓飛棟狀如插雲抑且濬池長堤綿亘余曰壯險哉然赴役之民亦稱勞乎僉曰毋勞也徭役在丁丁役百過則授直官直民

力交相易也其誰言勞余曰然則費茲多矣將  
加賦乎移公帑乎僉曰否否是侯節嗇之所贏  
也勸公之所鼓也二三子在侯之宇下稍稍捐  
輸贊厥盛舉而嚮風慕義素封之家無不量力  
而効助侯課工省成之外無可煩籌畫者而加  
賦借帑爲哉語竟余忻然擊節曰美哉侯之成  
城也費鉅而省功遠而速保障之利詎惟一時  
饗之雖城有圯時而媿意芳猷留範來禩吾見  
衛民之深仁將與容俱永也遂錄之爲修城記  
侯名廷松號恒山山東掖縣人四君子爲光祿

丞宋君鳴世臨朐令陰君助徐溝令張君一奎  
歲薦宋君鳴陽其餘俱列名於左

增修文廟學宮碑

嘉靖十九年

王允修

邑人

容城縣學自林侯景重修迨今六十年於此矣  
王侯來宰是邑凡所以養吾民者必盡厥心而  
自孚於人有古循吏風暇則進諸士知學宮歲  
久頽圯喟然曰任之豈善牧哉乃請諸上官一  
撤而新之鼓舞調度晨夜弗遑甫四閱月而告  
成大成殿及明倫堂視舊益弘其規門廡齋厨  
罔不大壯俎豆之事百爾俱備期速而功倍費  
省而材良嗟夫先以養而重之以教侯蓋允克  
于民者居無何吾邑鄉舉及登第者繼有其人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下

五

士類之興有所於徵引而上焉明心滌欲忠君  
孝親挈萬世之天理而力主張之使豐功嫖節  
炳炳烺烺於旗常竹帛之上斯於朝家立學及  
吾侯作新之意爲不孤矣侯名懋元字崇善遼  
之義州衛人溫茂充敏蔚有風問若教諭董君  
孟縉訓導邊君漢章典史譚君珮皆同事而贊  
厥成者得連書之

重修學宮碑

劉元震

任邱人

皇澤翔洽建首善由國都始容距都餘二百里而近其首善地也今上御宇以學校興廢治忽悠闕詔所司廣厲學宮勸學修禮以覃文德而風四方著在功令德意甚盛顧俗吏淺聞靡能究宣第急簿書期會萬歷丁丑絳州張侯與行來尹茲邑用經術飭吏事務孳孳得民餽其於教化尤重一日周咏廟學頽壞湫隘遂進二邑博魏君奉章趙君軒謂之曰夫容也於圻甸爲望邑聖天子方登閣化理通經綴文之士莫不

虛心而祇承迺吏茲土者將以作新其人而廟學弗稱瞻仰之謂何非所以應睿旨慰羣情也沫者必彈冠浴者必振衣吾欲革而新焉於君何如邑博二君曰唯唯於是定議規畫鳩工庀材早夜從事凡殿堂門廡祠亭齋舍修則修拓則拓更則更既宐既固以藏以妥以戊寅二月經始越八月而竣蓋掃四十餘年之敝陋而鼎建之奕奕乎改觀矣邑博二君聚諸生謀曰風霧集則虎豹變雲水合而蛟螭騰惟茲學之旣新也當落成釋菜之時雍容講習之際文物彬

蔚士人無弗思爭自灑濯斐然嚮風者要有所  
自斯其德施於容甚厚引而竢之範乎來茲斯  
其有功於容甚遠且是役也貲費悉出薦紳衣  
冠復其身之家相與扶義以襄事上無損公藏  
下不煩里旅不亦美乎繫焉可闕弗紀矣因告  
之張侯而以余典筆扎之任余故錄其始終而  
爲之記

文廟重闢前道碑

杜越定與邑人

聖人之道昭融廣大配天無極而一本於取舍  
進退常變關頭誠欲令此心矚然不滓爲仁體  
世儒萎萎却流分疏原心杪忽較理分寸立說  
愈精愈滋擔板於聖人之堂奧奚當諸箋疏不  
敢論直截痛快則自姚江外余邑鹿奉常師說  
書最爲活現箋富貴貧賤則曰咬折精緻活掙  
箇君子出來又進之志士章爲喝破人生大事  
而仁字光燄倍出以鐵肩膊米肝膽洗發真面  
目宣聖堂奧始得其大卽子輿願學特標其指

於廣居正位大道而揭義禮爲門路以此觀宣  
聖堂奧路徑固不在數宮墻明矣然士民習禮  
家誅茅數楹躬灑掃妥先靈豈明禮重地反隣  
偏仄悒悒趨蹌間也文廟崇於天下尊嚴厥豁  
歷代帝王所加飭容邑櫺星門獨偏屏壁間趾  
許官師生儒悒悒瞻仰會邑侯馮公下車入謁  
愾然思創闢旣修學宮設義學已具成績此獨  
以重大稍遲之或有難者聖道昭融廣大無論  
堂奧矧甬道東南隔楊忠愍公祠僅一堦神路  
遮而西忠裔炳炳文獻裁酌何是侯曰不然所

稱聖人關頭固於富貴貧賤造次顛沛以及志士成仁爲極然則忠臣孝子聖門嫡派而淵廟基以妥先聖慰人心正所以慰忠魂於霄漢且不曰祠趾並可因廟基而展乎議定乃先葺祠之圯隘宏麗有加遂易別地直兩甬道而南得若干步迤西扇以重垣仍金碧德配天地道貫古今兩華表於櫺星門側將將矣噲噲矣是役也侯洎師紳儒氓各蠲金有差較前費更浩大獨計役不難於貲力特兩典並峙而修葺創闢次第條畫苦心人謂侯是何等擔荷或歸揮霍

以才堅定以識余獨歸諸誠大凡任事之氣惟誠則心血迸注不疑不沮而才識生百餘年克藏陳事其美豈幾倖也歟役起丁巳某月日旣竣乃介胡封君孫明府李孝廉問礮石之文於杜子杜子曰聖人大而化易言哉雖然凡從事聖人皆聖人之徒也卽侯直行其本心而諸君子左右者是且忠愍祠矣西偏不百武巋然靜修廟貌而徵君孫孝子沒未期郡邑鄉賢並祀專祠可卜尺地孕何靈異理學忠孝接踵今多士猶楹楹篤行孝義孰非從此心安處證聖所



謂仁字關頭多歟昭融廣大益覩聖道於無極  
爰不辭草野而爲之記

重修北張村孔子廟碑

魏士邑人

容邑西去城十二里北張村東南隅有孔子廟大殿三楹魁樓一座舊傳創自元至正年間迄今數百年廟貌頽甚里人李五桂等慨然捐資重葺之功成索記於余並議祀典余曰文廟之設非神州赤縣不得與焉蓋尊之也斯鄉俎豆之設似與禮不符然先民既創之於前而茲顧廢毀之不敬又孰大焉昔靜修劉先生館高林村舊有孔子廟里人請議祀典先生因而叙之且以勒石蓋以廟爲神靈之所憑既有廟卽不可以不祀旣舉祀卽不可以不誠今日諸公之舉潔其志備其物盡其禮固盛善也卽勒石以倣高林之舊制亦無不可衆曰諾因以立碣是爲記

道統肇於羲軒而極盛於文武乃若周召同爲  
文王之子則皆見而知之國風首列二南之化  
其德固無優劣也周公封於魯傳五百餘歲而  
孔子生於其地又未百年而孟子生於此邑是  
知天道自西而東也明矣召公封於燕由有國  
而下歷二千餘歲而無一人可方孟氏者韓嬰  
盧植劉蕢輩章句辭華之流不足多也山川完  
固之氣不過泄爲豪俠之助豈地靈清秘必待  
天道之歸而興賢耶聖元立極朔方之四十四

年爲歲己酉而靜修先生起燕之容城人品英  
邁不下孟子是召公之國生賢雖出後世原始  
要終抗衡東魯實賴先生而增重非近代諸子  
所可擬也自其將生已有異兆旣誕而神彩炯  
然甫成童進學之敏一日千里初爲經學究訓  
誥疏釋之說輒驚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旣  
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因  
謂當有是也及評其學之所長而曰邵至大也  
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  
之以正也是時先生年方弱冠而其造詣如此

蓋聞世之才上達之學天成自得振古之豪傑也平昔極罕許可一聞忠孝節義發揚蹈厲若自己出偶及三維馮道輩唾罵百至怒猶未解太山巖巖不足爲高秋霜烈烈不足爲嚴仰止風猷邈乎不可及也裕皇育德春宮詔起先生爲贊善大夫未幾歸侍母疾世皇復以集賢學士召謝病不起天下咸高其操至今稱道不衰惜乎起手足之日年纔四十有五天不欲斯文典耶何奪先生之速也近年學者追述範世之功請列從祀累章不報議者謂於經無所著述

嗟夫先生詩文無非陸籍箋註惟善讀者知之先師子安子曰吾每閱一過於經必有新得彼第以詩文視之何啻千里初謚文靖後欲改如許文正之例執政者曰渠安得儕許渠務獨善者爾是烏知先生之志者哉欽惟世皇聖慮深遠徵先生翊儲君蓋欲他日相須猶向之用許公也誠得裕皇嗣臨大寶先生天假以年君臣都俞道合言從必能致王道之雍熙還風俗之淳厚俾儒者之效大白於天下不但學者依歸而已奈何事與願違雖善無徵徒貽獨善之誚

豈非天平墓在容城溝市里縣大夫賈侯葬以  
集賢侍講學士蘇公天爵之文表其上里故有  
祠侯加崇飭徵記俊民俊民辭以道大難名俾  
來數四期以必得恭惟先生既終之五年俊民  
始生稍長學於先師先師卽先生私淑之徒侯  
之先府君執經先生函丈侯能推庭訓之本以  
圖報德俊民顧不可究師承所自以致力乎侯  
與俊民間學旣出一源登科又爲同年故初讓  
而竟諾恐負在三之義有孤賢侯之望謹據管  
見以爲祠記族系贈爵具載於表字諱稱號人  
所共知不書戒瀆也至正戊子六月丙寅朔記

重葺靜修祠暨配祀諸賢始末碑 孫奇逢 邑人

先生之祠在吾容者有二邑祠奉旨專額蒸嘗備矣一在溝市墓傍昔年逢約同志創成者也邑祠修葺者屢今復增入配享九人合而新之逢樵寄蘇門胡君或過而傳記其顛末逢先生鄉後學也私淑有日竊負結異代之知嘗聞人言元有三儒耶律晉卿之諫殺許平仲之興學劉靜修之不仕三人而已又言伯夷薄周食首陽之薇而死管寧盜視曹氏迄不受爵靜修劉子辭元人之召夫所謂不仕元者非謂以宋人不仕元之足嘉蓋謂以

自中夏 於金百年而後元河北爲金元域

而先生之先世爲金元人其仕宦於金元者已久先生於宋無故主故土之誼卽仕亦未傷義百世後以不仕元高先生以先生爲有宋孤臣也至以渡江賦爲幸宋之亡謂先生無篤念故國之意失先生之心矣悠悠之口傳流海內浮議未清劉宗伯愷已言其槩余有渡江賦辯惜言輕不足取信於後之君子也許平仲家覃懷覃懷地祿金元與先生輩同應召過先生商出

處先生曰公不出則道不行余亦出則道不尊  
是其所處之義爲何如程朱之學禁於宋而元  
興之儒者之道滅於金而元起之先生以行道  
推許子而以尊道自任隱然係斯世斯民之重  
豈大言而無當者乎許子問伐宋則不對先生  
渡江賦爲宋求自固之策先生實有深心而其  
情更苦耳王景畧不忍滅晉而謂先生幸宋之  
亡乎先生研精聖典發揮大道聲之爲詩綴之  
成文其詞如西山之歌其誦祖春秋之旨惜其  
四書精義三十卷久矣遺失而俎豆之典缺焉

未備豈謂世衰道喪遂以天下無真儒耶或曰  
許子身行道之責先生暫出卽歸終於高蹈令  
澤不被於天下是未知其不可也先生以處士  
召是以名取則出爲食焉爾是故危邦亂世任  
道則行徒祿則違焉可也尊德則就具臣則避  
焉可也先生身在運會之中道超運會之外謹  
跡之士猶以贊善大夫一出謂有三分遺恨使  
先生而果宋人也者則律之誠是矣先生清而  
通和而介在聖門則閔子在宋儒則伯淳是惟  
可與知者道耳先生旣不仕故得殫力於師友

之聞而英才之成就甚多稽其人日與把臂行  
吟則有梁至剛者肥遯自甘嗜學不厭先生嘗  
爲南溪老人行贈之其及門追隨羽翼斯道者  
則有梁師恭以經行見徵侍講弟師安建廟立  
學廣敷師訓王綱至孝性成居喪哀毀滅性先  
生哭以詩復銘其墓劉英梁泰李蒙王果李貞  
皆負笈從游爲建書院於三台人各有道學足  
相成初曾繪像於兩廡與先生共享蒸嘗不謂  
世遠年湮遺像旣失俎豆遂廢弔古者有餘恫  
焉閭邑鄉紳梁炳等閭學諸生劉濯纓等合詞

而請於令君靳公台彥爲復此祀典也豈苟焉  
而已哉先是先生墓祠成同人考之誌記有元  
五經進士胡炳南屢徵不仕隱易木林尖山當  
時有楊李毛焦胡燕山五丈夫之稱元賜配享  
靜修厥典久廢公舉復祀又有監丞李仲處士  
張紹烈屢疏爲先生請祀孔廟得旨建祠厥功  
大矣僉議配享諸大夫曰可今此數公者親承  
教旨道合於先生有功於先生後進者登堂而  
親炙者入室烏足安先生之靈而慰九人者之  
精英耶先生元人也不仕元則元不得而有之



雷溪之濱先生之涿酒也三台之里先生之杏  
壇也昔人謂元有三儒予謂惟先生一人而已  
廉頑立懦伯夷比清而繩床木榻爲天子不召  
之臣繼往開來先生過幼安遠矣是役也賢令  
君主持其事邑博丁君耀亢張君燮暨紳衿贊  
襄共成而始終拮据以倡其議者胡君彧也

忠愍公祠堂碑

汪宗伊

國於天地與有立焉寧獨其法制具哉蓋必有忠貞敢諫之臣能摘主闕摧權奸力圖公室之安卽九殞其身初不爲回向易慮以成其義若是者蓋古今賴之當世廟時忠愍楊公以車駕員外郎疏折仇鸞謫狄道典史亡何鸞敗世廟心內直公一歲四遷至武選員外時嚴嵩方憑寵恣睢瀆朝政公疏其十罪五奸復逮錦衣衛獄竟從吏訊赴西市嗟嗟以公之才其卓犖閎偉無論其他卽太乙壬奇堪輿兵陣諸家書亦

皆綜習能用之居嘗議天下事亶亶若泉注其論謫賜環後藉令以世俗爲心卽隱忍就列可立取通顯乃身再詔獄斷指節出脛骨繼以割膚擢筋流血數升將卒猶賦詩見志非天植其忠能然哉後嵩敗世廟遺詔贈貳奉常蔭子賜祠額曰旌忠祠建於邑庠之左捐資者則督撫劉應節孫丕揚督學傅孟春賀一桂兵憲高文薦王埏徐學古郡守劉泮賈仁元邑令王德新張興行相繼成之云

忠愍公墓祠碑

張鳳翔

容城縣楊忠愍公在嘉靖之季以論劾奸相嚴嵩遇害薰堊定興縣東引村至隆慶元年遵肅皇帝遺詔贈官賜謚予祭錄蔭又錫祠於保定府額曰旌忠而後公之寃始白至今皇帝天啟三年俞臣翔之請予公諭堊蓋追大行肅皇帝顯皇帝所欲予而未及予者而後朝廷所以恤公之典始備然東引村墓距直道尙三里許獨墓碑在道側凡往來其下者率徘徊欷歔而不能去天啟四年夏翔被召入爲少司馬濱行與

定興令王君永吉謀卽碑所建墓祠塑公像以便瞻拜憑弔與保定之旌忠者相望而後民間所以風公之烈始久蓋予聞之故老公死踰時肅皇帝尙惓惓問公獄欲釋而用之方知相嵩附公名他獄辭以陷於死從此遂燭嵩奸而鄒公應龍林公潤得繼奏甚力則公一死不惟無損於肅皇帝日月之明且益增嘉靖中興之績古云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公之謂也而後之爲公惜者或謂身非言責死過於忠或謂公才兼律歷兵戎主眷方隆圖報何所不宜僅以

言死或謂語引二王開奸人以羅織之釁夫其  
時言路皆奸黨也公安得勿言害無大於嵩公  
何惜一死且奸人設罪奚患無辭以嵩世蕃賊  
虐而翼以胡植鄒憇聊何鰲王學益曹天佑李  
天榮劉慣輩公卽不辭及二王豈無所以死公  
者此皆以身名與君父較重輕揣利害安足與  
知公之心哉迄今七十餘年而人心之思慕者  
如一日吾知公有功於千百世不死之人心矣  
當時不避患難周旋公者都御史王公遴大司  
寇王公世貞比部郎史公朝賓邱公秉文應公  
明首請錄公忠者冢宰楊公溥請謚公者御史  
陳公瓚請祠公保定者御史郝公杰題公墓道  
碑者冢宰孫公丕揚今捨地爲公祠基者邑孝  
廉范子士楫而畢力建祠費不煩民役不稽時  
昭往勸來助流教化者邑令王公永吉也此其  
人姓名皆當與公俱不朽凡公墓祠規制始竣  
年月詳具王令公所自爲記中若其廟貌嚴翼  
肅然興起則予異日尙當趨拜而弔賦焉

楊忠愍公祀田碑

直隸總督方觀承

贈太常少卿楊忠愍公丹誠直節炳耀古今白  
我

世祖章皇帝親製鴻文勒碑祠內顏曰表忠勅有司  
春秋致祭崇報之典蓋綦隆矣 公祠凡五一  
在保定郡治列於祀典卽順治年所立

御碑處也一在郡城西關一在定興河陽渡一在容  
城縣治一在縣屬北河照村余巡部所至每登  
堂肅拜進公之後昆而存省之念其蒸嘗之難  
備物也爰檢河壩新墾得永清縣秉教村地六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下

三

頃益以安州新安白洋淀地三頃官爲勘明界  
址藉其租入畀 公孫楊曰楠等世守勿替以  
共五祠之祭祀並以所餘贍其餽需庶幾名節  
之後秀者橫經講業克誦先芬魯者負耒服疇  
亦得勉爲孝弟力田之士是則余之所尤跂望  
者夫容城爲 公之故里邑令郭成峻構碑材  
請記於余爲書其緣起如此至其地畝之界租  
息之數並五祠之奉祀者之各有主名均令載  
之碑陰俾來者有考焉

乾隆二十四年初春

張徐二公生祠碑

鹿善繼 定興

去思者既去而思之也邑令之權境以內無不  
得爲當其未去稱黃引龔恨不盡達令君之耳  
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疇昔雷轟電擊之威至  
此毫無所用蓋民爲政之時也至今令之權有所  
不能到而令之品乃見張公令容五載遷滄州  
守去者徐公僅三載丁外艱去容之士民歌思  
不忘合而祠之余以接壤竊聞其意蓋容至張  
公始有天地云初經界不明併兼逞志公躬循  
阡陌籍四至定三壤摘隱占者痛繩之百年迷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下

三

不可尋之緒一旦井如也狡民詭寄軍籍以避  
力役悉爲釐正戶有不均漸成偏累提衡而哀  
益之丁糧大減徭役頓平矣審編自爲簡覈不  
用里書亦不拘成例容之賦役一一跡實卽童  
子承糧莫之或欺不寧唯是大猾某某等鉤結  
盤據魚肉里中勢併足以撼令公決策剪除卽  
遠遁混跡輒偵得其處片檄逮至無能逃死者  
又廉得黠吏某某舞文狀傳爰書竄之大奸旣  
去闖闖清明至今談者猶起舞也容卽褊小邨  
落謠俗子弟暴賴不知何緣盡入記識質訟至

庭叅素行決之警願懼伏退求自新若家家曰  
有一張公至者精察中寓教化矣至於新孔廟  
作人文增俎豆之光生賢書之色微公不及此  
士民德公甚虞其持奸人太急或爲所中而公  
素操取信於上下竟遷去談公之徵糧者照市  
價平收不言耗又憑大戶支解不問羨以是寬  
民卽以是潔已媒孽莫乘有以夫公去三十年  
而得徐公其持已之廉馭下之嚴察奸之明大  
類張公下車未幾不逞者斂爪且徙他境尤可  
異者白溝店分屬兩邑橫鶩少年不敢越容屬

一步卽比屋若天塹父老感泣謂張公威儀不  
圖再見是時容之財利耗斲尤急在生息公體  
恤曲折無微不入不愛民一錢又不欲民妄費  
一錢也行戶舊苦官價公悉照時估優免濫觴  
極矣查革而均攤之一日而歌息肩者徹四境  
自公至青衣使絕跡於鄉徵糧不用里長第先  
爲期造木偶象隸責付後期者除自完外并合  
戶催完始釋之轉責其當付者家家虞木偶之  
至爭如期完里長旣無所用復并書手革之以  
寫算任吏而侵欺科歛兩弊頓洗歲之不易積

谷七百石半價平糶復買百牛以助不能耕者  
當其時飢民洶洶思亂各處俱以一日搶集若  
有期會獨容安堵則公之靈也城大圯實難再  
仍公不動里甲而新之偉麗如畫是役也非心  
計如公而加派而肩破而賣放未增城之一毫  
地無皮矣他如折橫瑯懲邪說旌節孝重興繼  
干城名教尤復不淺是時政聲流行三輔有力  
者爭欲得之曾擬調固安兩監司意各有屬不  
果旣而撫按調公新城議達部矣容人大駭奔  
訴觀察涕泣請留觀察意動方沉吟間而公以

憂歸聞新城士民方延頸待公願緩須臾之死  
而衙役豪舉者相率退以避公旣知公憂乃復  
進以此思公公可知已容人聚族而謀曰吾儕  
卽不知仁義亦必以饗其利者爲有德當張公  
時天開日霽非大創不爲功至徐公潤瘁榮枯  
更覺良工心苦爾兩公去矣德之在人豈與俱  
去且因去彌思因共出力以伸尸祝之願相地  
鳩材命工惟孫茂才奇儒王茂才斌董其事兩  
茂才私計所不悅於兩公者獨衙以內其或衙  
以外必無行誼之尤者耳一日有藍縷數輩狀



如傳徒過而請曰向數爲公難而時五袴今誰  
難我者而無襦小人今乃知恩願効一日之役  
復有數青衣叩公像而出曹偶相謂按察旦夕  
到何似公在時坦腹往無患兩茂才爲之悽然  
因知事後思君子無論人善惡衙內外也此無  
論兩公今日之權所不能到卽當日之意亦豈  
萬有一及乎兩公於容一無所得而得其思民  
之自爲政而不肯輕以與人者不能不以與兩  
公容人所與其諸異乎人之與兩公所得其諸  
異乎人之得歟丈夫生世讀聖賢書作父母官

如兩公可以無憾矣猶最奇者張公去久容不  
知其無恙請祀名宦旣祀而有遇絳人於燕市  
者談公善飯也卽徐公採容人之議請祀張公  
亦以爲易世而尙友今乃同世而并棲於一堂  
是皆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然更有說焉旣去  
而思誠爲今之所以見品而盱衡當世不乏營  
構敢一一問哉孫孝廉奇逢持建祠議白於觀  
察解公曰敝邑雖小從來無不情之舉動味斯  
言也覺余去思見品之說猶泛也張公諱與行  
山西絳州人徐公諱廷松山東掖縣人

正學書院碑

學士 崔蔚林 新安

容城前有劉靜修後有楊忠愍兩先生節烈俱足風厲百世今徵君孫先生復接濂洛之傳爲海內儒人師表雖浮家洪水倡道蘇門而容邑一席地固歸然靈光在焉邑侯趙公以滇中名進士來蒞茲邑入祠必敬過虛必式治垂五載正身格物吏畏民懷一日慨然曰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余旣職任師帥而承流宣化無聞懼無以報稱服官之意於是集邑之學士大夫及耆民俊秀於明倫堂月凡再會因人心之困

有發天命之本然反復開導切實明白不期年而士民蒸蒸羣爲鼓舞蓋登高之呼所由然也已而念明倫堂實有專司非宰官臯比談經學士藏修游息之所欲別規久遠又苦清俸無餘會邑中貴人楊清遠旋里捐橐金數百於治東左次置大宅一區門宇堂廊規模閎整因奉趙公講學教士於其中清遠素慷慨意氣尤樂接賢士大夫跡其所爲好善惡惡蓋亦巷伯孟子之倫維是淫祠梵宇榱桷連雲姬福微利之私中於人之心髓而莫之能解也非一日矣而清

遠獨知崇敬正學助宣名教毅然揮金於不報之地可不謂卓然拔俗見義必爲者乎趙公用是大爲經紀修之廓之丹之護之榜爲正學書院龔宣聖於中旁垂諸子像顏其堂曰敬一又倣胡文昭公遺意署經義治事兩齋諸鄉先生服教樂義將貞珉以誌不朽走書請余一言記其事余乃爰筆曰諸先生亦知公以正學命名之意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性也中含五德達爲五倫聖人欲人盡五倫以全五德爰立五教五教修而五倫盡矣五倫盡而五德立矣

五德立而五行序矣聖人修己治人之道參贊位育之功端不外此乃異端熾而正學晦於是  
有隱怪之學以鳴高有刑名之學以規利有記誦之學以誇博有詞賦之學以炫才邀譽間有自命爲讀書窮理從事於身心性命者則又多  
經經自是執固鮮通又或色取行違高自位置  
陽假講學倡道之名陰以求遂其富貴利達之  
志嗚呼此與於異端曲學之甚者也諸先生及  
多士素沐靜修忠愍之風且親炙徵君先生之  
教固皆深明正學之義者今又得公提撕倡導

共澄淵源從此窮六經之指歸掃諸儒之同異  
本之敬一以定其志肆之經義治事以厚其德  
而瞻其才則是院也恢闔而嗣續之雖與白鹿  
鷺湖並存天壤可也後之蒞茲土者尙其永念  
前徽聿勤後效無使趙侯父母師保之心與清  
遠樂善尙義之舉委諸草莽也哉是爲記

徵君先生故里北城村優免差役碑

許式玉

先生學貫天人道宗洙泗致知啟入道之門主敬爲持身之要著作廣多筆勤不倦玉每心切嚮往壬申冬由明通容庠司諭及謁祠致奠見門墻巖肅殿宇巍崇詢其後裔曰建自康熙十九年邑侯孟公與本邑劉文靖公楊忠愍公祠並列爲三乾隆十二年邑侯程公爲置祭田二十四欵嗚呼先生之德積久彌光兩賢侯欽崇之念踵事遞增固已足以安神靈而綿俎豆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下

三

矣今劉公以黔南碩彥畿輔循良於徵君先生尤所欽服適閭邑紳士以劉楊兩公故里雜役皆免請徵君先生所居之北城村亦彷彿此例公慨允之衆請勒石而屬文於余余謂此舉較前兩侯之崇奉其感人爲尤甚焉夫立祠置地所奉者一人而闔里得免差役不惟桑梓受其惠卽異方聞之亦將興起曰理學之風其感人心也如是理學之德其庇里井也如是罔弗爭自刻勵共相勸勉深究天人之旨默契性命之微而且砥節修行發爲文章則實學發爲政事則

實心與先生廬墓之孝釀金之義探極圖書闡  
揚經旨先後輝映則上接洙泗之統下紹濂洛  
之徽者又不知幾多賢哲矣因不揣固陋而爲  
之記

輿公去思碑

邑令 賈 夔 房山人

用賢養民三代盛矣降至秦漢雖曰霸王之道  
雜然於守令必為遴選蓋休戚所係莫近於斯  
而圖治責成不為不重也皇元混一區夏建官  
立極布列內外共恭天職期於得人至其簡司  
六事尤致慎焉涵濡百載循吏日著有輿屯侯  
者亦可徵矣侯女真人初廕授安東州同知改  
君容城下車之再載蝗災禾稼民多闕食侯力  
請於上獲寶鈔一千錠以賑濟之賴以全活免

於流移者甚衆繼遇天旱露頂跣行三十里禱  
於龍潭翌日雷雨滂沛原田周洽民為刻石以  
彰感應侯益謙退務修人事而不敢有功恒輕  
減公田所收以優贍百姓之不足勸農行野未  
嘗勞擾及民輯睦同寅而歡洽遠達於隣境下  
至俗吏莫不待以恩禮焉憲司路府每循至縣  
必加稱獎侯去位四年予自翰林來守是邑未  
幾士民王從善輩合辭請曰有善必揚無德不  
報德化如侯而可忘耶久欲樹碑數或有待願  
文其實而示勸不朽也嗚呼禮義刑罰為治雖

不可偏廢而輕重本末詎弗殊科或謂此功遲  
而彼効速致逆施以拂民心苟聞此風亦可以  
愧矣侯本遼東右族高大父扎魯立功金源封  
黑峯王天兵起朔方曾祖相溫識達時變以德  
興守都元帥來歸承賜編戶養老中山因而家  
焉祖考布魯終澧州路總管通議大夫禮部尙  
書車騎尉恒山貞憲侯侯雖習奢貴而克抑損  
雅好讀書輕財愛士推其蘊藉將何往而不能  
欺今遷懷寧而此民追頌彌切使人奮勵願企  
芳塵第患素非所長亦未免於汗顏耳至若儲  
材有方審賢有術必致天下之民牧皆侯輩則  
其職責當有所歸焉殆非疎遠有司敢詳議也  
侯名羸字彥高跡其行能固可述而士民所爲  
尤可嘉旣爲潤色來狀而復係以詩



謝公去思碑

少卿 李 旻

披列事功載之金石曰碑碑以去思名示不恐  
 志不忘也繫有縣則有長以受之曰大夫也長  
 容城者遷拔告寧計今將幾大夫矣間多任交  
 承如過客聞送御而疾首也謝大夫受容城幾  
 兩考成政通譽流當路者旌其賢能有山東濟  
 南二守之命也吏奉檄百姓稽首佐二師生躋  
 堂爲禮眇不墮淚而躑躅也助嚴駕引裾者籲  
 天者擁馬以泣者抱膝不起者愚至婦孺僉失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下

書

我父母也曰若受縣來謂學官爲報本右文之  
 地自殿堂以及廊廡齋居櫺星之門先賢之祠  
 皆鞏以完雕峻丹堊帷幙器用悉飭而具於是  
 貌益嚴而道重學益隆而氣新也若城池若神  
 宇若憲臺與夫更鼓之樓儲蓄之廩橋梁道路  
 傾者立衰者正隘者豁庫者塏固次第以時無  
 闕畧也民有田廬有桑雖邠寒而無身不衣之  
 民雨雪而無突不烟之家也障殺水患平理馬  
 政書積糧草惟均力役縣無廢事人無後言也  
 匪直哀此惻獨而已布肉以快其生材木以安

其死也不樂樂下於不苛察不姑息敦行信義使人白効也故能剔決煩冗善處官僚疇昔狡黠之吏竄玩法之民遠也斯民常產沒於豪右者踰數千頃力能歸之囊橐不行而貴戚歛手也摘伏不以術而姦盜服早不行禱而歲恒稔蝗不災也大小士民咸戴實德今大夫不可留而情則有不忍德則不能忘也爭先樹石爲記以張本遠大而昭示無窮同懷舉人沈塘狀奔告於不穀按大夫名聖字宗玉世爲鳳陽府壽州人曾大父以武功爲太原鎮武衛所鎮撫遂衍派於此以詩經中山西鄉試式爲成化歲辛卯蒙賜進士則治歲庚戌也壬子授蒲臺美大修明之政優優在人不一報而奔父喪也蒲臺有衆泣留無方禫而從吉以謁選繼授容城時則歲丁巳也今之庶績都凡類蒲臺往而觸物興思聞聲泣下蒲臺之情決不異於容城也況今蒲臺隸濟而福星再臨今且喜矣於戲不有召伯何以遺甘棠之歌不有羊叔子何以墮峴碑之淚先民有言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也卽其實而述之則求者非偏私而記者非浮

溢也

劉公去思碑

宋 牙 邑人

萬歷癸未春三月侯蒞容以來百廢俱興政通民和賢能卓異薦舉頻仍甲申秋八月聖天子欲大其用特轉雄煩啟行時閭縣父老等無計挽留遮道流涕戚然弗捨去後咸相告曰侯未去也吾儕雖不食而飽今去矣吾儕雖有衣而寒思何能慰盍捐貲焉建碑於縣治大門之左以昭永思遂狀侯遺愛敬持狀來請記其狀曰侯清廉天植平易近民不苛察不瑣屑我等不能文莫能名狀大畧省刑罰而蘇民生字催科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下

三

而紓民力節供億而恤里甲勤檢閱以儲戎馬嚴訪緝以清鹺法重學校以勵士氣協濟之苦申請蠲之疑獄申請寬之澤及枯骨冤枉伸之以至出行前呵也雞豕不咎我畜以蕃糞壤不責我禾以粟仁愛周窮困剛毅定糾分明以燭隱斷以剖貳勤以蒞政興利除害懇惻舉行汲汲焉惟恐孤弱之不獲其所良善之不安其生德輝藹然溢然所過者化恩威並著吏畏民懷禱雨輒應蝗不入境歲屢豐靡瞻匪父真我父也靡依匪母真我母也古之循良莫之能踰鄰

封之民間風赴懇尙有青天之稱來如歸市况  
我容沐澤尤深雖思侯有歌留侯有靴繪侯有  
像豈足以罄所思哉誠願勒記貞砥以垂永久  
朝夕如見我侯焉庶少慰無窮之思謹狀其畧  
質言無文稽首請記不穀曰昔召公遺愛所舍  
甘棠當時之民不忍伐且剪也至今咏之今容  
邑民庶被侯德政戴佩不忘其情如一卽其所  
舉淪肌浹膚公道所激非出於人心秉彝之自  
然奚以至是乎千載之下啟人慨慕又曷有已  
也不穀據所狀嘉其義舉可爲世勸遂記侯名

羽國別號淮瀾庚辰進士河南唐縣人

趙公去思碑

孫奇逢 邑人

河陽玉峯趙公諱士麟以甲辰名進士初授黔平遠司李繼裁改知吾容蓋天之以公惠容也容之登春臺者幾六稔矣會歲大計公以治行為畿輔八郡卓異第一

天子特徵 天部邑昨與驚聞奔走號泣如失所怙擬叩 閣借寇洵於例弗獲留啟行日攀臥塞衢引裾籲天車爲之枳公亦依依然不忍去送者數千人直至國門解鞞還以識遺愛且營祠一戶祝公於是邑薦紳大夫暨博士弟子及里父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下

三

老問記於余用貞之珉以昭永思余曰嘉哉此秉彜人心之公余固樂與天下道不獨爲容私一公也公邃於性學聞道甚早爲治躬行德化以正風俗淑人心爲首務視邑如家愛民若子民戴之亦如真慈母地方利病瞭如指掌丰姿開爽目無煩棘每大奸巨慝不動聲色稍繩之其餘狐鼠之輩皆不寒而栗風俗一變不知公何以能畏其志若此胥不下鄉公嘗言官府一點硃民間一點血不得已信牌傳示而已旗丁與民鬪力爲作主始則以理和解之不從以威

制之卒帖服民賴以安剖決疑獄如神明時有  
孝肅之稱公才敵八面守空一囊爲容數百年  
來循良才守之冠自奉若寒士然或謂過廉難  
繼終淡如也公庭肅清吏畏民懷堂上羽拂外  
無一塵鈴閣間咸若靜舍簾垂篆裊左圖右書  
間植花竹自娛或步行坐櫺門外與父老子弟  
相話若舊以知民疾苦四境眠食耕鑿宴然各  
得熙熙真成遠古惟稽首祝公百年嘗蒞茲土  
云建書院闡明正學集紳士講經義月一再會  
觀者如堵諸生輯公語爲敬一錄二編授之梓  
皆發昔賢所未發蓋自子厚雲巖象山荆門而  
後爲希覲事矣先是公私雜派若干公憤然首  
事臚二十款列上皆人所不敢言者數十年之  
沉痾頓除三圈後再經戊申大水民蕩析公下  
車編審不案舊籍得其隱與弊所由孽湔滌逋  
丁二千有奇民力以紓更廣招來俾流移悉得  
復業北河數衝決爲民害築長堤二十里水患  
息歲燠公步禱雨卽澍鄰有蝗引避不入類若  
驅之者城就圯公築雉堞飭樓櫓濬池潢悉稱  
貸倡募爲之不請帑不擾民未浹月而事竣完

壯甲於諸邑會范陽大盜某某輩劫掠肆出爲  
畿南大患勢漸燎原兩經招撫怙惡弗悛奉  
勅緝捕所在束手賊益橫公密爲嚴辦一夕偵賊聚  
某處走蠟丸安肅梁令君俾督所部會野橋躬  
率蒼頭廬兒悍健者及夙所勒習騎射邑子弟  
貫批鏖設弓矢公亦嚴裝履行間乘夜縱圍或  
殪或擒無或脫者卽日獻俘轅門大中丞金公  
大奇之謂當世選文治莫公若也乃武備又克  
奮若此以其狀聞於

上得可其奏下議優叙自是安不忘危鄰封不逞者

率皆竄伏至於絕羨耗請蠲請緩獎節旌孝墾  
荒省瘵捍患禦災它若捐俸贖旗下所鬻子女  
代厝償滿債施糶助婚公皆視爲分內餘事所  
以然者公學有淵源以真性情爲真經濟故足  
媲美前修而恢宏吏治也公一人而所任者千  
百人不敢做之事公六載而所留者千萬載不  
可泯之思噫使天下司民牧者盡若是豈不立  
致太平乎德澤如公政事如公經術人品如公  
真儒作用如公宜乎民愛之戴之旣去而思之  
豈非人心之公秉彜之良哉余不文僭爲之記



李公革除加派感德碑

李濂學

恭惟我侯閎閎名門筮仕金容巍巍兩榜甫膺  
一命淡泊成性孔孟家風不尙華麗樸素是崇  
鞠育六里至公且明凡有詞訟批令自拘不差  
役行恩准和息靡有爭競親見百姓鵠面鳩形  
公心惻怛祇飲容水柴米草豆盡行蠲免不令  
民供挨門雜派一槩革去感格天地風調雨時  
五穀豐登千倉萬箱婦子安寧實民父母萬姓  
歡騰教養勞心好惡與同老少大小均沾實惠  
羣荷帡幪種種善政班班可稱萬民戴德各抒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下

聖

衷誠謳歌祝頌不論紳衿不論滿漢不論童蒙  
更可快者 國課徵催漏弊多端一徵二派已  
經多年民受其害無可控訴無處申冤追呼索  
討實難措辦室如懸磬家無隔宿質當變賣各  
村皆然又兼水旱年景荒歉一分一文民命所  
關苦已極矣其孰憫然我公臨蒞茲土洞悉弊  
竇輒欲除蠲既而思之錢糧大事不肯自專詳  
請憲臺蒙諭瘠土萬民貧窮加派從寬公心甚  
喜遵諭定數其孰敢言永爲定例奉行弗倦總  
之我公寧廉毋貪惠我元元毫無別念似此大

德似此大恩若非大智若非大勇難動輿情愛  
慕欣瞻士民感佩欲報其德昊天罔極冀公益  
壽期公延年無忝祖德得近堂廉過庭承訓家  
學淵源指日高陞每歲高遷庶我士民賴以保  
全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我公之謂所以閤  
縣心悅誠服捐貲立碑並呈金匾萬世永傳

義倉碑文

邑侯

何志清撰

義倉之設圖匱於豐藏富於民誠爲備荒第一善政容邑向有義倉四區坐落小李野橋胡村白溝河久漸傾圯穀亦消耗所僅存者十餘石耳嘉慶二十年 宮保督憲那 軫念民依奏准興復十餘年來捐穀不下數十萬石而又興利除弊慮無不周因民利民豐盈和樂一時稱盛治焉容邑雖褊小亦莫不仰體德意踴躍輸將遵奉酌定章程在於城內總建一倉計瓦房十二間捐資制錢五百二十千復捐歲修制錢

容城縣志

卷

藝文

四十四

二百五十千發典生息每歲獲息制錢三十千用作修費先後倡勸捐穀一千零二十五石合之舊穀一十四石九斗通共一千三十九石九斗均經會同盤查實貯無缺所有一切事宜俱各謹遵 憲諭遴選誠實倉正正副暨公正紳士綜理其事胥役不得經手營學互相防範收放啟閉公同監視雖有不肖之心無從染指誠哉良法美意百世不敝者也自後每遇豐稔隨時倡勸有加無已餘九餘三使積有十年之蓄不難也遇有旱乾水溢無患也除將捐辦事宜

暨捐戶姓名並逐年倡勸細數總數另行刊刷  
成帙廣爲懸掛存記外所有重整義倉緣由勤  
石倉門暨縣署俾一邑之人照然其睹愈久而  
不忘焉

道光十年十二月十五日撰文

孫徵君祠堂記

邑令 孟長安 洛陽

容上谷最靈地也天地清淑之氣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奇林木之秀人文之蔚興不能獨任也當必有瑰奇非常之人生於其間是以於元得一人焉曰劉靜修先生於明得一人焉曰楊忠愍先生然猶未足以盡之也越數十年有徵君先生者應運而興韶年登賢書然志不在科名而在乎廉洛關閩之學追慕康節之遺風遷居蘇門講學夏峯其從遊皆當世賢豪余每聞而慕之思遊門下乃意未遂而先生云逝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下

四

竟不獲見焉戊午春余謁選都門奉

命容邑尙未知爲先生鄉也都人士語余曰

先生長於斯歌鹿鳴於斯潛心理學者且數十

年於斯矣夏峯蘇門乃先生講道處也先生

雖葬於衛實容人也邑之北城村有先生

先塋先生之孫潛居焉蓋其故里也余慕

先生有年適蒞茲土亦一奇也庶幾見先生

之文集如見先生焉見先生之故廬如見

先生焉見先生之後昆更如見先生焉

然余之心猶未盡也先生之文集旣與劉楊

二先生合傳 先生之祠宇亦宜與二先生鼎建使堂構未崇榱桷未煥將何以妥神靈而垂不朽也哉己未秋謀之紳士咸以爲善越明年庚申仲春縣治西南有民房二座厦房數間欲售近南小房二間亦欲售共價六十餘金其地寬宏周巖與靜修祠鄰左右又一奇也余喜出望外乃捐貲與紳衿共成厥事更市木石磚瓦命彼梓匠擇良興工而邑人踴躍從事不數月而祠宇告成更一奇也大門一座捲棚三間祠堂三間羣房七間於以妥神靈垂不朽洵不誣矣要以志敬也表異也使後之人仰而望之跂而及之焉耳如謂愛之深奉之至 先生之神必依於此此與蘇子所云掘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何以異哉但祠之旣建吾知容之人皆知有 先生也東西南北行過是邑者皆知爲先生之故里也卽千百世而後世遠言湮亦皆知有 先生而誦之不衰也其殆與周程張朱同日而語以上接孔孟以來之統哉夫旣勒諸石胡不載其行事不知 先生之行備載文集其書人皆得見之是以不論論其創祠之事是

役也工起於康熙十九年二月十五日告竣於  
是年之五月初四日然此猶其大畧也潤而章  
之修而飾之是所望於後之君子

劉靜修墓表

元修講  
蘇天爵

先生葬容城縣易水之陰溝市里至正戊子縣尹賈侯始捐俸買石表諸墓書來請辭余謹考求遺文探其出處大節一二而爲之書按先生諱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世爲儒家五世祖琮生敦敦生武枝尉臨洮府錄事判官昉昉生奉議大夫中山府錄事侯侯生秉善金貞祐中南徙其弟國寶登興定進士第終奉直大夫樞密院經歷秉善生述是爲先生之父壬辰北歸刻意問學尤邃性理之說獨好長嘯嘗游西山當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下

四九

秋風木落時作一曲而感慨係之中統初左三部尙書劉公肅宣撫正定辟武邑令以疾辭歸先生將生之夕父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旣覺而生乃名曰翱字夢驥後改今名及字先生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隨目所見皆能成誦六歲能詩十歲能屬文落筆驚人故國子司業硯公彌堅教授定先生從之遊同舍生皆莫能及獨中山滕公安公差可比硯公皆異待之謂先生父曰令子經學貫通文詞浩瀚當爲名儒初先生父四十猶未有子



乃曰天果使予無子則已有子必令讀書故自  
定還居保定謝絕交朋專務教子先生年未  
弱冠才器超卓日閱方冊思得如古人者友之  
常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  
閑游郎山雷溪又號雷溪真隱先是京師有曰  
田尚書者西域貴族頗尚文學聞先生名厚禮  
請教其子先生以水滸先墓遷避之不及往既  
而易州何公瑋辭兩淮鹽使奉親家居藏書萬  
卷亦以教子爲請先生平居苦無書讀又樂易  
之風土遂允其請三年卽歸何公贄以銀幣皆

謝不受時先生年雖甚富聲聞已彰中朝賢士  
大夫多稱譽之故相文貞王不忽朮薦之尤力  
至元十有九年詔起先生於家擢拜承德郎右  
贊善大夫未幾母感風疾卽日辭歸明年母卒  
治喪合禮二十八年復遣使以集賢學士嘉議  
大夫來徵先生以疾固辭不起世祖聞之亦曰  
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明年國子  
助教吳明陳書於朝薦先生爲國子祭酒士論  
高之三十年夏四月十有六日先生終於容城  
春秋四十有五海內聞之無不嗟悼先生之亡

未久吳明復進言於朝曰風俗之薄久矣士之處世不自貴重聞人譽已喜見顏色不復知有廉恥等事何則欲動於中利奪乎外故也伏見故處士劉因隱居教授不求聞達授以三品清要之官辭而不顧若蒙賜謚贈官庶幾息奔競惇風化士類知所懲焉延祐中始贈先生翰林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是後中外風紀儒臣咸以先生勵俗興化有功昭代宜如許文正公從祀夫子廟廷禮官會議亦皆曰可而當路者未遑行也先生早歲去世雖不及大有著述然風節凜然天下慕之扶世立教之功大矣賈侯由進士入官治邑有聲獨能訪求先賢遺跡而表彰之其於風勵俗化惇崇名教誠非小補云

丙子城守記

孫奇逢

丙子秋邊疆失守敵遂乘隙深入畿輔地多被蹂躪  
吾容彈丸地界定與安肅雄縣安州之間時舊令議  
罷將行攝篆者爲清苑二尹萊陽劉君允禱於七月  
十三日到任卽語紳士曰一切刑名錢穀俱不必問  
大家惟當專意城守時城新築甫竣卽爲陰雨灘塌  
過半劉晝夜拮据與巡捕常君慎獨各捐囊貲十千  
又多方措處僱覓民丁僅七晝夜而工成二十日敵  
鋒大熾邀文武紳士詣演武亭祭礮誓神相期死守  
人心踴躍神氣發揚無問官紳士庶皆各分汛地各  
谷城縣志

卷七

有責成而紳士募夫捐粟人人爭先意中已無勁敵  
矣逢不肖世居鄉僻承印君造廬相邀卽偕兄生員  
奇遇弟鄉宦奇彥率諸子弟奇志奇豎度雅立雅量  
雅維雅奏雅抱雅望雅念雅等三十餘人入城分守  
西北角樓一帶二十二日未時忽城外大呼敵至婦  
女驚潰蜂擁入城比孫爾聰等捉獲倡亂者訊之乃  
良鄉士賊薛魁等二三十輩爲敵先驅嚇人逃匿而  
肆搶掠者也印君置數人於法而城守加甚二十三  
日敵鋒益迫遂塞南北門止留西門出入於各扼要  
安設礮石暨萬人敵等神器二十四日巳時果有騎

五六十人自西北馳突而來直撲西城西城正爲陰  
雨傾圮一十三丈常巡捕捐資覓夫一夜修築雉堞  
尙未塗飾敵遂耿耿視此爲進攻之隙有崔寬崔燦  
崔良桂率衆拋石擊中一敵落馬棄行李而遁是夜  
敵人四面安營火光燭天烟爍不絕二十五日巳時有  
敵百騎自西南至北門直登民屋箭如雨下城上用  
礮石弓弩擊射敵又暫匿圖爲夜攻而四關義兵喊  
聲礮聲震徹於外城上反掩旗息鼓靜俟之虛實莫  
測敵竟未敢動二十六日鐵騎數百衝南門并城東  
一帶因城上無隙可乘未敢直攻二十七二十八故

容城縣志

卷七

三

作遠遁狀以懈我師然實分搜零擄潛布周圍密邇  
間印君愈加戒嚴發倉米以飽城夫椎牛酒以享戰  
士而全城人士無不憤勵思一當百滅此朝食總以  
提撥鼓舞有人而老弱童稚搬石運甃莫不色喜而  
神飛也二十九日敵人鱗集城下遍插招旗攻掠四  
關初一日有敵數千昇雲梯數十直趨南城自寅至  
巳箭如飛蝗城上憤勇百倍爭思奏功有身雖被箭  
而不回者有火燒其面而不避者弓弩礮石人人用  
命卒以巨礮擊燒敵人死傷甚衆竟不得逞忽西門  
礮聲不絕敵載席葦膏火等物數車趨燒西門門固

木爲一木，其勢甚危，幸橋已先斷，孫鄉宦煌於門內預設大將軍一座，因穴其門以擊之，車盡，蓋粉紛飛，敵人落水死者無數，鉛丸飛至數里外，聲勢震裂，敵人驚懼，墜指卽時，拔營焚西關廬舍而退。是役也，管理南門一面主之者，司訓郭拱極舉人孫爾禎，郭固邊人，素習邊事，孫亦爽直有幹畧，故能臨事鎮靜。卒以却敵輔之者，生員宋允璜、胡或、孫爾祚等。時鄉人王尙賢素從祖帥操流寇，適歸自河南，從城頭繫入，八箭而八中，商人呂高射死敵二，快手王從富射中敵二，承差張廷射中敵一，僧人海慧放礮擊死敵二，獲盔甲弓矢及大箭數千枝。其奮勇當先被敵射死者，則張登榜、石邦言、楊守魁、楊才也。管理西城一面主之者，則鄉宦孫煌舉人楊存忠、輔之者，則生員張應先、侯保、張維德等。臨敵射中敵人者，則生員蔡啟祥、蔚雲、會張文韜等。其奮勇當先被敵射傷而猶指罵拋石悲憤而死者，則孫爾祺。其臨敵制勝，俱言關帝顯聖，鼓舞人心，則巡捕常君之力爲多。劉印君坐北面，呼動全城，司鐸舉人趙全符、暨舉人陳述志爲之輔，東面則武舉梁燭舉人梁可墮、貢生薛茂桂、梁可培、暨生員李鳴起、崔毓秀、李曰炳等總之印。

君神閒氣定才敏心靈原足以辨敵而趙陳又能左右其不逮則共聞共見人仰烜赫之績而不見不聞誰識曲突之功嗣是而議餉養兵以武舉賈鳳樞爲統領縣學先捐俸以爲倡而鄉紳好義如梁君炳暨弟燭子可培可埴胡君向化暨子或各助金募夫急公恐後故孫君煌暨子爾禎薛茂桂陳述志楊存忠暨余不肖兄弟雖囊空亦不敢不勉而本縣生員宋允璜崔毓秀等及武秩李承蔭承差張廷義民田有樂商人安鳳鵬等共竭心力多者數十金貧者亦不下一二金時江陰遊客繆璉亦捐錢一萬文一時湊

容城縣志

卷七

七

金四百有餘而以不肖兄弟暨孫煌司出納焉且兵戈搶攘之時不廢禮樂俎豆之典真可謂樽俎折衝從容制勝者矣祀事畢又於南城爲文設祭以慰死事之靈蓋不啻生死同體也賞罰允諧乎人情激勸時出于意外我輩共在孤城之中自切同舟之義環顧隣封焚掠殺戮寧不慘然在西南者非借他處無瑕安能一隅制勝在東北者旣借彼處奏績勿以兩地生嫌總借仁侯厚徼天幸敵日不能殄滅我一日須當戒嚴各蠲意見之偏共道和衷之域此不肖逢所深望切祝於父母師長暨我戚友者也臨川周

士旭精數學偶偕繆璉避難卜容得吉因寓於容廡  
封公正亦自江村攜家來容其孫解元化麟率家僮  
數人日夜與余兄弟同棲西北角樓因而舉室得全  
伯順公則獨慷慨著節於定興豈非天哉涿州諸生  
陳述古暨弟遵古子銳鎡定興諸生許啟祥秦命封  
王來賓霍錦顏誥新城諸生李賀暨弟貫張文斐暨  
弟師伊師衡文韜皆以避難來容竭力捍禦應并錄  
以誌一時同心患難之義若四境烈女節婦勇士義  
民有關風化者俟另爲編輯

孫徵君墓表

尚書魏象樞蔚州人

康熙十有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徵君前明舉人孫鍾元先生卒其年冬十月葬於輝縣夏峯之東原又八年蔚州魏象樞表其墓曰先生諱奇逢字啟泰鍾元其號保定之容城人大父臣嘉靖辛酉鄉薦歷官河東鹽運司運判父丕振邑諸生先生年十七舉萬歷庚子科鄉試與定興鹿忠節公善繼爲友以聖賢相期勉忠節家江村先生家北城相去十里雖風雪暑雨過從無虛日討論濂洛之旨而證諸六經發爲文章皆

自杼心得不屑屑訓詁詞章也性至孝連丁父母憂哀毀成疾喪葬一準古禮偕兄弟結廬墓次者六年巡按御史以聞下詔旌焉家故貧饔餐常不及有巨室以金粟餽者婉却之一日與鹿忠節公講學自晨至日昃蒼頭始持豆麪作羹以進怡然無不足之色嘗言從憂患抑鬱中默識心性原本生平學問實得力於此天啟末魏忠賢竊柄荼毒正人左忠毅光斗魏忠節大中周忠介順昌先後被逮三君皆與鹿公爲友於先生有國士之知時鹿公贊高陽孫文正公



軍於榆關先生遣弟奇彥上書高陽曰左魏諸君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奇冤有心者孰不扼腕昔盧次樞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布衣爲行哭於燕市曰諸君今不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中默致書楊文襄求一援手康德涵至不自愛其名左魏之品可方獻吉非次樞所敢望某一介書生無由哭訴尙慚茂秦閣下名位比肩文襄豈至出德涵下乎高陽覽書卽具疏請入朝面陳軍事將爲諸公申救忠賢聞之謂高陽與晉陽之甲夜

遠御床而泣乃馳詔止之時左誤賊二萬魏周皆數千嚴期追比三君子皆清白吏無以應而忠毅舊爲三輔屯田使有遺愛又嘗督學畿內門下士甚衆先生與鹿太公及其友張果中倡義蠲助輸者雲集甫就而三君子相繼拷死則又經紀其喪餘則按籍俵散當是時邏校嚴急士大夫觸手糜爛親戚故交鍵戶謝絕先生慷慨急難呼號同志禍福不足動心而禍亦卒不及也高陽知其有經世才將題授職方郎與其事先生知時不可爲自陳願老公車不敢借途

求用臺諫交章推舉堅辭不就崇 丙子容城  
被圍土垣將圯率宗族閭黨矢志守禦城賴以  
完巡撫都御史上其事特詔褒嘉南兵部尙書  
范公景文聘贊畫軍務亦辭不赴時秦晉已陷  
寇氛漸逼都城攜家入易之五公山結茅數峯  
姻黨門人依以自保者數百家飭武備定條約  
暇則講詩習禮修冠婚喪祭儀簡簡而可行干  
戈搶攘之際弦歌俎豆遠近服其德教盜賊聞  
而屏跡時以方田子春無終山焉

國朝初祭酒薛公所蘊具疏讓官兵部左侍郎劉

公餘禘及巡按御史薦劾上先生堅卧不應蘇  
門爲康節魯齋讀書之地泉石幽勝遂移家築  
堂名曰兼山讀易其中子孫耕稼自給門人負  
笈來者日衆先生涵養日邃每晨起謁先祠畢  
澄心端坐雖疾病未嘗見情容接人無貴賤少  
長必以誠有請問者隨其淺深傾懷告之無不  
人人自得子孫甥壻數十人進退揖讓皆有成  
法卽耕夫牧豎亦知尊敬時節花放隣村爭置  
酒相邀兒童皆歡喜相就曰我先生也年九十  
二卒士大夫弔哭屬路不絕市者罷販耕者廢

未督學使檄郡邑列祀百泉書院容城夏峯皆  
立專祠祀之先生著述甚富理學宗傳表周元  
公以下爲十一子別爲諸儒考附之蓋出獨見  
非依傍舊聞者其學主於慎獨而於人倫日用  
體認天理嘗曰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合禮  
子臣弟友盡分此終身行不盡者自言平生年  
愈進功愈密天理二字是千聖心傳非語言文  
字可以承當世之學者不務躬行惟騰口說徒  
增藩籬於道無補體先生之言可以自悟矣余  
昔奉母里居無由親炙與聞緒論間嘗馳書請  
質所疑荷先生手教還答千里如侍几席今典  
型旣邈後進誰宗因其孫壬戌進士塗之請謹  
書其大者如此過其墓者低徊俯仰當有慨然  
興起不能自己者則先生之風教愈遠而彌新  
也其子孫名次列在志銘者不具述

河圖之說朱子盡之矣後人雖欲議之不可得而議之也然其自私者必出於已而後是是以致疑於其間者尙紛紛然也有指伏羲八卦次序爲之者有指先天圖而爲之者亦有主劉牧而疑朱子取舍之誤者近世大儒又有自畫一圖爲之者其圖八卦次序者則曰大傳旣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必有其所謂圖與書聖人可得而則者矣今夫十數之點誌安可則以爲八卦之畫象也此其爲說蓋出乎漢儒洛

書有文字王肅河圖卽八卦及蘇子瞻圖書粗有卦疇之象之說而與張敬夫以河圖爲興易之祥聖人則其時以作易而力詆先儒有所則其圖者正相反而各極其偏也若是則卦固自畫安得謂聖人則而畫之而聖人亦何必復觀取於遠近俯仰之間而程子何爲有河必圖至於因見河圖之說也哉其圖先天圖者而其失尤甚固可以借唐孔氏天語簡要不應若是之煩及朱子伏羲淳厚未必如是之巧者以破之矣其主劉牧者則以九數之變見於列禦寇之

書九宮之文見於張平子之言而巽四兌二震  
三艮八又雜出於魏晉諸儒之說固不可必以  
八卦之本於九數而謂劉氏之說無明驗也然  
其列氏之說則緯書從而出者而說者固以一  
爲北方陽氣之始七爲南方陽氣之盛九爲西  
方陽氣之究而與圖合矣而圖之下之一得六  
固可上變而爲七上之七得二固可左變而爲  
九九窮則復下變而爲一又無不合者焉然彼  
以七爲衍而九爲元者亦無不可然於圖亦安  
見其不合者而必以洛書爲說也就使列氏指

洛書而言則洛書固可以爲易而亦不必遂以  
爲河圖也夫九宮之說出於緯書而張氏亦嘗  
破之且其言又曰雜之以九宮矣蓋不卽以九  
宮正爲八卦也斯爲九宮之說與河圖九篇之  
說者鄭康成也其於明堂之數則曰法龜文是  
鄭氏又不以九爲圖而其說有自相矛盾者則  
是亦可以證劉氏之失矣安得引之以爲助乎  
彼又爲邵子但言方圓之象而不指九十之數  
若以象觀之則九又圓於十矣且其所謂方圓  
而前後乎此者皆不過指陰陽剛柔奇偶而已

在此則星少陽而土少柔其偶者固當爲方而爲陰而奇者固宜爲圓而爲陽矣故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者而皆以十爲書而九爲圖也若設是而朱子之所取所證者則關子明也然涉既以其書爲僞矣何獨於此而信之乎曰邵子之所謂方圓固無一定之指獨於此則言之甚明且以六數少陽之十既合乎歷紀而應天之時而八方并虛中爲九又合乎州田而應地之方且十既剋方則惟見其圓九又可以畫方而爲井而五位既鈞則不能爲九四偶既布則曰無所容十而又嘗以八十一爲範之數矣安得爲洛書反圓於河圖而不指九十之數哉夫僞關氏之書者非僞後人之託夫關氏也蓋僞其書實關氏之所自作而乃託之爲聖人之書異人之旨獨戴氏之麻衣易然也且其論又關氏之自謂也說者安得從而廢之乎或曰劉氏說託言出於陳希夷而得之范諤昌矣然而希夷龍圖乃以五十五爲說而范氏八卦亦以河圖而演之是不足以正劉氏之失乎曰龍圖之說未必出於劉氏之前而呂伯恭從而誤信之

猶張敬夫之爲戴氏所欺也夫希夸未聞有書傳至邵子而後有書其太極圖則朱子亦未發於穆伯長而胡仁仲因之遂以爲穆特周子學之一師陸子靜因之遂以爲朱錄爲有考而潘誌之不足據也蓋胡氏兄弟於希夸不能無少譏議是以謂周子爲非止爲穆种之學者陸氏兄弟以希夷爲老氏之學而欲其當謬加無極之責而有所顧藉於周子也然其實則穆死於明道元年而周子時年十四矣是朱氏胡氏陸氏不惟不考乎潘誌之過而又不考乎此之過

也然始也朱子見潘誌知圖爲周子所自作而於行錄附注雖破朱氏之說而猶以胡氏之抑希夷种穆謂特其學之一師者爲過而疑其傳自希夷至周子始筆之書而亦不敢遽以爲不傳於希夷种穆也豈其後有所考於此也故於注圖書則曰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記遺文後則曰非有所受於人記書堂則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實天之所畀也而其問答之間則常謂希夷未嘗有濂溪之說濂溪之說未嘗出於希夷周子自爲周子之學而未嘗考夫邵子者邵

子自爲邵子之學亦未嘗考夫周子者而斷然以爲無所傳授而不出於希夷而敬夫亦以謂自得之妙非數丁所得而知也若夫邵學則雖穆李之前不著其傳先儒謂有深意而始推反理自得爲多固有如二程之言者然其源之隱於方士而發於希夷爲無可疑而不必強爲授於王豫得之歸藏之說也蓋義理人心之所同不必託之異人異書而後神義理天下之公器雖得之外方之書亦不當爲之諱也若言希夸之學則當以邵學爲正也彼以五十五定四方

之位以水火木金爲四正卦之象分四象之數自左旋去三而生四偶卦之畫則關氏之說而范氏取之者然其所合乃文王之八卦固已與邵學不合矣亦安可以僞而攻僞也哉夫前之所論皆託言出於希夸而不合乎邵學者也若朱子發張文饒又求之邵學而失之者也若夫朱子則極邵子之大盡周子之精而貫之以程子之正也後人惡得而議之雖然抑有一說而竊附於朱子之後夫河圖之中宮則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卽太極圖



之所謂無極而太極所謂太極本無極所謂人  
之所以最靈者也河圖之東北陽之二生數統  
夫陰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  
乾三者也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  
卽太極圖之左方陽動者也其兌離之爲陽中  
之陰卽陽動中之爲陰靜之根也河圖之西南  
陰之二生數統夫陽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右  
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也先天圖之右方巽四  
坎艮五坤六者卽太極圖之右方陰靜者也其  
坎艮之爲陰中之陽者卽陰靜中之爲陽動之  
根者也河圖之奇偶卽先天太極圖之所謂陰  
陽而凡陽皆乾也凡陰皆坤也河圖先天太極  
圖之左方皆離之象也右方皆坎之象也是以  
河圖水火居南北之極先天圖坎離列左右之  
門太極圖陽變陰合而卽生水火也而易之爲  
書所以首乾坤終坎離終旣濟未濟而先天之  
爲圖中孚順小過太過各以其類而歸於正也  
如是則周子邵子其學雖異先天太極其源雖  
殊而其理未嘗不一而其所以出於河圖者則  
又未嘗不一也若夫其自爲圖者則曰河圖之

數凡五十五而十位洛書之數凡四十五而九位舉不合夫畫三卦八錯綜之六十四若以位言則去九與十合夫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叙然不知所以爲卦所以爲畫雖爲推衍奏定不免牽合若五十爲衍母一九爲衍數則揲著求卦之法非按圖畫卦之本此其爲說似也然及自爲圖則亦不外乎十數一而爲白圈黑圈爲五相間而爲十以白爲天奇以黑爲地偶取三奇爲乾三偶爲坤其餘卦取之亦然觀其附合乃有纂組華紛之極所不能

爲者而謂出於天之自然之數必如是而聖人之畫卦如根幹枝葉迫於不得已而然者亦必如是是則可疑之大者若其以天五地五合各一太極而爲六爲重卦之本二五相合而爲十爲揲著之本凡其不可曉皆此類而其假合悠謬又有出於林黃中郭子秬百千之下者然其反復辨論幾數萬言蓋有欲盡廢先儒而獨行已說之意嗚呼朱子之於河圖雖推本爲畫卦之源而欲人玩心於其間然亦有不易之式而其爲說第於其理可通而事有證者而叙次之

然亦有傳疑而未嘗以爲河之所出伏羲之所  
目覩者必如是也今斯人也旣以先儒之或有  
所傳而來者盡以爲非而於千萬世之下出於  
已手之所纂畫者自斷以爲必合乎天之所出  
則是以天自處其所見亦必有甚異於人者也  
惜不得從而問之姑與諸說雜而記之以俟叅  
考

格物說

徵君 孫奇逢 邑人

先生曰格物致知爲聖學全功故聖經一章歸本於此此處不明而能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未之有也先正之言曰天地間觸目皆物日用間動念皆格一部大學皆格物六經皆格物孟子七篇便可作大學註疏然則天下古今只有此一物千聖萬賢只有此一格本無同異緣朱子補傳陽明復古本遂成聚訟愚以爲朱子當口之意以理有未明則知有未盡若偏以窮理屬知也故陽明曰窮至事物之理其功用之要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下

卷九

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在一理字若上去一窮下去一理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故於五百年後效一諍論曰格正也物之得其正而理始極其明此於朱子之說亦兩相成而非兩相背後儒未解其理之一而徒執其辭之殊遂爾戈矛竊思朱子所竊取者程子之意也程子之言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在父子則親在君臣則敬又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斯言也政博約合一之功豈徇外誇多

與世之博物洽聞者同耶朱子又曰凡物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盡其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總不外乎知之明處之當兩言而已矣未有知之不明而處之能當者也亦未有處之不當而可謂知之能明者也紫陽窮理說得渾成陽明正物之說直截總謂有物必有則窮理窮其所謂則也正物正其所謂則也以親還父子以義還君臣以叙還兄弟以別還夫婦以信還朋友是合天下國家身心意知以爲物不離平治修齊誠正以爲格朱子恐後人不守格物之說而事幽深恍惚之論旣補其傳又於或問發明之陽明正恐學者以紫陽格物爲偏於知也謂致知在實事上格又曰去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道爲天下公共之道學爲天下公共之學紫陽與陽明何嘗相背百餘年聚訟訟愈多而言愈晦矣後儒兀然有心於一草一木之間以爲格物如是此豈當日學問答在枝上生枝竟成岐路

故道之不明也不在無言而在有言不在寡言  
而在多言非敢爲兩家調停道理固自如此因  
爲之說告我同人

貞節說

邑令 趙士麟 雲南人

忠孝節義天下之不恒有也而在閨中爲尤難  
婦人而能節煢煢一身耳乃能確乎不拔介如  
石凜乎若冰霜焉是必有以得天地之正氣夫  
而後三綱立九法章日月爲之明風霆爲之震  
山岳爲之峙海濱爲之停人得之而爲心鳥獸  
草木得之而若其性國家得之而久立人君得  
之而化成反是則寡廉鮮耻人道廢亂之階也  
容小邑忠孝節義之區也理學則劉文靖公忠  
節則楊忠愍公千古表表矣余下車之始首詢  
貞節今昔指殆不勝屈最著者人咸稱宋母孫  
氏云年十九爲未亡人爲宋氏撫孤兒兒能立  
且有聲今幾五十矣二十餘年間吾不知日月  
風霆山岳海濱爲孫氏何如也吾又不知孫氏  
爲人心爲國家爲君人所關復何如也嗟嗟一  
婦人耳乃能與理學公忠節公屹然并峙是非  
有得於天地正氣而然歟余故式其廬而扁以  
旌之且爲之說

人之制行近於當理者多矣欲必其治行之初  
真見義理之當然而斷然無一毫人欲之私者  
則未易知也然考其平生則心術之微亦有不  
可得而掩者矣如高允中情之直亮蓋其生質  
之本然其設心處事必非善爲僥倖委曲之人  
也如觀翟黑子有罪首實亦以義理之當然爾  
而作史者遽繼之以庶或見原之語則所謂首  
實者乃所以爲僥倖之資也至於史事不欺則  
又以爲恐負翟黑子故則允之所以爲是非以

義理之當然第以此爾此皆史臣不明義理而  
於遣辭之際輕爲增損往往使人忠亮之心不  
灑然於天地非止允一端而已讀史者亦不可  
不知也



王孝女旌門銘

劉因邑人

女家容城西以母喪感念遂不嫁終身州上其行御史按實禮部令旌表之內翰盧公署其門曰孝女王氏縣人劉因銘曰孰不娶終身曰魯山之元道州之陽史名卓行何謂非平常二子且然女奚責望盧公表之何用以戒荒

忠愍公墓祠碑銘

張鳳翔

嗚呼號孚以爲厲煩壯決也筮日以爲明斗沫晰也謂忠無益并可濶也剗堅之刀還缺折也孰厭邱米用自齧也噲正而噦冥辛夷楔也揮也咸之故居引村以東轍也死乎不死乎俊與杰也

贊

靜修先生像贊

歐陽元

微點之狂而有沂水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  
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  
皓以世祖之畧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  
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一鳴而六典作一  
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  
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為往聖繼絕學為來世  
開太平者耶可謂振古之豪傑矣

又

邑令

趙士麟

雲南人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下

七

道行萬世孔子我師正學藜蕪倡明者誰伊惟  
先生斯文在茲繼往開來一身肩之洙泗淵源  
不絕如絲周程張朱並為世資辨河圖於易未  
嘗前先天弗疑解希聖於道既墜後純理無私  
當其雷溪抗迹名教所司視人世浮雲富貴錮  
耀勳名淡淡曲肱飲水卷舒自宜他人之賢及  
肩而已先生之風如鳳翔千仞龍蟠九淵固不  
在乎爵祿可辭不識者乃比之並老商山之四  
皓不赴綿蕞之兩生何其渺小如斯

李忠愍公贊

徵君

孫奇逢

邑人

吾鄉知後之有楊忠愍而不知前之有李忠愍也李忠愍以世職洪永間授浮圖峪守脩積功至總兵鎮遼陽癸丑之役以一當千連戰四十餘里至八角大屯嶺環圍數十重與長子松俱戰死贈少保諡忠愍亦烈矣沒之後表彰無人鄉黨且不傳後死者之過也無怪乎古之英人烈士多湮沒而不聞者也魏彥昭叅劉瑾疏亦失傳惜哉

楊忠愍公像贊

孫丕揚

謂官即署耶而自任天下謂節忠烈耶而志小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下

美

天下謂言逆鱗耶而力匡天下謂身韜毛耶而風動天下然則斯人也殆庶幾乎孔孟仁義之正傳而與易簣結纓以並駕

又

李知新

浩氣充塞肇此孤忠剛歎尼父樂授重瞳羞與奸伍斥鸞劾嵩百折不迴上貫長虹成仁取義伯仲干逢日星河嶽瞻睇靡窮

徵君先生贊

鹿善繼

私嘗怪容城彈丸地先有靜修後有椒山迄今又有鍾元何物一撮土多生千古人或謂其在

天津右狼山遠吞岫色平揖巨浸網緼靈氣人不偶生豈有然歟夫微書再至雲卧益堅靜修清矣擊鸞不死竟死擊嵩椒山忠矣一廬六載孺慕終身鍾元孝矣子文之忠文子之清未知其仁而伯夷之清與伊惠同仁比干之忠與微箕同仁此際正須隻眼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則孝弟爲仁之本固不問而知之者也劉以高尚無愧伯夷楊以死諫無愧比干孫以純孝無愧劉楊道不同而趨同容有三仁焉

又

崔蔚林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下

七

其容晬然其背盎然機忘識化氣靜神全不知者以爲先生清風高節七十餘年確乎不拔如鳳凰翔於千仞又安知先生學全體用道綜後先殊未嘗以不事王侯自高其節其肥遯安貞也要不過順時而止隨遇而安也耶

又

大學 魏裔介 栢鄉人

自昔聖賢之生皆天之所以爲生民計故自孔孟而後若董仲舒若韓昌黎若周程張朱若薛文清若王陽明雖其所得於聖人之道有偏全大小之不同而其行見知聞知之脉則一也正

嘉之際百年幾無人焉萬歷中季而先生乃崛  
起於容城容城之先賢有劉靜修楊椒山先生  
之穎悟如靜修而不炫其才也節義如椒山而  
不失於激也至而孜孜矻矻耄而好學躬行實  
踐體備元和則又集諸儒之成今天下言道學  
之統者必歸焉先生之爲人何其醇而且備也

歌

九日九飲歌

劉因 邑人

一飲君聽第一歌誰知此際見天和醉鄉開物  
工夫密春意濛濛尙未多

二飲重賡第二歌春風毛髮欲婆婆寸心又到  
欣然處莫怪山人語漸多

三飲山人笑且歌羲皇相去已無多舉杯爲向  
諸君道自此光陰奈樂何

四飲須歌第四歌山人未醉竟顏酡屬君輕摘  
黃花露滴向杯心生小波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下

七九

五飲初喧四座歌黃花滿意入紅螺人間此樂  
知無復魚鳥聞聲亦太和

六飲相將醉景過令嚴斟淺欲如何秋香正滿  
黃花萼宜與南山細拊摩

七飲人驚飲量多兒童休唱接籬歌青山一帽  
千年在只恐西風不奈何

八飲人驚飲量過劇談不記竟云何杯中正有  
春風在無奈蕭蕭落葉多

九飲蒼崖藉翠簑江山搖落奈吾何乾坤開  
胚胎密中有山人第九歌

和靜修九日九飲歌

楊繼盛 邑人

一飲初歌第一歌乾坤萬物屬中和醉鄉能發天然樂况復幽人情興多

二飲停杯歌二歌西風短鬢任婆娑四時佳興俱堪賞誰道當秋百感多

三飲幽人發浩歌百年風月屬予多此身不是乾坤帶留我蒼天欲若何

四飲須聽第四歌傍人休笑醉顏酡曾經雪浪翻天湧風落杯中漫起波

五飲起來鼓缶歌萬年宇宙一紅螺閑中看破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下

八

盈虛殼聚散浮沉總太和

六飲將酣豪興多仰天長嘯奈吾何片雲忽暗樓頭月只欲凌空一拂摩

七飲相關樂趣多風吹萬籟盡笙歌區區懷抱俱春意笑爾高秋奈我何

八飲自驚飲量過踈狂成癖竟如何縱然痛飲珍珠酒却恐醉來語更多

九飲渾忘披翠蓑聖明恩厚復如何釀成四海合歡酒欲共蒼生同醉歌

和靜修九日九飲歌

徵君孫奇逢邑人

一飲君聽第一歌蕭蕭烟壠轉清和雙楊聳峙  
插天半想見先生道韻多

二飲重賡第二歌乾坤舒卷任婆娑莫愁當日  
期功少翻喜今朝展墓多

先生在日旁  
無期功之親

三飲山人笑且歌晉家處士孰居多堯天萬古  
猶容許勝國荆榛奈我何

四飲須歌第四歌幽人未飲已顏酡腹鱗唇甲  
方酣戰尺水無風自起波

五飲初喧四座歌太行徒倚吐青螺非憑酒力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下

全

常風力坐對先生分外和

六飲相將醉景過問心不語意如何半生有志  
今搖落仍欲從頭細撫摩

七飲人驚飲量多牢騷忽爾起悲歌腐儒不識  
真儒意橫肆譏彈可奈何

八飲人驚飲量過百年天地竟如何好留底本  
歸桑海英畧雄圖未足多

九飲蒼崖籍翠簑羲皇一枕樂如何椒山曾爲  
隣同調愧我樽前漫和歌



橫翠樓賦

劉 因 邑人

金臺雄壯甲天下而山水人物為最也其西北  
 有峯望之巍然而立巍然而高琅然而秀者郎  
 山也其西四十里有泉穴城而來流分而派衍  
 環乎市井之間為一時之偉觀者雞水也水之  
 上又多樓亭臺榭之美而宏麗特出俯瞰閭閻  
 騁懷遊目足以極登臨之勝概者橫翠樓也樓  
 之上飄輕裾曳長袖解劍指廩醴酒臨江養賢  
 中之天地游物外之文章為燕南文物之冠冕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下

全

者樓之主八也主人觴於斯詠於斯會賓客於  
 斯見千巖萬壑盤紆拂鬱而坐致乎几案間故  
 樂而名之曰橫翠也然而樂其所以樂者非為  
 景物役也將以取山水之秀而助其氣也若夫  
 嵯峨巖巖刻削峯巒混涵天地呼吸萬壑斬絕  
 峻拔嶷嶷然有可望而畏之者與秋色而相高  
 也雲開日朗雨霽虹銷崖巒霽霽若拂嵐撲黛  
 藹藹然有可喜而玩之者朝來之爽氣也霜露  
 既下木葉盡脫水窮霞盡天高鷺飛微微颯  
 隱隱蟻眉者天寒而宜遠也日上

上軒而飛光開簾挂笏把酒而觴者翠屏之晚  
對也朝暉夕陰烟容用態如萬物之供四時而  
無窮也由是觀之主人氣象巍然襟韻磊落靈  
臺洞月玉骨橫秋飄飄然有凌雲之風者殆不  
偶然也燕趙諸公多以詩歌道其美記之者有  
陵川之雄文詠之者有木菴之絕唱前人之作  
述已脩主人復以文命僕僕不自揆拾人之滯  
穗丐人之殘炙亦爲之賦而贅之於後其辭曰  
丙寅之秋七月與主人相携登於橫翠之樓覽斯  
宇之所處極蒼溟之盡頭地連西鄙雄冠中州星  
容城縣志

卷上

藝文下

全三

分箕尾州別冀幽控鴈門之右塞引鷄距之清流  
倚之行之宕觀接易水之長洲有如陰雲慘慘晦  
日冥冥林巒失色崑壑潛形或風雨驟至汨然如  
半夜之潮生或波濤怒捲湧然如萬馬之軍聲使  
人竄飛胆慄心折骨驚悵然失視悚然忘形怛惻  
於僚慄兮而若有遠行者乎又如雲開山色雨沐  
秋容天光接塞水影涵空浮一天之灝氣快千里  
之雄風使人湍飛逸興浩發吟魂如登太山漂崑  
崙有可挾日月而薄風雲者乎又如騁出岫之白  
雲傲橫空之素鶴排列壑之青嵐訪攢風之翠黛

窮島嶼之縈迴觀宇宙之宏大吞燕趙之精英吸  
乾坤之沆瀣發矚次之瑰珂豁中襟之滯芥其亦  
有思乎古人之登高而弔古傷時而感慨也若乃  
太行之英郎山之靈開岫幌闢暑局收霧幃列雲  
屏供詩情於晚翠貢圖畫於新晴於時吾與子詠  
春風於舞雩濯塵纓於滄浪來登斯樓終日徜徉  
歌紫芝之曲酌明月之觴渺天地於一粒隨造化  
而翱翔期萬代於咫尺順四時而行藏下視萬物  
杳焉如千里之毫芒然後囂囂然洋洋然庶乎可  
與天地俱忘者矣

詩

南溪行贈梁浩然

劉因 邑人

老人耕牧南溪南南溪草淺牛所貪大孫携書  
小携酒青蓑爲席樹爲菴以書教孫仍自讀隔  
溪遙聽聲誦誦牛眠樹陰孫勸酒老人未醉意  
已酣老人氣高軀幹小面狹於髯森若杉年週  
甲子辰又浹世事十率八九諧早歲精勤傳世  
業口誦太素手弄甘以藝發身寧久屈安車徵  
起詔使監入爲天子侍從臣龍沙萬里嘗陪驂  
鼎湖白雲望不極招之歸來山有嵐身出夢關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下

七

涉覺境人間萬有皆空函侍從之名不復記老  
人自署南溪銜呼兒來前雙玉立曰我愛女擇  
所堪自我中年學讀書方寸若有神明鑒活人  
之功豈不美一有不中中或慙青囊密封不再  
展塵迹從此乃一爰讀書力田兩交進困有所  
收心有函開此樂國自我始繼而大之在汝男  
我今已成齊變魯汝等當爲青出藍東北一舍  
容城翁今年卧病家山岩其室雖邇人甚遠汝  
糧自裹登汝擔雪中欵段來叩門僕夫汗流扶  
酒甌侑樽有物隨土產厥包雜進鳴與鷓飲劇

談發不自禁四鄰驚走來窺探先生靜默如誌  
鐘叩之愈大聲愈齷今朝音吐瀉河漢老人者  
誰開其臧斥之令去不復語與亡萬古手與談  
空鈎意釣不在棋澹然相對如禪龕老人思家  
不可留二兒扶歸杖几叅臘醅開時魚可膾相  
邀載酒遊溪潭

渡白溝

文天祥

昔時張叔夜統兵赴勤王東都一不守羸馬遷  
龍荒適過白溝河裂毗髮欲張絕粒轉不死仰  
天扼其吭羣臣總奄奄一士垂天光讀史識其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下

六

地撫卷爲淒涼我生何不辰異世忽相望皇圖  
遘陽九天塹滿飛艍引軍詣闕下捧土障瀾狂  
出使義不屈持節還中郎六飛狩南海金鉞將  
煌煌武侯空盛心出師驚四方吾屬竟爲虜世  
事吁彼蒼思公有奇節一死何慨慷江淮我分  
土我欲投滄浪滄浪却不受中原行路長初登  
項籍宮次覽劉季邦涉足河與濟回首嵩與恒  
下車撫梁門上馬指樓桑戴星渡一水慘淡天  
微茫行人爲我言宋遼此分疆懸知公死處爲  
公出涕滂恨不持束芻徘徊官道旁我死還在

燕烈烈同肝腸今我爲公哀後來誰我傷天地  
垂日月斯人未云亡文武道不墜我輩終堂堂  
前題 劉 因 邑人

東北天高連海嶼大行蟠蟠如怒虎一聲霜雁  
界河秋感慨孤懷幾千古只知南北限長江誰  
割鴻溝來此處三關南下望風雲萬里長風見  
高舉萊公灑落近雄才顯德千年亦英主謀臣  
使臣強解事枉着渠頭汗我鼓十年鐵視自庸  
奴五載兒皇安足數當時一失榆關路便覺燕  
雲非我土更從晚唐望沙陀自此橫流穿一縷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下

七

誰知江北杜鵑來正見江東青鳥去漁陽搗鼓  
鳴地中鷓鴣飛滿梁園樹黃雲白草西樓暮木  
葉山頭幾風雨只應漠漠黃龍府比似愁岡更  
愁苦天教遺壘說向人凍雨頑雲結淒楚古稱  
幽燕多義烈嗚咽泉聲瀉餘怒仰天大笑東風  
來雲放殘陽指歸渡

觀雷溪

劉 因 邑人

飛狐天下脊老氣盤五回三江瀉天怒合爲一  
水東南來此勢不殺令人愁石門喜見西山開  
未補青天裂誰鑿混沌胎奇聲猛狀萬萬古山

根幾許猶崔嵬兩山倒傾瀾百尺逢顛崖先聲  
動毛髮餘爽開襟懷初疑萬壑轉奔石意像彷彿  
坤軸摧又疑鼓角鳴地中百步未到仍裴徊  
荒祠下石磴駭目何雄哉春風不到太古雪今  
日乃得留中雷穿石誰能窮窟宅流沫勢欲浮  
蓬萊平生芥蒂今寒灰兩耳到骨無纖埃酈元  
筆頭天下水石門之奇猶見推乃知茲遊亦奇  
絕快弄素電噴瓊瑰東崖一片石坐撫千年苔  
爲招郎山君共捲長鯨杯江妃爲搥靈鼓催赤  
鯁躍出銀山堆先生醉來泉灑面狂歌一和湍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下

八六

聲哀

遊郎山

劉因 邑人

昨日山東州馬耳索御凌風嘶今日軍市中不  
覺已落山之西山之面背亦無異不待風烟變  
化神已迷危關度雪嶺亂石通荒蹊林間小草  
不識風日自太古我行終日仰見木杪幽禽啼  
但見雨色來雲物颺以淒忽然長嘯得石頂痛  
快如御駿馬蹄萬里來長風五色開晴霓長劍  
倚天立皎潔瑩鷓鴣平地拔起不傾側物外想  
有神物提詩家舊品嵩少同畫圖省見巫山低

誰令九華名獨與八桂齊千態萬狀天不知敢  
以兩目窮端倪騫騰誰避若飛隼側瞰何屈如  
怒猊千年落窮邊烟草寒淒淒若非酈亭書生  
此鄉國物色誰省曾分題酈道元注水經說郎  
山形勢最真今涿郡  
有酈亭其先  
世所居也乾坤至寶會有待豈有江山如此  
不著幽人棲頗聞山中人雲間時聞犬與雞只  
疑名山別有靈境在不許塵世窮攀躋不是先  
生南遊有成約徑欲共把白雲犁九疑窺衡湘  
禹穴探會稽玉井爛賞金芙蓉口觀倒捲青玻  
瓔風烟回首莫瀟灑南遊準擬相招携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下

十九

黃金臺

劉因邑人

燕山不改色易水無新聲誰知數尺臺中有萬  
古情區區後世人猶愛黃金名黃金亦何物能  
為賢重輕德輝照九仞鳳凰才一鳴伊誰腐鼠  
棄坐見饑鳶爭周道日東漸二老皆西行養民  
以致賢王業自此成黃金與山平不抹兵縱橫  
落日下荒臺山水有餘清

午睡次敬所年兄韻

楊繼盛邑人

踈懶百年還舊癖功名此日負初心本來面目  
頻頻照恐落寰中第二人



赴義二首

楊繼盛 邑人

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

天王自聖明制度高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

題靜修墓

孫奇彥 邑人

古木森森一望中孤城烟雨自濛濛當年大節乾坤重奕世清修姓字崇易水有情環斷壠金臺無地不聞風茵芸半畝殘碑滅賴得仁侯祀事隆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下

七

又

司理 李承光 邑人

幽蘭曠代結餘芬幾望雷溪夕照曛神跡定隨箕尾宿松楸尚護岱恒雲文雄河朔誰堪擬道叶濂關樂與羣廟貌臨流波浪息橫空佳氣正氤氳

又

孝廉 李進光 邑人

白楊蕭颯檜龍蹲古壠烟荒廟貌存斷碣數行留歲月寒鴉幾點送黃昏金臺高卧北窓穩易水長歌吾道尊梓里至今仍俎豆漢陵風雨已邱園

又

進士 李瑞徵 邑人

馬鬣何時築潛龍此地藏  
乾坤真骨子河洛大  
文章嚼岸狂瀾折牽流  
翠藻香徘徊思不盡烟  
水自蒼茫

題靜修祠

狀元 吳寬 崑山

水落西山見一峯容城何處訪遺踪  
德輝欲覽空翔鳳王業如興有卧龍  
隱跡微芒隨世代悲歌激烈發心胷  
靜修宅裏高風遠晚學摳衣恨莫從

又

周 崙 崑山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下

九

曙色初開捲翠烟念年瞻拜靜修前  
凄凄草濕窓前雨淡淡雲浮柳外天  
賦斷渡江心已矣歌殘采菊興依然  
螭頭年號曾翻覆爲整新鐫換舊鐫

又

尙書 高景 新安人

文靖風清百代殊蓮生原不染泥汙  
幸從光霽尋真樂詎待尊鱸憶五湖  
威鳳暫鳴憐世主祥麟徐步蹈康途  
賞音尙有蘇公輩河朔靈根自大儒

又

徵君 孫奇逢 邑人

文靖元大儒處士召不至非不事裕皇易稱高  
尙志祖父生金元舍此身何寘尊道與行道情  
同事無異希聖學已深點由置非位俎豆擬孔  
庭後來如薪積

題忠愍墓

尙書 馮琦

直臣未可等閑看骨鯁終能禍鵠冠諫草肯隨  
塵土暗忠魂不作海濤寒九霄夢斷風雲歇八  
極神遊天地寬聖代名賢多建白謹言誰似此  
心丹

又

鹿善繼 定興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下

三

窮海說椒山佳城在此間穿林看寂寂渡水聽  
潺潺兩疏當年淚一碑萬古顏從來臣子訓誰  
破死生關

又

彭而述 天中

履虎搜鱗氣薄雲封章纔上死生分已將鐵筆  
誅奸相敢愛鴻毛答聖君故國寒鴉啼斷壠空  
郊落日照孤墳先生如可九原作不悔椒蘭只  
自焚

又

大學 魏齋介 相鄉

何世無龍比哀君王佐矣孤墳留易水碧血黯

荒祠正氣無今古招魂有歲時白溝舊戰壘樵  
徑野風吹

題忠愍祠

邑令 蕭 迎 汚陽

拜謁先生意未闌獨憐勁節古今難遺容尙覺  
丹心古正氣渾驚白晝寒諫草兩篇凌董賈忠  
魂千載重龍干誰知身死園墻後廟祀於今百  
代看

又

學諭 李學道 隆昌

砥柱中流人所難丹心浩氣重龍干回天兩疏  
燕山並扶世一腔易水寒頸血誰憐臣節苦褒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下

九三

封猶覺主恩寬芳聲應自標青史廟貌於今百  
代看

又

邑令 趙士麟 雲南

遺像瞻依易水滔松風萬里助悲號忠肝塗地  
君何忍勁骨撐天臣獨勞國破鄉關留俎豆神  
來雷雨擁衣袍英雄快事知無憾兩疏千年恒  
岳高

又

進士 孫祚昌 邑人

浩氣飛虹掩落暉孤忠視死竟如歸生前惟恐  
塵蒙面身後何妨血灑衣兩疏笑彈辭帝簡一

腔幽憤結霜飛夕陽古篆悲風起猶是先生鐵  
面威

題徵君祠

尙書 魏象樞 蔚州

金容家世舊儒宗四海淵源一派中膝下曾玄  
承祖訓門前弟子坐春風純修妙合程明道睿  
學全追衛武公聞說當身渾太極年年遙拜歲  
寒翁

又

胡 或 邑人

郎山無分住孫登却讓蘇門色倍增千里談心  
聊對酒百年問字得傳燈當關忍令微言絕論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下

七

世方知大道與從此漫云深處著恐教纒帛又  
來徵

朱陸異同辨

崔 庚 邑人

大道原於一聖賢無異旨入門或自別要歸安  
厥止祇緣承學者不究終與始意見遂橫分妄  
執彼合此晦翁與象山紛紛生詆毀或謂鄰於  
禪或疑不近裏迄今讀遺文曷得作兩視加惠  
聖人徒總之成其是晦翁恐躡等致知以窮理  
象山懼外馳先從主敬起尊性與道學朱陸同  
一軌五六百年來精爽同魚水象山有後身千

秋道不死

古城春意

教諭

李伸

荒城百折幾經春，每際春回景物新。  
民庶雜耕偏樂業，牛羊羣牧豈憂貧。  
花開紅樹聞啼鳥，柳折青枝贈遠人。  
共喜陽和添氣象，遊歌來往挹香塵。

前題

李龍光

邑人

督亢西望舊山河，此地偏宜春意多。  
柳浪鶯啼聲早滑，桃花郵曲草如蓑。  
晴霞歷歷荒城曙，夕照沉沉牧豎過。  
回首英雄曾築此，迷離烟雨尙嵯峨。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下

李

嵯峨

前題

邑令

趙士麟

雲南

烟樹蒼芒遠，春城霽色霏。  
堞虛遺壘峭，麥徑雜花飛。  
斷靄生西塢，歸鴻點夕暉。  
驅車遊賞再，此意繪應稀。

易水秋聲

學諭

李伸

壯士歸秦後，滔滔水自流。  
北來經故邑，南向渡雄州。  
鴻雁三更雨，蒹葭兩岸秋。  
西風同哽咽，疑訴昔人愁。

前題

李龍光

邑人

白虹勝氣已烟飛尚有秋聲落翠微  
關擁紫荊催木葉筑移羽翮怒靈妃  
鳴沙崩岸衣冠往寒霧橫江城郭非  
燕趙悲歌猶未已舞陽臺畔幾鴻歸

前題

邑令 趙士麟 雲南

天地踈秋色雲流水亦東遠沙明野渚孤雁叫  
寒風壯士看雄劍筑聲落斷虹蕭蕭無限意今  
古爲誰恫

玉井甘泉

學訓 周 倫

穴地通千尺中心常自明會消金主渴雅稱玉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下 六

泉名利用元無極仁功終有成願言均此施四  
海濟蒼生

前題

楊友桐 邑人

鸞輿曾此駐宸遊一羽寒漿沆瀣流地僻幾經  
剖竹契香清尚可做龍湫巡行旣錫甘泉額咫  
尺還看梳洗樓憶自南臯記勝事高賢煮茗共  
題榴

前題

邑令 趙士麟 雲南

聞道玉泉寺乘輿此舊遊金鞍簇野甸石甃挹  
寒瀾去指渥城樹回瞻剡闕樓至今題額處尙

有赤霞流

白溝曉渡

李進光 邑人

綠楊堤畔早鶯啼客路長征望欲迷商船渡頭  
催棹急皇華渚曲擁颿低星躔月澹人呼釣雨  
細風柔馬踏泥倏忽秋高驚落葉一聲欵乃雁  
行西

前題

邑令趙士麟 雲南

北路薊門古秋空易水沉晴沙帶宿莽初日到  
平林連馬登舟過羣鷗坐石吟碧流清見底澹  
宕灑吾心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下

九七

賢塚洞瀾

張瑄

桑田萬頃滙成陂賢塚依然信可奇自昔先生  
能繼述至今神物尙維持波光迴合無乾上山  
色淒涼有斷碑欲叩九原尋墜緒茫茫何處是  
津涯

前題

梁永淳 邑人

集賢贊善狎鷗鳥處士雷溪自鷓冠千尺白楊  
歸劫火三方澤洞盡迴瀾天留荒壠烟霞老地  
護靈根松栢丸猶憶佳辰拜掃日花茵柑酒共  
盤桓



前題

邑令 趙士麟 雲南

極目蒼岑外 驚濤蕩里門 地因神物護 道以先  
生尊 元宋當時改 乾坤此墓存 共知英爽異 風  
雨暗高原

忠祠松雪

陳伯友

廟貌清幽倚碧岑 庭前松栢互森森 一腔浩氣  
還天地 寸念丹衷貫古今 胡寨竟成市馬計 明  
朝空費射狼心 惟留遺像伏臘在 媿殺奸雄骨  
已沉

前題

李用楫 邑人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下

九六

精忠天賦障狂瀾 贏得祠宮額尚丹 夾陛青松  
鳴澗溜 半天絳雪倚霜寒 亭亭踈影摩霄漢 落  
石孤踪照碧灘 向日自猜終第一 長餘浩氣斗  
邊看

前題

邑令 趙士麟 雲南

再拜明禋下 堂堂真丈夫 松杉立地矗 俎豆見  
忠孤 白雪凌層翠 青天開一圖 徘徊瞻望久 英  
爽在清都

古篆搖風

汪天宿

御是何年建 秋風撼欲搖 文章傳左史 歲月紀

前朝烏篆鐫猶在  
蝸涎字坐消  
我來懷古蹟  
灑瀚興逾饒

前題

李龍光 邑人

蛟螭石室閃雲旗  
時有驚風扣紫扉  
蒼籀乍搖疑動螿  
古亭久貯訝還飛  
宸奎四壁金石色  
天翰雙鈎日月暉  
自是地靈多異蹟  
尋常苜蓿有光輝

前題

邑令趙士麟 雲南

巒序文明地  
歸然隔代碑  
飄風隨樹過  
斷碣向人欹  
蘇剝瑤章古  
籀鐫鳥篆奇  
石鰲戴不去  
應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下

七九

有巨靈支

白塔鴉鳴

汪天宿

突兀懸平礎  
昭嶢接太清  
七層連雁起  
一角聽鴉鳴  
豈是凌空韻  
應知響梵聲  
登臨摩醉日  
白塔獨題名

前題

梁永溥 邑人

浮圖東矗入層雲  
怪有鴉鳴是處聞  
鈴閣響騰因入訟  
王舟聲魄爲行軍  
菖葦影接大河杜  
响答風飄落照燻  
惟祝改顏稱雁塔  
寶光千尺爛秋雯

前題

邑令趙上麟雲南

青天塔直上皎皎覆霜花常有聲呼鶴怪無色  
變鴉乾坤孤峙老雲日映輝斜近郭晴遊處稜  
層望若遮

題魏義士讓田

鹿善繼定興

山可裂川可竭還田之義無休歇簡可折字可  
滅與讓之名無殘缺有詩何必按唐音有字何  
必律晉帖只取聞風感慨時那箇肝腸不如雪  
悠悠俗夢苦難醒還田遠勝廣長舌此田當日  
卽不還其飯豈能至今設旣已與人已愈有消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下

百

息特借若人泄

題孫孝子廬墓詩

潘嗣袞

先生醇懿本天成弱冠蜚聲擢帝京黃鐘大呂  
匪錚錚閉門掃徑何涇涇容城寧比舊武城聲  
名豈讓古滅明世味情輕神益清父母恩深死  
不更先後捐賓靈旆征六載荒林野鬼驚野鬼  
何驚中笑笑依依慕庭如事生此段精誠誰則  
並天子下詔華袞旌他日登朝喜起廢移孝作  
忠名巨卿

前題

鹿化麟

中原寒色照平蕪  
寂歷茅椽倚暮隅  
午夜瞻依還戲彩  
六年枯墨僅留癯  
蓼莪後吟偏苦棠  
棣移來影不孤  
幾度論心經此地  
豆棚瓜蔓盡

堪圖

咏崔節婦 陰繼先妻

宋 貞 元進士

為見金夫不有身  
幾人曾作未亡人  
貪生惜命金閨秀  
羞比陰娘卷上塵

弔陳節婦 孫國祚妻

魏 一 鰲

三十餘年稱未亡  
嶮嶮風節壓冰霜  
空閨涕泣愁雲合  
冷院凄悲夜月涼  
黃鶴重歌河嶽重  
栢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下

五

舟繼作日星光  
今朝仙化歸華表  
壠畔籠葱草

木香

輓李烈婦

大學 張廷玉 桐城

綺歲深閨大義存  
貞操千載植乾坤  
烏頭行見標芳蹟  
彤管真堪表烈魂  
設旣居然留浩氣  
捐軀豈為殉私恩  
徵君理學堪師表  
姆範遺馨萃

德門

恭和

御題旌忠祠韻

臣 裴福德

當年兩疏非批鱗立志重扶社稷新祇恨奸邪  
嵩清目渾忘酷毒浪加身遺容好共青山老古  
廟常留翠柏春拜罷徘徊瞻仰久堂堂宇宙一  
完人

咏容城八景和名人原韻

白溝曉渡

蒹葭兩岸水禽啼一片蒼茫望欲迷野店初開  
朝日上孤舟衝破曉煙低馬嘶河曲憐芳草人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下

百二

踏霜浪印淺泥回首夕陽來處路幾家茅屋畫  
橋西

玉井甘泉

午方村外踏青遊玉井清波一帶流樹影人聲  
喧蟹舍茶香水味勝龍湫甘泉曾說前朝額梳  
洗已空舊日樓春色匆匆今又過明花照眼燦  
紅榴

古城春意

芒鞋藜杖好尋春行到古城色色新岸柳先垂  
能繫恨林花早放可忘貧惟聞布穀提壺鳥人

乏把門紫手人芳草斜陽無限意融和景象絕  
几塵

易水秋聲

阿房宮殿已飛灰此地秋聲滿翠微天不憫窮  
悲國士水能寫恨憶湘妃誰憐荆軻心徒壯太  
息燕丹計竟非怒浪寒濤今日裏依稀擒得祖  
龍歸

忠祠松雪

世上奇男子人間大丈夫荒城深雪擁古廟秀  
松孤凜烈鬚眉氣蒼生衽席圖濤聲寒夜起忠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下

三

壯滿

皇都

賢塚洄瀾

不共滄桑變先生此墓門前朝留古蹟異代重  
師尊斯世狂瀾挽中流砥柱存我來伸奠釃芳  
草滿平原

古篆搖風

俎豆千秋地殘碑勢欲搖風雲生此日字畫認  
前朝齏戴同山重鴻文異雪消石碑參妙理稽  
古興偏饒

白塔鴉鳴

古塔凌雲表荒村帶露清當頭纜馬過擊掌有  
鴉鳴天籟非人籟梵聲雜鳥聲揮毫凌絕頂何  
必羨題名



附錄

讀渡江賦辯

孫奇逢

先生此賦 瓊山謂其爲幸宗之亡竟以此阻祀孔廟按先生之祖父五世仕金則於宋原非有故主故土之誼也似不必苛爲求况此賦具在滿緜悲憤只爲不善讀者以辭害意遂令先生之心不白於天下後世中間設爲問答北燕處士淮南劍客摠先生一體而兩名耳先生曾受集賢學士以北燕處士稱則意可知已淮南劍客四字丰采有爲急望得此人焉爲宋室吐

容城縣志

卷之七

藝文下

百五

氣正是王景畧不欲滅晉之意嗚呼噫嘻想夫陰山虎土茹毛飲血狀若神鬼氣傲霜雪嬉於戰鬪業在征伐咆哮而貍兕怒感激而風雲變頽崑崙而翻海浪折江河而崩雷電川谷爲之蕩波 陵爲之震眩此段極模元勢之強宋室立見難支故曰哀哉宋君可憐也戰則爲黃泉之士降則爲青衣之奴上絕奎宮之運下失皇祐之區草滿金陵鹿走姑蘇五溪焦土七澤丘墟何其痛哉此段字字淚點點血而謂之幸乎客聞而笑曰信如公言以謂遂無宋矣我長江



所以限南北山川所以界封域西接巫峽東至  
海陵臨谷爲塞因山爲嶂一人守隘萬夫莫前  
我主彼客彼勞我逸彼雖有甲騎百萬橫屯北  
岸安能飛渡我長江乎蓋言宋室規模形勢家  
當自在只恐不能立定手脚故又有義士奮袂  
良將登壇既有枕戈之劉琨豈無擊楫之謝安  
假祖逖以黃鉞之威拜陸遜以都督之權而曹  
公赤壁之役符融合淝之戰公獨不聞之乎辭  
氣激昂多少打動人心處符融合淝之戰明以  
晉室予 符堅予 先生心事台盤托出矣見

旃裘而騰落夢羸窟而竟飛身周之意合盤托  
出至於是帖然失氣循墻匍匐口快心碎不知  
所對滿腔酸楚不能爲情真令人垂首喪氣憤  
悶欲絕而幸之 字從何處看出瓊山讀書破  
萬卷絕無以意逆志之意亦爲不善讀書矣先  
生固不以不從祀爲恨祇以幸宋之亡一語誣  
先生之心滋悠悠之口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  
不智可不慎諸元世祖極嘆爲真古所稱不召  
之臣從其志而不敢召不可謂非先生第一知  
已但 君臣千古爲昭不能 豈遂

以外而城中耶先生此賦爲集中第一文字細  
繹其言而設身以處其地當自得其苦心耳向  
遊關門曾以此說質之鹿伯順與愷陽先生二  
公曰俟事平後爲一疏入告闡發三百年未暢  
之旨惜未暇及此後之君子讀渡江賦者諒不  
乏孫鹿二公之人敢請以愚言質之有此一辯  
先生之心可以白于天下後世矣

爲劉文靖公請祀 文廟啟

邑侯 張熙麟

劉文靖公元代名儒北燕處士聰由天寶德懋  
日新方舞勺於成童詩書淹貫洎銜華於弱冠  
才識宏通邵大周精闢賢關之奧旨點狂由勇  
企聖域而兼資道積厥躬紹濂洛關閩之統學  
崇正術屈異端功利之誣望繫蒼生隱肩道統  
歡承繼母不問人言抒性情於詩賦箴銘文章  
胥根道德闡義蘊於河圖太極學問直貫天人  
解希聖以希賢升堂入室不用明而用晦達節  
知權且四子之精言已窺道奧三賢之集註合

容城縣志

卷七

藝文

頁

有傳書一出一鳴丕振衰頹之運辭徵辭拜無  
慚不召之臣繼往開來私淑者已承俎豆頑廉  
懦立聞風者倍切羹牆洵乎鄒魯之麟允矣岐  
陽之鳳許平仲嘗委公以傳道之責灼有真知  
孫徵君曾辯賦爲哀宋之亡深窺其隱旣品題  
之有據信昭祀之宜崇可釋前明從祀之疑用  
表我 朝崇儒之典理合將三賢文集理學宗  
傳並縣志送呈查核

咸豐五年冬月上 督憲